

1935

年

第

10

期

民國十二年亥歲二月出版

船山文字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湖南船山學社印行

第十期

湖南船山學社學報章程

一 本學報繼續本社民國六年以前學報辦理仍名曰船山學報

二 本學報暫定每季出版一次按年編號

三 學報內容分類如左

1 圖畫 2 師說 3 講演 4 轉載 5 通論 6 專著 7 文苑 8 劇記

9 說苑 10 簿錄 11 本社紀事

四 本社徵文酬例另定之遺稿專著斟酌酬贈詩詞雜文等不給酬但酌贈書報

五 紿酬以登出學報者爲限

六 凡來稿本社得斟酌修改之無論已否登出概不退還惟遺稿專著詩詞文集成冊者不在此限

七 本報費及廣告費另定之

湖南船山學報第十期目錄

圖畫

船山先師遺像

湖南船山學社第二屆社員大會攝影

民國二十四年
乙亥九月朔日

師說

相宗絡索

王夫之

講演

讀船山先生羣龍无首解

黃鞏

孔子不見陽貨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辨

前人

聖人法天地以作禮樂說

前人

申剝復否泰之義

前人

倫理出於天秩義

前人

論金元兩代詩派續第九期

王禮培

目錄

轉載

對於教育部推行簡體字表之意見.....

何鍵

附太原存文會致何主席代電 請教部勿強制推行簡體字

曹典球

士紳有正氣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

曹典球

讀了曹代主席士紳有正氣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以後.....

曹典球

臣聞通論

論由乞

王闡運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

王之春

船山師友記

羅正鈞

孔子年譜見歷代魯孔記

雁影齋題跋卷三

李希聖

孝經補卷述禮

黃鞏

文苑

文錄

湘潭泉冲王氏譜例並序

王道純

文字學辨證 節錄編餘四則

李礪

中憲大夫衡陽程君墓誌銘

王闔運

論近代名人書法

前人

俞伯鈞編修家傳

趙啓霖

膝節母譚太君傳

陳繼訓

吳節母史太夫人墓誌銘

李澄宇

毓清臣拔貢孝經韻語序

勞乃宣

孝經韻語跋

郭天崖

瑞司業詩集跋

陳三立

羅次隆先生詩經輯詁解鈔序

羅傑

目錄

詩錄

- 夏正九月朔船山先生誕祭有述 李澄字
孤松慈烏吟爲盛孝子維元作 許崇熙
賀節婦張氏義生妻 李可宗
前題 前人
烈婦骨有序 劉誠
張貞烈女璵光 楊朱志
彭烈婦詞 柳敏泉
長沙彭烈婦詩二首 李忠澍
武昌墩子湖觀賀忠憲逢聖殉節處 葛鼎甫
題周木崖亡妻黃淑華夫人菘梅畫扇有序 前人
前題 王代懿
題楊氏義婢百歲婆救主圖有序 乙亥 周逸

次韻題松貞竹孝圖兼以書懷	乙亥	前人
夜紡課經圖		李澄宇
前題		李礪
嶽雲別業宴集感時書事作示葉吏部		王闔連
甲寅閏月十日夜飲榮仲華亭感作		前人
甲寅至日前雪夜作寄誠齋袁四公子並序		前人
寄示仲元詩人	辛未	龍綏年
次韻寄仲元	辛未	前人
題胡耐盦藏玉池圖翰冊		龍綏慈
前題	有序	葉恭綽
酬楊曉南	有序	趙啓霖
重九煙霞洞登高和胡愔仲原韵	有序	陶思曾
苦熱七月初四日得雨書感		王禮培

- 立秋日放歌.....前人
河決.....前人
憶昔行 戊申.....前人
立秋後四日辭家北上 戊申.....前人
與友人話出處慨然有作 戊申.....前人
送禮衡重赴瀋陽從事審判監獄 戊申.....前人
七月十五夜偕郭調伯廖麓樵泛舟萬泉河作 丁未.....前人
余鬢髮近白數莖友人以新添詩料相嘲感而有作 己酉.....前人
哭張文襄師相 己酉.....前人
天津感懷 辛亥.....前人

鏡人老友招飲碧沙湖山莊賦贈並示同座諸君子.....朱德棠
九還山人見贈原均奉酬二首.....黃贊元
和碧沙主人招飲原均二首 乙亥.....周逸

船山學報

- 次韻黃君鏡人碧沙別墅秋杪木芙蓉盛開招飲 胡子清
和黃鏡人老友約觀芙蓉原韵 陶思曾
奉和鏡人宗兄招飲次韵 黃鞏
讀恆心堂讀書答問有作 黃彊
過城陵磯觀彭湘德政碑感賦有序 前人
西平園憶黃忠壯 李鶴雲
酬郭子美軍門 前人
擬陶徵君移居詩二首用原韻 王鑑
次韻酬贈傅紹巖 陳學博
題曹穀笙園林兼謝酒 前人
題臨湘八景有序 乙亥 周逸
題黃忠壯公潤昌詠雙魚圖二首 乙酉 前人
前題並序 盛時

目 錄

八

- 前題 譚澤洋
前題 周維翰
前題 郭孝成
前題 王銘薰
前題 黃珪
題黃子固譯禹碑 用昌黎均並序 黃膺
遊三海 廖樹勳
題雪景畫 庚申 淀霞閣主
題風景畫 庚申 前人
題元和江宗師建艇畫桃 乙亥 葛鼎甫
筭記
說苑
恒心堂讀書答問 周逸

讀史顧思錄

葛鼎甫

叢錄

通訊

趙濟園先生來書

綏遠省政府傅主席來書

陝西省政府來書

聖約翰大學圖書館來書

福建省政府祕書處圖書館來書

河南省政府來書

致趙社長芷蓀先生函

公牘

復湖南省政府祕書處函

復湖南省教育廳函

目錄

致湖南省政府祕書處函為年鑑載本社社務概況並請添附于正由

請正由

本社紀事

湖南船山學社民國二十四年新入社員一覽表

三月至十月
附勘誤表自第一期至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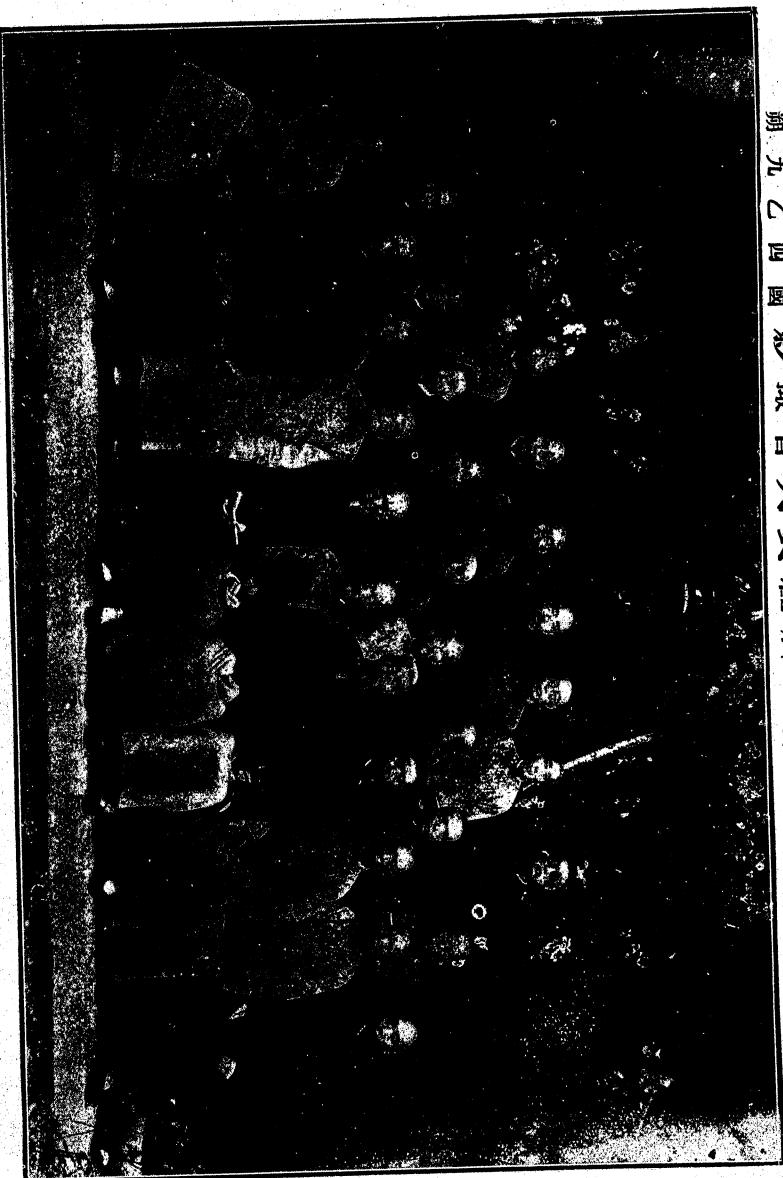
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董齋龜於朽後從人
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間愁輸汝兩
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或自從天乞活埋

先師自題小影詞也清光緒初元張文心大令從
先師祠堂摹得遺像蓋猶襲明行人司章服先
師以永曆四年任行人司年三十二後又四十一年
乃自題小影今摹刻之祠堂者是也湘陰郭筠仙侍
郎奉以祀之思賢講舍而為之贊曰

濂溪混然其道莫窺惟於先生望見端崖約禮明性
守道持危闡揚文令是曰先知二百餘年星日昭垂

私心之契曠世之師

湖南船山學社第屆二大會影撮國民年癸亥九月朔



師

說

船山先生詩錄

李廉訪攀龍

登眺

周逸敬選

絕巘嵯峨接太清。登臨極目羽翰輕。
青徐海色侵牛斗。河朔雲山擁鳳城。
漢樹龍鱗秋色爽。秦碑鳳棲暮煙橫。
探崖欲問長生訣。咫尺蓬壺萬里情。

王司寇世貞

投贈

白雪仙郎雅奏偏。秋曹雲冷采毫傳。
迢遙星棹依元禮。蕭瑟高樓憶仲宣。
采藥三山迷蜃氣。長歌萬里看龍淵。
東方千騎空籌策。媿爾酬恩紫禁邊。

師說

相宗終索

續第九期

王夫之

資糧三位。此三位俱於六識用功。淨其現行。未證七入還滅境界。資糧三位。凡三十品。

「十住」始捨二乘根門之學。住菩薩道中。「十行」捨二乘獨覺行。行菩薩行。「十迴向」以十行迴向。直如發廣大願。得廣大心。超彼根門。證知人法二空。在此一位。疾入初地資糧者。見道之資糧。此大心阿羅漢。至頂世第一位。功熟慧生。發廣大心。捨其已證之果。依菩薩道。雖未卽證知。而如法修行。皆出離分別二障。之實法。如人行路。行至方知。不尙但從人問。未能悉彼塗曲折境界。故從十住。進十行。十迴向。修習圓滿。得登初地。入見道位。與所住。所行。所迴向。一一印合雙空。至理。

「十住」者。以方便三昧。無沈掉心現自體。無生滅智慧。住于真如圓性之中。本

以生滅心爲其信解。此位初捨二乘自守根門之愚。如人捨其卑陋之居。從大宅中安心而住。一「初發心住」。從二乘見佛威神而發依菩薩道住。二「治地住」。初捨二乘深重我執。發哀閔衆生欲度之心。而安住之莊嚴佛土。三「修行住」。觀前諸法皆非堅實。而欲修妙淨之行。常住不倦。四「生貴住」。於諸佛至教。深生淨信。如託生佛家。不墮下品。五「具足方便住」。凡所修行。皆悉護念衆生。觀知衆生無邊境界。樂住其中。六「正心住」。一心依佛。於諸贊毀。心皆不動。七「不退住」。不因佛難出世。佛法難學。而生退轉。久住不離。八「童真住」。身語意。三業長淨無失全童真性。九「法王子住」。觀察審知衆生煩惱習氣。知所調護。可以代佛說法。無所疑怯。十「灌頂住」。爲佛乘甘雨灌注。智光加被。世界衆生。通體明了。〔自注〕十品中有初終次序漸進至十。

十住、初住佛乘。十行。則捨根身。而以智慧通行菩提道中。具知佛所恒行。即如法行之。無有疑礙。如住大宅已定。知彼室中所有壁宇。應當修治。所有器具。應當足用。以十波羅密爲其實行。一「歡喜行」。行檀波羅密。具足喜捨。二「饒益行」。

行戒波羅密。饒益淨行。三「無違逆行」、行忍辱波羅密。順受有情。四「無屈撓行」、行精進波羅密。不生怯退。五「無癡亂行」、行禪波羅密。澄定不惑。六「善現行」、行般若波羅密。空智現前。七「無著行」、行方便波羅密。無所執著。八「善難得行」、行願波羅密。發廣大心。九「善法行」、行力波羅密。護持正法。十「真實行」、行智波羅密。如法實知。〔自注〕十品同時竝修，無有漸次。

于一切住、一切行、皆悉迴念所發大願深心。不求別福。及餘善果。但用修所應修。覺所應覺。趨入佛位。益利衆生。至此體道功用。將次圓足。分別我法二執。以廣大資糧。厭伏不起。于佛境界。親所歷證。功不滯訛。一登初地。見道圓滿。一「救護一切衆生離衆相迴向」、求證人空。二「等不壞迴向」、一切平等不壞世法。求證法空。三「等一切諸佛迴向」、求證法空。四「至一切處迴向」、求證人空。一切處三界九地。五「無盡功德藏迴向」、不以現得功德而自厭足。求證法空。六「入一切平等善根迴向」、求證法空。七「隨順衆生迴向」、求證人空。八「真如迴向」、捨智求智。求證法空。九「無縛無著解脫迴向」、求證法空。十「入法界

無量迴向，求證人法雙空。出離分別二障。〔自注〕十品一心普
攝無分別漸次。

十地，自地前至初地爲見道位。二地至七地爲修道位。六識七識轉盡。七識初地轉起。與八識前五佛果位方轉盡。

一「歡喜地」，從地前一資糧位如法修習。親歷親證。忽爾得廣大心。灼知分別二執之我見法見。皆與自性了不相關。頓然捨盡。見道位中功已圓滿。識得自在。生大歡喜。于雙空觀中。意識發現無漏智觀。乃六識轉成妙觀察識之始也。七識因六識後念增長二執者。亦因六識妙觀之力。現行不起。不復增長。皆迷得現行平等。唯除自類末那種子未淨。故此地于八識全不相應。前五亦不受轉。二「離垢地」初地於見道位中。功已圓滿。而俱生二障。伏八識種子中。成七識現行。非見所能擢伏。以見從六識觀起。仍用八識流注。見分不與八識相應。故菩薩進此地時。行起解滅入修道位。勤修戒定慧三品。雖此三品。二乘於根門亦嘗修習。而此地分別執滅。則原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此地。以純淨心。具足菩薩圓滿妙戒。遠離塵垢。無不嚴淨。三「發光地」此地以純淨心。入最勝定。總持大口。

口切清淨妙湛之理。定中顯現四「燄慧地」，此地以純淨心證菩提法。智火燄生燒盡煩惱。燭破無明。永離暗蔽。此三地戒定慧一時同證。而由戒得定。由定得慧。有升進機。五「難勝地」，此後三地乃前三地戒定慧增長圓滿所登。難勝者淨戒圓滿。無所揀擇。於真俗二諦行相相違。皆悉融通。入纏不怖。一切世出世間無能勝者。六「現前地」，印合無爲真如。無境不定。隨所安住。菩提妙法。無不現前。無入定、住定、出定差別相。此諸位中增一分進修。則減一分習氣。所謂六七俱生地。地除也。七「遠行地」，充滿慧體。盡法界際。皆其智量所攝。雙空常在。不立入觀、出觀。有閒斷法修道位中。功已圓滿。至此捨分別意識。而行別路。脫盡情想。全不依根發識。生有漏心。此妙觀察智之極境。六識轉智之勝果。盡於此矣。此上第六識智雙遣。專於意不起。徧行處淨。七八二識。八「不動地」，見修二位。功俱圓滿。至此無見無修。於不作意中。妙凝智體。不口餘有。俱生我執。得相惱亂。七識已淨。八識口有我愛執之爲藏者。遂捨藏名。著初地以六識淨七識故。但伏現行。不伏種子。入地不假六識觀門。直從七識淨其根本。乃與俱生二惑相應對治。除

一分七識。卽淨一分八識。乃七識因。第八識果。淨之始也。九「善慧地」。藏識既捨。廓然無我。得大神力。轉諸根身器界。皆成般若智體。淨諸生法執中。一分粗障。永除帶質境惑。十「法雲地」。大智充滿。如雲集空。一切諸法。悉受總持。無有一法。而不在其智中者。將降法雨。加被法界。若大用流行。則俱生二執俱捨。但在靜函妙法之際。法見獨存。亦是無始以來。熏成種子所持。如鑑外遠影。不卽不離。則是俱生。一分微細對影之障。未能消隕。以故前五勝果。未得分身無漏息法界苦輪。法猶在自。而不在他也。從此以上。法雲久滿。靈雨忽飛。至等覺位。一剎那頃。脫盡無始以來。異熟種果中。一分法相。相分融化。見分自無。自證分無可證。乃得還其真如本體。成白淨識。前五分日二字義未詳。或是見分二字。無量所作所口。皆證妙果。在識名爲白淨。盡脫七六前五口名。在智名爲圓鏡。亦無觀察平等之異。前七絲毫。不存。第八自然還元。前五自然圓通。等覺道成。佛果卽得矣。

八識轉成四智

前五識轉爲「成所作智」。三類分身。光明相好。成就衆生。各得解脫。以眼、耳、鼻、

舌身現諸功德成其所作隨緣利物此佛果位中用此智爲化身大用若在修習位中則二地初禪已捨鼻舌二識至第三無尋無伺地五識俱不起識既不存智亦不顯乃至十地於此前五因地無二二應作工夫果位無功德直至佛地智果乃圓蓋前五直從八識五徧行流注成諸心所故隨八識而轉在大圓鏡根本智後故名後得智此轉乃就其現量而成化身功德遠而非滅順轉也第六意識轉爲「妙觀察智」妙觀察者觀中察出人法雙空不同二乘有相觀也能使極略極迴之法昭朗現前此智最爲先轉地前已證見道位初入歡喜地便能觀察現行分別二執之妄而證二空至遠行地常在雙空觀中則俱生二執雖未除種子口永不現行然意識所轉之智盡于此地口口以上不待作意觀空自證木智此智不用佛果位中一切妙智一大圓鏡智所攝更無用此觀察矣此有順逆二轉自八識流注之意亦是如來藏一分淨光有觀察之能以之觀空卽成妙智順轉也其目七識所染發見之識一動念卽屬非量無分善染俱成有覆則須滅除逆轉也第七末那識轉爲「平等性智」由有我執故與物不平由有法執故所見不等

初由第六意識入雙空觀。折伏現行二障。漸證平等。至修道位已滿。證無功。口刀割斷末那。不執八識爲自內。我不口口口八識。口染之作相。且不就八識見分。口證之總持。則不平不等之根。斷絕無餘。至口果位中。就菩薩機。應菩薩化。而成就之。又若有修有證。一分法相。以入識見分。隨緣化導。然他受用則然。若自受用。則一色平等。卽大圓鏡智。無可現起。就其光明普照。則謂之大圓鏡。就其本體一如。則謂之平等性。其實一智也。此轉滅盡末那。卽成平等逆轉也。第八阿賴耶識。轉爲「大圓鏡智」。八識本體。口來藏。無有境量而大。無有虧欠而圓。無不普照而如鏡。由無始以來。七識剗地。忽生熏習覆障。將此執爲內自我。遂成阿賴耶識。然本七識熏成有漏之體。非如來藏。遂爲拘礙縮小蒙昧不可還復。在見道位中。不得親證。至不動地。七識不能拘執。使成賴耶。則此識乍爾脫縛輕安。金剛道後。宿習消盡。入佛果位。口那之間。大圓鏡智。卽爾現前。七識滅盡。口智自顯。還白淨識。卽圓鏡智不持滅。(完)

按此篇。船山先生與先開和尚所訂爲一時寄興之作。編者識。

詩

油

船山先生詩錄

周逸敬選
高廉訪叔嗣 宣況

周逸敬選

三晉雲山西爽開。猶憑呼吸近燕臺。時依朱邸陪仙仗。喜際青陽進壽杯。
鈴閣雪消春草長。牙旌風急暮笳哀。葵心欲逐桑乾水。縗遠金河輦道苔。

梁秋官有譽弔古

講演

讀船山先生羣龍无首解

長沙黃鞏子固

船山先生解羣龍无首之義。不主王注本義。不爲物先之言。謂不爲物先。則是天下之人。必皆藏頭縮項矣。斯言也。其殆慨然於古今治亂。中國存亡。盈虛消長之故。而寓振聾啓瞶之意乎。觀晉宋之淪於夷狄。半皆爲藏頭縮項所誤。是以先生諸史論。每多激厲危言。人以爲立論之偏。非偏也。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其垂涕泣而道之。非爲晉宋之人。爲當時士大夫。與後世人士也。先生身值明社傾墮。中夏鼎沸。而手無斧柯。是以託於箸書。以挽救斯人。使人讀其書。而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先生存中國之微意也。韓子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聖賢之立言。皆先有不平於胸中。而後發爲不得已之言。文王之演周易。孔子之修春秋。孟子之距楊墨。皆不得已也。非如百家之離堅白異同。與於今墨客喋喋。鬥靡爭妍。妄冀留片羽於人間也。吾輩讀聖賢之書。必先求聖賢之志。知聖賢之志。然後能解聖賢之言。解聖賢之言。然

後能學聖賢之學。學聖賢之學。然後能繼聖賢之行。不能求聖賢之志。日取聖賢之書讀之。無益也。先生解无首之義爲無端倪。謂在潛能潛。在見能見。在惕能惕。在躍能躍。在飛能飛。在亢能悔。所以法天行之健。自強不息。其德充滿無間。而無一端之可擬議也。而又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謂也。夫君子意誠而後心正。故孝子之事親。先意承志。善說詩者。以意逆志。樂其道者。得意忘言。毋意何以誠正。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是期必也。故必明必強。恃乎學問思辨力行。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弗措者。必如是也。夫子必也正名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毋必何以止至善。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歲寒松柏。碩果包桑。皆取堅固。是以君子蒙難。猶有固窮之道也。毋固何以守道。君子爲學。求其在我而已。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天下歸仁。萬物皆備於我矣。聖人成己成物。皆自我始。毋我何以自成。四者之無下之則爲波靡苟且之人。上之則爲渾堅白異同之輩。非宵小卽異端。此聖人之所以絕也。乃以聖人之所絕者爲聖人。則失之遠矣。故每與諸君講學。

必求析古今之疑。不能析古今之疑。無以得聖賢之真也。夫不爲物先。則踏於藏頭縮項。毋意必固我。則流於波靡苟且。中國前途。尙可問乎。先生激厲斯人。欲人各負乾剛之德。自強不息。則經正民興。頽靡庶幾可振。而更非使人奮鬥之謂也。夫第使人奮鬥。則好勇不好學。而無識小民。從亂如流。將變起蕭牆。禍生肘腋。燎原回潰。莫可收拾。反使外人得以乘我。取亂侮亡。是自強而反以自敗之道也。不然。先生之惡夷狄愛中夏。可謂至矣。然而三藩之變。脫身遠引。拒其徵召。亦如孔子之不見陽貨。君子小人之辨。不較然可覩乎。

孔子不見陽貨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辨

前人

論語可疑之事。莫大於畔召欲往二節。後儒不徵事實。而將就於欲往二字。以留後學之疑。非所以論聖人。非所以解經也。夫聖人守經行權。皆有大中至正之道。必無苟且於造次顛沛之頃。若賢者出入於小德也。况大節乎。如使大節可以出入。何以爲時中之聖。而能定萬世之依歸。且拜下先進。猶必示所從。豈出處去就。而忽昧然勤無賴之心思乎。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試問畔召禮乎。往畔義乎。且此二節記於

不見陽貨之第。晉正不能不審其時。辨其事。觀其人。以深求聖人經權之精義也。考春秋傳。弗擾。卽不狃。字子洩。一字子之。定公十二年。與叔輒帥費人襲魯。是時夫子方相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公山氏拒之。襲魯焉有敢召夫子之事。其召夫子也。注以爲在定公五年。與陽虎共執桓子時。是也。虎卽貨也。當其時。正逆祀。止季氏。璵璠之斂。以張公室爲名。持義甚正。夫子之欲往。亦卽欲墮三都之意也。陽貨欲見夫子。亦爲謀此事。夫子拒陽貨之見。而欲往公山氏者。陽貨奸雄也。公山氏君子也。其終不往也。爲其共謀者。陽虎耳。厥後虎敗。而公山氏亦退據於費。以至於畔。使其所與非陽虎。則公山氏之事必不敗。公山氏不敗。而夫子之相魯。不待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矣。何以言公山氏爲君子也。觀其後奔吳。叔輒與吳王謀伐魯。子洩責叔輒不應。覆宗國。後吳王使子洩率師爲導。子洩故導險遠。從武城入。使魯人先爲之備。則公山氏之爲人大可知已。佛肸之據中牟也在智趙交攻之日。是時六卿分晉。而肸亦割據中牟。夫子之欲往。亦有乘機定亂。以正天下之權。蓋能定六卿之亂。則晉可正。晉正而天下不難正矣。如之何不可往也。其終不往。亦必審其所與者非其

人。或其勢有未可用耳。此夫子審慎之精也。二子之書畔。皆據其敗後而言。其初固名實未定也。且魯論一則曰以費畔。一則曰以中牟畔。以費畔。季氏非畔魯也。以中牟畔。畔趙氏。非畔晉也。此中亦有分曉。夫子一則曰如有用我者。一則曰吾豈匏瓜也哉。明大有可用之權也。夫豈不可往。而爲欲往之意哉。而說者謂夫子以天下無不可變改之人。夫既以天下爲無不可變改之人。又何以不見陽貨乎。是模稜之說也。尤可笑者。謂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夫豈以夫子難於飲食。而欲依佛肸以爲飲食乎。不能充類。莫如此言。此處食字乃化字之譌。考古籀化字。有从日在上。二人俯仰在下者。取化於日之下之義。與食字形近故譌。夫子欲往。乃欲變化乎天下。非如匏瓜繫寄於人。豈爲求食之故哉。此誤不正。則論語不成爲聖人之書矣。且此章記夫子不見陽貨後。繼以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言。明謂陽貨不可轉移之人也。記公山佛肸之後。卽繼以六言六弊之言。明明示予路以仁知信直勇剛之好。必深於學。而後能精義入神。善其經權之用也。先儒謂論語難讀。未必不有疑於此數處。今合前後文審之。考其時世。辨其人與事。引伸觸類。相

說以解。而定一。是諒亦先儒之所欣然也。

前人

第

十 期

昔者聖人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立法于人。調陰陽之氣。和燥濕之宜。順四時生長收藏之化。以阜物利民。除飢寒之苦。疾疚之災。患害之原。以水火金木土五氣流行之化。察貌言視聽思之情。以作肅乂哲謀聖之用。於是因天地生成之理。立夫婦父子之親而成家。觀七曜列宿之分布。立君臣之義而成國。以四時孟仲季之秩序。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分國而治。此人道之大綱紀也。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各安其分。各効其能。而無輕重偏陂之倚。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德同歸。風行草偃。露重實離。至祥和也。世衰道微。而物有妖屬。人有暴強。非聖人之咎也。夫聖人之初。其造書也。以理百事。御繁簡。及其衰也。糾紛以爲姦偽。其立官也。以分教化布政事。及其衰也。朋比以爲欺凌。其作兵也。以禦禽獸。戒不虞。及其衰也。爭奪而相賊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虧。聖人之治。久則敝。敝則更。然則剝而復。困而亨。終不外乎天地之道也。何也。日月可以掩衆星。而衆星終不能掩日月。聖人可以御庸衆。

而庸衆終不能御聖賢。天柱高而衆山爲之支。瀛海大而衆流爲之歸。聖人非欲爲高大也。百姓之仰聖人如元首。倚聖人如腹心也。天柱不爲高而奪衆支一卷石瀛海不爲大而渴衆流一泉源。聖人不爲得天下而傷百姓一命何也。百姓倚聖人如心首。聖人卽視百姓爲支體。毀傷支體。心首必痛。殺一小民。卽自戕一體。今爲其私利。而動戕千百人生命。是自戕其衆體也。自戕衆體。鮮不敗滅。天之道也。聖人知刑罰不足止盜賊。而教之以禮。使民無盜賊之心。禮何以化盜賊也。能使人止于無欲。聖人知戰爭之不能禁暴亂。而教之以樂。使民無暴亂之氣。樂何以化暴亂也。能導人入于太和。禮何以使民無欲。以其各止于節也。知止于節。則知貨財之無所用。知其無所用。雖貪者必辭之。不知其無所用。雖廉者不能讓也。樂何以導民太和。以其各安所適。各安所適。則知暴殘之戾子躬。知其戾于躬。雖勇者必忍之。不知戾于躬。雖仁者不能讓也。故聖人之制禮。非世俗玉帛威儀之末也。觀于天地之生成。四時之節序。以制爲養生送死之節。使富者不敢過。貧者不至于不給。而後四海之內。含敬同愛。故禮行而百姓昭明。故曰大禮與天地同節也。聖人之作樂。非世俗管絃優

伶之聲也。觀于天地之風雷蟲鳥之歌吹。以制爲琴瑟笙竽之器。伯仲之壇簾無間。郊野之絃歌相聞。而後四海之內。異文同樂。故樂行而百獸率舞。故曰大樂與天地同和也。聖人不爲一己便利也。必使天下之人皆便利。聖人不爲一己觀美也。必使天下之人皆觀美。故爲禮使人異于禽獸。爲樂使人遠于小人。唯聖人心同天地。是以能法乎天地也。曰今之爲大同平權之說者。非聖人道乎。曰聖人與民同類。而出類拔萃。聖人終不能去形類界也。天不能有日月而無星漢。地不能有泰山而無培塿。水不能有河海而無細流。時不能有歲時而無晝夜。人不能有聖賢而無民衆。使聖人不制君臣父子長幼之禮。是使天下支分而無所繫屬也。聖人不制歌吹鼓舞雍容之樂。是使天下忠孝信慈皆直情徑行也。非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道也。故凡不能法乎天地者。皆非聖人之道也。

申剝復否泰之義

前人

剝復否泰之故。乃天地自然成形之通塞。此數之先定。而理之不可易。故一春一秋。寒暑往來。一治一亂。循環無已。生其間者。其上者爲之斡旋運動。以助轉移之力。而

期

萬物並受其福利。此所謂天工人其代之也。其次則順天知命。以盡其在我之道。無怨尤於其間。則亦能無受天損。何以言其數定而理不可易也。凡古今天地之往來不息。無非五行六氣之御天而行。在日爲晝夜百刻。在月爲朔望晦弦。在歲爲春夏秋冬。在世爲否泰剝復。相推相剝。無斷續。亦無凌序。其在歲時也。冬至後得一甲子。少陽王。在辰爲子爲壯。在卦爲復爲臨。再得一甲子。陽明王。在辰爲寅爲卯。在卦爲泰爲大壯。再得一甲子。爲太陽王。在辰爲辰爲巳。在卦爲夬爲乾。再得一甲子。爲太陰王。在辰爲午爲未。在卦爲姤爲遯。再得一甲子。爲少陰王。在辰爲申爲酉。在卦爲否爲觀。再得一甲子。爲厥陰王。在辰爲戌爲亥。在卦爲剝爲坤。否去泰來。泰去否來。剝則必復。復亦必剝。週而復始。終古不息。是以終古無窮也。古之善養生者。春三月必達其生機。夏三月必順其長養。秋三月必助其成實。冬三月必固其閉藏。順其四時之行令。是以能母伐天和。母亂人紀。母絕地理。申申天天。無羨無欣。與物無忤。與世無營。存順沒甯。隨天付予。是以知天者能達天也。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不逆不億。抑亦先覺。何惑之有。不陵不援。正己而不求諸人。何憂之有。無怠無

荒一息尙存。不知老之將至。何懼之有。世有剝復否泰人。有去來生死。莊子曰。所以善吾生者。卽所以善吾死。君子之於世也。所以善其泰。卽所以善其否。所以善其復。卽所以善其剝。所以善其泰。卽善其否也。否泰之初爻。皆取拔茅連茹。以其彙征爲亨。拔茅連茹者。諭引取後進英才。而廣爲作育之道。此文王棫樸善義之化也。其在孔子之裁成。狂簡孟子之好辯。答問王通之得徒。及後世程山易堂之教。皆其道也。不能樂育英才。徒思招置黨徒。互相標榜。以圖名譽。此泰與否皆無當也。易所謂同人于宗。吝之道也。何以善其復。卽善其剝也。剝復之三爻。復則曰頻。復厲无咎。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剝則曰剝无咎。傳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復必厲而後无咎。剝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聖人於天時人事之窮。直引爲當躬之疚。且資以勸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所以大人否亨也。今之人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樂斯淫。約斯濫。聞譽則喜。遇毀卽怒。稍拂於前。僨戾隨之。能免咎乎。不知天地陰陽愆伏之

氣順之則舒。逆之則戾。聖人之遇危而安遇難而平也。皆以順氣迎其善機也。今以褊急之衷。偏私之性。當此天方艱難大戾降止之時。見賢不能思齊。見不善不能內省。自矜驕泰。抵觸等夷。此所謂以逆召逆。吾未見其能免咎也。聖人於通者不敢恃。其通塞者。思以通其塞。故於泰戒陂平。復憂迷復。剝藏穎果。否固包桑。盡人事之善。以濟天道之窮。知天道之窮。而益懃人事之懼。所謂變而通之也。有時悔吝休咎。全觀義禮。而不計命數。故否困爲大人之亨。恆比乃婦人之吉。非其道。則君子豹變而征凶。如其道。則過涉滅頂而无咎。故工趨避貪便利。葆小諒。忘大道。皆碌碌之小人。非聖人曲成萬物之道也。

前人

倫理出於天秩義。虞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古不用理字。祇用禮字。論語曰。克己復禮。註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知倫理出於天秩。何以出於天秩也。有天地即有人物。人倫者始於夫婦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朋友兄弟。夫婦者。天尊地卑之定位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父。故夫婦之倫立。而後父子之倫定。父子之倫定。

而後兄弟君臣朋友之倫皆隨之而出。五倫莫始於夫婦。莫親於父子。莫尊於君臣。莫篤於兄弟朋友。一有不至。皆悖逆於天也。天之所秩人不可亂。此五倫之道。達於古今。貫於中外。順之則治。逆之則亂也。人之性。天所賦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愛敬出於天性。而達於天下。爲良知能。是以人性無不善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其有不善者乎。其不善也。悖天也。

逆天也。自戕其所生之理也。彼指性爲惡與善惡混者。皆自失其性也。自失其性。是以不達於天人之理也。不達於天人之理。又惡能克己以復禮乎。而且鯀鯀焉言勸學也。兢兢焉言道德也。不知其自絕於天也遠矣。無怪乎昌黎韓子曰。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然而韓子之辨道德云者。猶第辨其合仁與義去仁與義云爾。彼以兼愛言德者。非言仁乎。彼以爲我言道者。非言義乎。孟子何以充類至盡。必惡夫兼愛者之無父也。必惡夫爲我之無君也。且惡夫無父無君者之爲禽獸也。惡夫其言仁義道德。非由良知良能推行。而徒智取術馭欲以欺世而盜名。則言道德僞也。言仁義亦僞也。以僞道德僞仁義欺一時。而終必至爲天

下後世之大禍。此所以爲逼人之禽獸也。孟子又曰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何以庶民與君子祇幾希之異也。人固未有希望禽獸而入於禽獸者也。然而非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之君子。往往當泯泯胥漸之世。一遇智取術馭之徒。假仁義道德以欺世。而譁然附和。不知遷流之靡底。卽有見微知著之君子在。而漠然視之。或反以爲迂遠不近於世情。迨至災害。並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而後知其限於罟。擾陷阱而莫之知避。此君子所以常慨然於皆曰予智之徒也。舜何以爲大智也。好問察邇言。以是明於庶物也。不得於親。號泣於昊天。以是察於人倫也。是以雖有頑嚚傲象。而克諧以孝。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舜之所以克轉移洪水三苗禽獸之世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亦然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謂以我繼志述事之心。推之於天下。而知其皆有繼志述事之心焉。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其老老幼幼之行。而天下無不安懷之老幼。此所以制禮作樂。而天下皆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義焉。此武王周公之所以能轉移狼跋鴟鴞禽獸之。

世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但恐內行本無可推。遇長老而不加敬。遇幼稚而不加愛。遇賢聖而不知慕。不敬老而起慢傲之端。不幼幼而徒曠燕私之好。不慕賢而存自賢之心。則孟子所謂訛訛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不獨國也。修士亦然。修士不能親仁尊賢。幾希所以不能存也。而况望其能轉移夫獸化之世哉。君子則不然也。其導於人也。無非達道之公也。其喻於人也。不外愛敬之良也。其視於人也。無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所以天下歸仁。而萬物皆備於我矣。以其達德行其達道。充其四端。成其四德。樂其堯舜之道。以與天下共樂堯舜之道。此所以能立人極。也能立人極。所以能與天地參也夫。

論金元兩代詩派續第九期

湘鄉王禮培佩初

金代興於北鄙。作者寥寥。元遺山其首出也。趙秉文劉秉忠李俊民王若虛諸人體

格略同。擇持一代風雅。有王寂者。獨能鏤刻清厲。不趨風會。體近江西。若虛誠江西而推東坡。乃其所作不能近似。戎馬倥偬。此事遂微矣乎。

元遺山學少陵。祇落得膚廓。才力弱而學識淺也。近師趙澑水。趙自詡宗工。其詩出於辛敬之。敬之之詩何似乎。學之者以遺山易入。欲倚之成名。翁覃溪尤深服之。爲之作年譜。施國祁爲之注解。均之陋而已矣。遺山五古學陸務觀而不至。患其恭也。則每疊一韵。以蹴其聲響。此如醫家用峻劑。終害陰陽之和。蓋疊一韵。祇能收突進之效。爲其平衍直下。不能開張局勢。忽出挺特之筆。醒奪心目。識者視之抑喪矣。此法七古爲宜。覃溪推其七古。牢籠百代。得秀色清揚之致。又云秀拔俊爽。能集大成。豈秀之一字。遂足以牢籠百代乎。遂爲能集大成乎。遺山七古學東坡而不至者。乃云詩到蘇黃盡。吾不知其所指矣。覃溪意平詞平格平。則求之於字於氣於調之說。其果爲遺山之旨乎。遺山果能盡此旨乎。真力不能彌滿。斯無所往而能求。即無所往而不平矣。遺山多庸鈍語。東坡之邁往恢奇。豈許夢到。惟五律差勝。餘體略無精粹之可言。覃溪乃云。五律鬱勃之氣不可掩。所以急發不及細入。仍是平放處多。既

云鬱勃。又云平放。毋乃悖乎。遺山祇到雅正二字。恣口過譽。言出無章。授人口實。無以自解。集中論詩絕句。於元微之云。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豈知作詩。正在排比鋪張之爲難也。於黃山谷云。古雅難爲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以古雅擬杜公。以精純擬義山。以山谷爲學義山。幾於無一不謬。於陳后山云。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知其於密意經營之作。毫不能入。而以祇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隱以自負。亦多見其不知量也。數百年來。譽遺山者衆矣。王湘綺師始大聲斥其初無功力。欲稱大家。取古人之辭而雜糅之。不古不唐。非宋非元。學之必亂。其見自超越尋常。遺山且謂盡法古人之美。竟欲以一手掩人耳目。祇見疏矣。

金亡不仕。勒成中州集。以存一代文獻。志潔行芳。具見自序。毛子晉刻十元人集。以遺山冠首。彼爲書賈。不足深責。顧俠君元詩選。欲自附於中州集。盛言書成之日。有古衣冠數十畫。羅拜階前。吾恐遺山不顧而睡矣。

元代作者。變爲典麗矞皇。塗抹金碧。字裏行間。若聞呼號之聲。蓋自南宋之末。江湖

疏筍一派。習之既久。便生厭惡。乃進而爲鏗鏘高亮之音。亦勢所必然之趨向。無足

怪者語以長吉飛卿之濃麗似矣而非長吉飛卿也。語以王維賈至之臺閣似矣而非王維賈至也。語以玉谿冬郎之閨情似矣而非玉谿冬郎也。故其失也縟而不清。砌而不靈。浮而不沉。撐架不住。則變本加厲。溪喧犬吠。其淺者又取姿於一繁一拂。之間。婢學夫人。瞻顧矜持。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大要辭餘於意四字。盡其長短。蓋其於宋人。祇贋得一段半致。遽以擬唐去之遠已。

虞伯生楊仲弘揭曼碩范德機號稱四家。亦稱虞楊趙范揭爲五家。均之流俗之評論。祇覺其不倫。伯生獨立一代。主持風雅。北宋已後。一人而已。才兼衆長。具體少陵。特其學古錄稍泥於一成之法。五古醞藉氣韵深遠。七古能以渾融泯其迹象。五律深秀。七律構造嚴重。其精妙處。純似荆公。元運方興。昭曠清夷。蔚成一代大家。餘子無可倚其門牆者。

楊仲弘時落庸俗。功力不厚。非伯生之匹。揭曼碩比之於三日新婦。而自命漢庭老吏。然曼碩選辭成句。亦傷瞻顧。又禁籞臺閣之作。空響太多。人稱其百戰健兒。則幽弁慷慨之作。呼號紙上而已。

范德機歌行有格調。放縱自如。但欠精卓。總之揭楊范三家之學古。學其格調而已。不能深造有會於心道園之學古。力量都到。不徒在聲音笑貌之迹。非三家所可比肩。趙孟頫有開物之功。律體清暢酣足。人稱其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媿謝安。爲有含蓄。余謂李長源渭水波濤喧隴坂。散關形勢軋興元。亦具氣象。元人本擅長七律。實開北地之先聲。脈絡自可尋求。其變也。秉氣類之感通。因時會爲轉移。由來者漸無有能自爲風氣者。

馬伯庸袁伯長才氣開張。在楊揭范三家之上。而名反次於三家。知人論世之君子。當不隨俗俯仰。貴耳而賤目。

薩天錫嚴整壯麗。才情俱到。其於盛唐。祇欠渾融淳蓄。不及虞伯生處。則幽燕呼號之氣多。山林沉靜之致少也。選辭究似長吉。覃溪謂其才致清逸。直是門外語。

柳傳道黃晉卿稍後出。詩境平緩。自是中晚格調。文體亦是循牆而走。

楊廉夫學長吉。鍊字琢句。遜其幽側。而近靡俗。自詡甚至。名亦甚高。放誕淫蕩。有以致之也。樂府適成今體。全失古意。不能樸拙專尚巧思。是以愈離愈遠。流而爲李東

陽胡續宗及清代之尤侗。人稱其才氣開拓。余謂其風調縟麗。易悅心目。久久自廢。七言長篇。以奇麗稱雄。與薩天錫張思廉宋子虛皆富於才華。其依倚爲性命者。李長吉也。長吉煅煉辭藻。務去陳言。此境有關天才。太白則天仙羽人。雖具天才。而出塵離類之態。人不敢仰視。決非廉夫耽聲伎而務浮艷者所可擬。竹枝也。宮詞也。典雅婉約焉爾。小乘法所有事。烏足以語其大。廉夫有嬉春體。嘗言元代詩人。爲宋體所楷。取老杜江上誰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疎籬之句。爲新體詩。老杜自言效吳體。廉夫習爲艷辭。恐人議其後。特借老杜裝點門面。專從風花雨葉中尋討生活。便侈言去杜不遠。抑何誕妄若此。廉夫平昔謂學杜必先得其情性語。豈所稱情性者。竟若是而已乎。東坡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又何嘗不可目爲嬉春體。毋乃爲宋人二字所格耶。嬉春新體。取致在一撇一拂之間。而猥曰吾以學杜。吾以變宋。將誰欺乎。宋體之獨到。在能變化唐體。自成境界。原不欲其求似於唐。嘉靖七子力求其似。雙鈞墳廓。愈讀愈厭。王元美晚歲已知悔悟。其少作。弇州四部稿續稿。截然兩人。讀者自知所辨矣。

張蛻庵貢玩齋處元代之末於舉世紛尚才情之日獨能清壯深秀風骨森騰令人改觀玩齋高節不仕異姓覃溪謂其詩不讓雁門然雁門辭麗而調庸未若玩齋具有齊氣。

王逢吉梧溪集亦以俊拔激昂治宋元爲一爐舉所謂枯淡體麗兩息其燄亂極思治元運亦隨以亡矣。

又有吳淵穎者挺生其間學富才軼珠璣滿地筆力橫逸絕去依傍不囿風氣洗脫金粉饒有古芬殊途異境醒心豁眸從生硬中研出難以迹象求之有昌黎之排奡長吉之奇險馳騁康莊紛披經史雖不及虞伯生之正軌自餘諸子殆未足當其一顧鴟鈞者得其鞭策可以箴膏肓而起廢疾韓公贊東野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淵穎可謂得其排奡而欠其妥貼者東坡謂讀山谷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吾於淵穎亦云。

自餘顧仲瑛倪雲林張伯雨柯九思仇仁近之流題畫遊山自韻高致時露清標有時坦率過當遂失之俚俚之於俗無幾何矣。

論明代詩派

一代之興必有總持一代風雅之人。生於其間。洗滌勝朝孱瘞之餘腥。發爲昌明光大之音調。此非作者之能反之也。氣運之感通有以致之也。明代之詩亦若唐之有初盛中晚。永樂成化之間。劉伯溫高季廸袁景文貝清江諸人以清真雅正盡反元代禮麗纖豔之習。季迪爲正聲之魁。雖格律句調未極高渾。要其冲和雅淡。微婉芊綿。蔚然盛世之音。伯溫規守少陵。不能綜覽博涉。以成其美。景文尤弱。清江亦少變化。七律澹永爲其擅長。李東陽沿流繼起。如唐之有沈宋。開李杜之先聲。句律穩稱才力未宏也。弘治正德號爲極盛。何景明李夢陽邊貢徐楨卿首倡復古。是爲弘正四傑。益以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而有七子之稱。非漢魏六朝盛唐大歷之詩不觀。標榜門戶。入主出奴。浮響虛弦。皮剝膚附。溫柔敦厚之旨。未始有聞也。嘉靖隆慶以還。王元美李于鱣復揚其波。與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爲後七子。廣爲九子十子。喧呶不已。于鱣謂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詩爲古詩。余以謂子昂之不能比於嗣宗。則將曰嗣宗之不能比於蘇李可乎。則將曰明無五言古詩。李何王李以。

其詩爲五言古詩可乎。李何王李力求其似。便失其真。抵死不悟。其謂之何。愈憲編盛明百家詩三百餘卷。作者姓氏能舉者幾何。並此巨編亦鮮知者。余嘗覽其所錄。略如一家之言。陳陳相因。令人厭倦。逮夫萬歷。略似中唐袁宏道兄弟競爽。細排王李。而效香山眉山。其詩俊利輕新。當時稱公安體。喜以儉語入韻調。其合者差得逸趣。而非能得逸氣者。如一病袁小安。五載江猶淹。尖巧復成何語。朱竹垞云。倡淺率之調。以爲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爲奇突。是已。及其季也。竟陵鍾惺譚元春。又反之爲賈島孟郊。幽懷側調。么弦偏張。發爲一種潛伏之音聲。欲以矯弊致傷和平。當時亦謂之竟陵體。元春尤纖豔。獄歸堂集。子夜讀曲之歌。蕩人心志。不待王李重之爲文妖。元氣盡斬。國亦淪胥以亡矣。楊鐵崖之亡元。莊士欲置之大辟。投之濁流。文運國運。所關非細故矣。王船山謂李何之詩。毫無意緒。是謂言不由衷。鍾譚輩侈言真性情。欲求其真流而爲俗矣。余謂去俗之法。取材樂府以宏其基。則香山之祕密藏。爲得天趣耳。馮定遠云。明人詩一字一句推敲。方知他不好處。非知言者。明人祇是力求外觀。無俟一字一句索其瘢疵。蓋風格氣味之差殊也。賀黃公云。古人詩如乳母。弘嘉之詩。如一生不離乳母懷抱。不能自立。故足賤也。斯言猶信。

轉載

船山先生詩錄

屠大儀 隆

送別

周逸敬選

高樓清瑟送離羣。欲逐楊花怨夕曛。繡袷春寒三月雨。牙檣風急一江雲。
狂歌戲馬臺前客。回首鍾山移後文。浩蕩長淮分咫尺。揚州紅藥屬夫君。

朱九江曰藩

閨怨

章臺垂柳葉凋秋。孤怨孤栖蕩婦樓。六朝香粉丁都護。萬里戎裝霍小侯。
明月機中雙紐縷。黃雲城上千金鉤。此生不擬長相憶。猶夢落花逐上流。

轉載

對於教育部推行簡體字表之意見

十月廿八日在廣
大紀念週中講演

何鍵

本年八月二十一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分十八韻。凡三百二十四字。並制定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推行部頒簡體字辦法九項。二十二日通令各教育廳局遵行。其要點（一）自明年一月起。凡小學民教各課本兒童及民衆讀物。無論新編及重印。均應一律采用簡字。（二）如不用者。教部不予審定。各校不得采用。（三）自明年一月起。各師校注重簡字教學。各學校考試答案簡字得一律適用。（四）各新聞業在可能範圍內應用簡字排印。按教部毅然決然頒布推行簡體字者。其理由有二。一。中國文字繁複難識。應趨簡單化。二。中國義務教育。民衆教育未能普及者。文字繁複。爲最大原因之一。有此兩種原因。所以依述而不作的原則選定簡字。通令施行。意至善也。惟自令到各地之後。本人接得許多來信。並友人來談。僉以爲世界文化。都是由簡單而趨於複雜。因爲人事日繁。原有語言文字。不能够用。當然。

轉載 對於教育部推行簡體字表之意見

一

的日有增加。如新起的「她牠糞糲糲……」諸字，竟能通行，就是證例。考中國由結繩而有文字，所有文字必歸六書。凡研究小學的人，都知中國文字的構造，各有其意義。明瞭六書的人，不惟知道某字的音與意義，連造字的原理，都能一望而知。是一筆都增減不得的。可見字之容易認識與否，在筆畫的多寡。而在有無意義。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意義極易瞭解。由此推想，中國字絕對不能再簡的。其繁複處，也就是優點之所在。果真倡行簡字，則平常誤寫別字的，也可以說是一種簡體。那末人人都可以造字了。並且一個民族，其所以能夠統一團結者，雖由於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等相同，而文字關係為尤重大。如用簡字，無形中拆散民族的統一與團結，弊害之大，曷可勝言。至義務教育與民衆教育之未能普及，並不完全是簡字與否的關係。而在廣籌經濟，多設學校。如果經費充裕，學校增多，一般民衆與兒童都有讀書機會，則民衆教育與義務教育，自然可以普及。否則經費短缺，不能多設學校，徒然厲行簡字教育，仍決難普及。不僅此也。教部頒行簡體字表，其範圍只限於小學短期小學，民衆學校各課本，兒童及民衆讀物數者，對新聞業

只由各省市縣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勸令。在可能範圍內採用部頒的簡字。這明將中國文化分為兩截了。一為簡體字的文化。一為正體字的文化。可憐一般民眾。認識了簡體字。還是不能讀普通刊物。一定要讀特製的書報。豈非枉費光陰。因此本人將推行簡字的弊害。提出數項。於兩星期前。電請教育部加以斟酌。尙未得復。電文已見各報。因為此事關係重大。且實行之期已迫。故今天特將原電所述六項意見。再提出來說一說。

(一) 學子有重識字之苦。中國文字。由籀篆隸體而變為正楷。行之已數千年。不惟造字具有深意。而且含着藝術的意味。如王羲之、顏真卿、柳公權諸人都以善寫字為後人所稱贊。足見民眾對於正體字的印象之深了。如嫌楷書難寫。尙有行書草書。可資通融。不過初學當然是從楷書入手。到了相當程度。才能認寫行草。未聞初學認字的。便從行草入手之理。今教育部頒布第一批簡字字體表中。就有許多行書草書。如「發答、撥濶、熱遲、實師、勢圖、堅卒、陳甚、應為僞」……等等。不僅初學的人不易認識。即認識了。遇着正體字。仍然識不得。勢非更學正體字不可。是求

簡得繁。學子反有二重識字之苦。且初學識字的人。正字與簡字相等。並無所謂難易。一則一得永得。一則得而無用。徒耗學子寶貴光陰。殊覺多此一舉。至於初學識字。首當從目前日用字開始。如一二三四……等數目字。及父母兄弟日月花草風雨……等字。較為易識易解。今簡體字表中。如（囉、邇、幃、闔、篷、檠、余、纖、癱、舛、暗、痒……）多屬不常用的字。不常用的字。而亦頒布列入。期以必行。似非初學所宜。

(二)有害於書買及寒士。經營書業的商人。或刊版印書。或收售舊書。原想一面溝通文化。一面藉謀蠅頭之利。如推行簡字。則原有的書版都成過時的廢物。錯字既須改鑄。書版亦須改刻。此種損失。為數不資。尤其是寒士。得書很難。祖遺之書。既已沒用。自己又無力購書。除廢讀之外。有何善策。

(三)暗蝕國民經濟。書買所受的損失。尚是極顯明者。至於國民的損失。便無法統計了。因為書買受損。將來排印新書。非售高價。不足以資取償。無形之中。國民便暗耗了許多金錢。且貧寒之家。哥哥所讀之書。弟妹還可再用。現在規定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起。未排簡字的書。概屬廢物。值此國民經濟凋敝之時。何堪這種毀

舊購新的損失。

(四)失文字真義。降低學術。中國的語言爲一種獨立的語言。往往一音多義。非象形肖實。文字不便。歐美各國的語言爲一種詰屈語。往往一義多音。(同一「是」字及我。你。他。及過去現在將來。各有其專字。複雜已極。)非特別標音。文字不便。此中外文字不同之點。亦即中國文字所以優於各國文字之點。據文字學所載。中國無一字不有其真義。如篆文(日月鳥魚山川耳目雲氣氣爪井……)諸字。都肖實物。又如(目少爲眇。手廷爲挺。日月爲明。)等等。意義更爲明顯。有此文字。故有此學術。如改用簡字。是將有意義的變爲無意義的。學子除強讀死記簡字以外。別無意趣可尋。則讀書識字成爲苦事了。並且以後學子讀書。只能識簡字。便已心滿意足。誰樂再去認識楷字。以求深造。而研究中國的學術呢。如此。則中國的學術。一定日益降低。似此將中國以前的文字學術。與以後的文字學術。又分爲兩截了。本屬統一的文字。竟由此而變爲分裂。江河日下。其害何可勝言。目爲降低學術。不是苟論。

(五)自毀國粹。違背立國之精神。一國之有特殊文字。便是保存國粹最好的工具。中國文化所以能綿延數千年而且每每能使外族同化者。全是文字的力量。常常有一字能包含無量數的道理。如(道德。仁義。性命。中和。)等字。那一個字都是極平常而蘊藏無量的神妙。甚至有終生鑽研而不能得其精蘊的。實為外國無意義的文字所不能及。若一味的求簡。將無所不簡。豈止(弄璧伏獵)笑柄重重。恐怕略識之無的村夫。都可成為造字的聖人了。國粹盡毀。國將不國。尙安望有立國之精神。

(六)不關教育大體。徒擾人心。一國的教育。第一要有方針。不論那一科。只要合乎國家與民族的需要。便可定為標準。勇往邁進。第二要廣設學校。普及教育。使人人都有讀書的機會。因為有方針。則功不妄費。廣設學校。則人不向隅。二者都是教育上最急之務。至推行簡字。與教育方針及普及教育。並無什麼關係。可以說不關教育大體。甚至父兄怕其子弟學無所用。子弟看課本上有簡字。又有括弧內裏的正字。不明頭緒。老師亦怕着學生僅強記簡字。臨時忘了。至於書賣。更怕着錯排。

簡字不得教育部的審定采用。舉國紛紛同在五里霧中。橫衝亂撞。鬧到結果。不知教育的方針在那裏。此事關係全國的文化。不是那一省的事。且實行期迫。希望全國人士。趕早加以注意。

附太原存文會致何主席代電

長沙何主席勦鑒。本會成立。即發電教部。爲請勿強制推行簡體字事。竊見部頒簡體字表三百二十四字。採用簡單筆畫。取便初學童蒙。初意未嘗不是。惟推行辦法規定。自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起。凡新編或重印兒童民衆及小學教本與刊物。不用簡體字者。各校不得採用云云。如此強制推行簡體字。不啻逐漸消滅本體字。將來中等以上各校學生。若完全不用本體字。則除教科通俗文字外。一切讀物。皆感困難。必致擱置。若仍須再認本體字。則教者多加一層手續。學者多費一番記憶。是求簡而反繁也。况所頒文字體例不一。窒礙甚多。如冀旁皆作又。然而難易與雞犬不分。歎惜與歡欣無別。盧旁皆作戶。然而滬瀆何以與瀘水同流。盧氏豈可以戶字爲姓。諸如此類。更僕難終。同人以爲俗字別字。通用流行。聽其

轉 載 附太原存文會致何主席代電

第
十
期

士紳有正氣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自然不加禁止。斯已可矣。若必廢棄本體字。則去古彌遠。治絲而棼。便利初學者之功效甚微。而變字體之損失甚大。應何如修正挽回之處。伏乞重加考慮。審慎推行。斯文幸甚。閱報知先電主張。同人樂為響應。特此奉聞。順頤助祺。太原存文會啓。

曹代主席十二月九日在擴大紀念週中報告 曹典球

何主席昨晚來電。定於日內由京返湘。在京一切事宜。均已料理就緒。電文中值得我們慶欣的計有兩點。(一)蔣委員長當選為行政院長。這是中國的軍與政從此可以統一的好現象。(二)蔣委員長對於湖南剿匪的軍事。已定有整個計劃。從此湘省剿匪的指揮比較更加統一與敏切。俟主席返湘之後。關於剿匪前途。一定有很大的進展。這次賀蕭股匪南竄。侵入腹地。使邵陽新化安化一帶人民。飽受驚恐。我們認為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不過匪之出竄。完全是一種擄掠行為。並無什麼大的企圖。據前線報告。匪的情況極為疲敝。值此嚴冬。尚穿單夾衣。故每到達一個地方。就首先搶掠棉衣。可見匪已成為窮寇。現在委員長已加調大軍圍剿。我四

路軍與湘省團隊已調有很大的兵力正在合圍。一定可以乘此將其澈底殲滅。惟湘省曾經匪盜據以及深山窮谷交通不便的地方。伏莽尙多。還有許多頑梗不化的愚民。值此匪已達到最後總崩潰的時期。彷彿尚不死心。仍有與匪勾結的情事。這是剿匪聲中一個最大的隱患。這個原因何在。實得我們深切的研究。一般人談及這個問題。認為不外下述兩點。一為由於人民生計困難。二為由於受了匪的煽惑。然細加研究。如謂係因生計困難。但是從匪以後。生計不惟不能優裕。而且更加窮困。如謂由於受了匪的煽惑。何以目擊匪已失敗。匪衆已經逃走了以後。還不覺悟過來。所以上述兩個緣因似均觀察錯誤。然則究竟是何緣因呢。本人可以斷然說。實由於號稱地方鄉紳與士大夫之流。正氣消沈。不足以資觀感。率民以正。之所以致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可以說就是地方上沒有忠信之士。以身作則的為民楷模。訓練民衆所致。試看現在各地士紳。不是自私自利。盤剥小民。就是嗜烟嗜賭。自甘墮落。甚至把持地方財政。朋分災民賑款。凡由地方產生之委員或局長等等。是利之所在。即無所不用其極的拚命攘奪。本人前在教育廳長任內。每欲

更調一個教育局長。即有許多的地方人士。不擇手段的鑽充或挽留。所以本人常對人言。士紳道德墮落。匪患永無肅清之日。前清咸同時代。所以能平定髮匪。擒匪而成中興之業者。決非偶然。實由於當時各地方士紳。以及在鄉稍有地位與名望的人。大都具有忠義之氣。足為地方一般民衆的模範。率民以正。以致地方人民。無一不知匪之不可為。與匪之當殺無赦。不僅此也。並且凡屬為非作歹的人。不僅為地方所不容。而深惡痛絕。即其家族亦引以為奇恥大辱。因此歹人潛跡。匪源自絕。地方得到根本的鞏固。曾左彭胡乃得藉此以成其中興的偉業。試閱咸同時代的歷史。地方上每有一次變亂。文如童生監生。武如千百把總等。死節死義者。不知凡幾。每克復一處。其請旌獎此類死節死義的呈文。真是聯篇累牘。現在各地士紳只圖私利。正氣消沉。不能率人以正。匪禍焉得肅清。十二分的希望。負有領導與訓練責任之各地黨部的同人。與教育局長。要將至剛至大的浩然之氣。積極的鼓勵提倡起來。因為這是消弭匪患的根本工作。即令共匪完全消滅之後。如欲使地方永遠不再有匪患。永遠得到安寧。尤非注重厲行此項根本工作不可。如人生然大。

病之後重在培補元氣。提倡士紳正氣就是培元的工作。何主席年來提倡八德。就是此意。俟主席回湘之後。本人一定建議。請其將素所提倡之八德。從此更加要從實際上的發揚光大的起來。以弭匪源而挽救國家。（完）

現在匪勢猖獗。雖經各大軍迭次兜圍追剿。仍復潰竄蔓延。究其原因。確係地方士紳放棄民衆。各謀私利。正氣消沈所致。今曹代主席洞悉情形。揭破癥結。倘各省地方士紳能於根本上團結一致。以愛國爲前題。置死生於度外。忠義奮發。誓不與醜類共生存。父詔兄勉。力翦凶頑。則匪患自消弭矣。

編者識

讀了曹代主席「士紳有正氣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以後 臣聞

本月九日曹代主席在擴大紀念週中講演士紳有正氣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一文。述聽之餘。如暮鼓晨鐘。發人猛省。士紳到今日正氣消沉已到十二分田地。究竟如何能振頓起來。進一步講又迴到身居士紳上者。古聖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現在鄉間一般潔身自好之士紳。對於縣中政治久已不願過問。倘有人仗義發言。即受一般青年所指摘。甚至流

轉載讀了曹代主席士紳有正氣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以後 二

氓地痞。加以劣紳之頭銜。政府對於此輩士紳。素無保障權。一犬吠影。羣犬吠聲。控之黨部。訴之官廳。罵得正紳體無完膚。此閭錫山所以有好人團之組織也。查鄉間人民。未嘗不思有一二正紳出來主持鄉事。因今日環境惡劣。不許正紳有抬頭之日。祇有那與集團之地痞朋比爲奸。始能生存於社會。各機關所貼標語。何嘗對於士紳之正派者。有所鼓舞。且今日人心之惡險已極。宣布死刑。本人尚不知信。惟有

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之人。反快活在社會場中過其自由生活。彼主張正氣者。實屬思想落伍。此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也。曹代主席鑑於士無正氣。誠哉有慨乎其言。我覺得在今日混亂社會場中。士紳固要有正氣以輔助政府下層工作。而政府本身。亦要先立起志氣。以爲民衆標準。環顧國內。正氣亦極薄弱。試看今日之爲漢奸者。在未發現之前。亦政務人員之一。遠之如九一八時之東三省官員。近之如殷汝耕。賣國害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以身爲公務員。尙且如此。又何能怪士紳之不振作哉。再看全國身膺守土之責者。未見有與城共存亡。無槍者固不論。即有槍者。亦多被繳械。求其殉難亡身者。百無一二。又何能責士紳不去死難哉。我認爲今

日士紳固要有正氣而政府本身更要有正氣以己之正氣爲士紳正氣之表率。竿正影直上行下效愛民如子疾惡如仇良善之士紳設法保全之無賴之痞徒設法懲治之政府不作欺已騙民之事斯士紳有共同合作之心俾人民共信政府替人民作事一般士紳定共出而扶植正氣主張公道而正氣伸正氣伸而匪自然消弭矣若考其發動機關其轉移則在政府民猶水也欲靜則靜欲動則動動靜之關鍵其權完全在政府今廣其意曰士紳有正氣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必先政府有正氣才能根本的使士紳有正氣以消弭匪患然乎否乎特與曹先生一商榷之。

昨編曹代主席士紳有正氣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一篇編者認爲有轉載價值故加圈點促人注意今閱臣聞君「讀了曹代主席士紳正氣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以後」中有云我認爲今日士紳固要有正氣而政府本身更要有正氣以己之正氣爲士紳正氣之表率等語真所謂先得我心者故附列於此編者識

轉載讀了曹代主席士紳有正氣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以後 一四

期十號



通

論

船山先生詩錄

王上舍輝登 月遊

周逸敬選

秋滿吳淞江外江。棠橈波斂夜推牕。月華始出照五兩。白鳥飛來恰一雙。
客散歌聲猶有恨。霜寒酒力未全降。西歸更送山陽笛。寫入落梅別調腔。

于閣學慎行 紀賜

龍胎密孕御園春。蔬署尋芳剝錦鱗。天詔正如裁玉版。臣心未敢擬霜筠。
中宵酒醒香生煩。緩火羹清玉點唇。肉食承恩霑鳳實。秋風忍憶故鄉尊。

通

論

湘潭王闔運湘綺未刊稿

論由乞

自篆變爲隸體。聲隨形改。若也之爲地。从之爲坤。乾嘉諸儒始稍稍知之。至於薩之爲薛。笑之卽笑。雖有識者猶未信用也。殳寫爲閃。齒寫爲刲。筆跡大變。不能詰矣。飄邈同出古文。而飄實無取焉。馬頭人爲長。與禾下人爲禿。則何異乎。許叔重名傳諷籀。頗亂六書。象事象形。未能分析。其尤謬者。在不知鬼爲極尊。誣以猴頭。乃云陰賊可畏。讀由爲勿。以致經典由字。不知下筆。世人奉爲圭臬。鬼遂成醜語矣。周禮三大鬼爲大祖。自父以上號焉。故其字由人私。言各親其親。不祭非其鬼也。或曰。由从人云云。卽化也。由非鬼頭。鬼頭卽人頭。不得云似母猴頭也。許豈曾見鬼乎。而云博訪通人耶。由之文。蓋从十人。從其私而充之。故爲自爲。從二人私而私之。則祭鬼矣。天神卽申。申卽電也。電氣動者爲天地。卽氣從上。氣橫看之似川。氣能上爲地。人鬼則各有所依。列爲三大祀。何此之不能知乎。又以燕爲鳩。鳩形微小。而燕字煩重。

案其文似從黃北。郭廷敬謂爲燕趙地名之。燕從北與冀州同意。从黃省者。黃帝所都不宜爲小鳥制一大字也。乞卽求乞之乞。燕來請子。故借亂爲乞。孔乳從之是也。聲轉爲晏聲耳。請子始於有族。夏以前不必請子。云帝嚳郊祿者謬也。凡此一經思索。便卽了然。而說相承。積迷不悟。余少而學篆。篤守許書。晚習羣經。未遑溫習。六十以後。偶因說經。爲鬼爲蜮。方始悟焉。徧證六經。無以鬼爲可惡者。因說醜字。文酉鬼。卽以酒祭廟字也。廟有族燕。因訓爲衆。詩言醜也。亦可醜也。皆謂儔匹相配。非今所云可醜也。以牆茨醜辱連文。便云醜惡。又以言長爲惡長。而醜字義晦。豈有祭鬼而醜者也耶。若此之類。觸事可通。錮蔽聰明。以至垂暮。所以企望來哲。出自心眼。發明經義。無被人愚。文字旣通。義理自出。必切于實用。順于人情。則訓詁詞章。經義通矣。世儒勤言章句之學。章句甚不易也。不失之諷。則失之愚。故孔子必正文字。民乃有措。小學。豈易言哉。見岣嵝碑。而不知其無偏旁。見石鼓文。而不知其無義理。是何異。讀天法讖寫碧落碑。從形淺妄而已。因論由乞。而發其凡如此。

專

著

船山先生詩錄

徐秀才渭 懷古

周逸敬選

湖光千頃敵祠宮。雪捲長隄綴蓼紅。
血蹟膠殘凋燕壘。靈旗雲閃起蛟風。
局爭成敗天難主。情到華夷感亦同。古鼎香烟飄碧篆。絲絲飛繞六陵東。

湯遂昌顯祖 寄懷

星漢當簷挂素秋。元禽欲去復緘愁。
江花笑拂荷衫袖。縠水回迎竹葉舟。
行藥定逢菖九節。憶梅遙愛月三洲。
垂楊色色繁歌扇。未遣新箏怨雁樓。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續第九期

八世從孫之春輯

有邀公赴安隆所者。公復筮得睽之歸妹。乃止。作章靈賦以見志。
章靈賦題注。明年癸巳筮復如之。時可望挾主滇黔。有相邀赴之者。久陷異土。
既以得主而死爲歎。託比匪人。尤以巷遇非時爲戒。仰承神告。善道斯章。因賦
以見。又賦注。自遠君側於茲三載。

二月。

清兵進擊李定國于永州。十二月。孫可望別將據武岡新甯城步。

公三子勿幕生。

詩有元日左素公鄒大系期同劉子參過白雲菴茶話五律一首。春盡五律三首。
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一年甲午。明桂王永歷八年。公三十六歲。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明桂王在安隆所。

永歷實錄紀上在興隆。

春居耶薑山側。

三月哭李公跨鼈。

哭李一超詩有魑魅春先逝丹心瓦夜臺之句。

辛酉廣哀詩有李孝廉跨鼈一首。注字一超避山中乙未卒案丁丑故孝廉李一超元配林孺人哀詩有十四年來千種事是李卒於本年。

秋八月公避兵零陵北洞釣竹源雲臺山等處。救公留侍石崖公旋以避兵被掠遇害。

從子救遭閔而後與予共命而活者七年頃余竄身猺中不自以必生爲謀。救因留侍伯兄時序未改避伏失據掠騎集其四維方間道往迎已懼鞠凶矣悲激之下時有哀吟草遽佚落僅存四首其一有斜日荒荒打棗天猶向金風淚黯然其三有岳阡秋草應含怨諸句釣竹源雲臺山爲庚戌懷入山以來所棲伏林谷二十九首之二總注右零陵北洞。

冬徙居常甯西南鄉小祇園側西莊源。

丁酉有西莊源所居後嶺古木清沼凝陰返暎念居此三載行將舍去因賦一詩五古。小祇園西莊源爲庚戌懷入山以來所棲伏林谷二十九首之二總注右宜江。常甯縣志衡陽王夫之甲午由南嶽移居常甯之西莊源丙申生子散丁酉復返南嶽爲邑人說春秋居遊多有題詠。小祇園在常甯縣西南近甯遠縣桂陽州界。

變姓名爲猺人隱士王東卜先生文儼常餽公粟。

沅湘耆舊集小傳嘗匿常甯猺洞變姓名爲猺人。又王國甲小傳述舊詩注明季高祖王文儼先生上中興戰守策鍾山軍乏餉高祖具酒食約七十里長勸以捐紓國急高祖親董解軍晚年隱於東卜園號東卜先生衡陽王而農亦來隱於邑之西莊園爲猺人飲食皆高祖給之。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士友汎晉與余言帖括。案序洛日少與余同文場已與余同漂泊今又與殷浴日名銘常甯人順治間貢生沅湘耆舊集有傳。

詩有哭李一超五律一首再哭季林兼追悼小勇匡社舊遊五律一首晦日五律二首夏夜五律一首秦王卷衣五絕一首長干曲五絕一首白鼻騮五絕一首江南曲五絕一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二年乙未明桂王永曆九年公三十七歲

明桂王在安隆所

永歷實錄紀上在興隆。

春客游興甯山中寓於僧寺有從遊者爲說春秋。

爲晉甯諸子說春秋口占自笑詩其一有傷心難自遣開卷是春王其三有南岳經聲苦東林眉宇顛之句行述自此隨地託迹或在潛或在郴或在耒或在晉甯或在漣邵所寓之處人士俱極依慕亡考不久留輒辭去。

晉甯晉書疆域志屬桂陽郡今興甯桂陽桂東縣地。

始作周易外傳。

周易內傳發例跋。乙未於晉甯山寺始爲外傳。

用瞿宗吉詠西湖景。敍辛稼軒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體。作瀟湘小八景。雁峯煙雨、石鼓江山、東洲桃浪、西湖荷花、花藥春溪、嶽亭雪嶺、朱陵仙洞、青草漁燈詞。

瀟湘小八景詞記。國朝瞿宗吉詠西湖景。敍辛稼軒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體。詞意淒絕。又乙未春。余寓形晉甯山中。聊取其體。仍調寄摸魚兒。八月老子衍成。

老子衍序始創之時。歲在旃蒙協洽。又作於壯月己未。

詩有春日書情五古一首。爲晉甯諸子說春秋口占自笑五絕四首。八月梨花五排二首。讀指南集七律二首。君子有所思行樂府一首。刷獻行樂府一首。山居雜體兩頭纏織歌行一首。山居雜體五雜俎歌行一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三年丙申。明桂王永曆十六年。公三十八歲。

華秦
鮑山先生年譜卷上

居西莊源。去年至興甯流寓久暫不可考。本年有新秋看洋山雨過詩故以爲居西莊源。

二月明桂王奔南甯。

三月黃書成。

黃書後序。歲德在丙。火運宣也。斗建惟辰。春氣全也。文明以應。竊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縣也。爲漢大行。忠效捐也。悲滿窮愁。退論旃也。明明我后。逖播遷也。俟之方來。須永年也。黃書之所以傳也。

得敝公去冬寄呈山居雪詠詩。

有春盡從子敝寄山居雪詠絕句。歛爾隔歲。聊復和之詩。

五月二十八日公四子敝生於西莊源。

敝公字虎止。號蕉畦。明經候選訓導。

冬還衡陽。登雙髻峯。至二賢祠。重讀堵公允錫詩。

重登雙髻峯詩。有北望暮雲寒句。有二賢祠重讀義興相公詩。感賦詩。

詩有春盡從子敝寄山居雪詠絕句。歛爾隔歲。聊復和之五絕一首。重登雙髻峯。

五律一首。二賢祠重讀義興相公詩感賦五律一首。痛嘆顛寒熱癢哭笑五絕各

一首。新秋看洋山雨過五排一首。哭歐陽三弟叔敬沈湘七絕一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四年丁酉。明桂王永曆十一年。公三十九歲。

春居西莊源夏四月徙歸衡陽蓮花峯下續艷菴。

西莊源後嶺前壑古木清沼凝陰返暎念居此三載行將舍去詩有游僊違緣漪及芳草良未歇之句。

冬十二月至小雲山下訪劉公近魯。

小雲山記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卷冬盡過劉庶先夜語效時詩有端自蓮花瓣裏來句劉近魯沅湘者舊集傳字庶先一字庶僊衡

陽人。

詩有詠櫻桃迎春山攀紫荆杜鵑黃杜鵑金釵股岡梧花五律各一首卽事五律一首小步七絕一首吟得七絕一首折楊柳七絕一首冬盡過劉庶先夜話效時七律一首五十自定稿。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清順治十五年戊戌。明桂王永歷十二年。公四十歲。

明桂王在雲南。

居續夢菴戴先生日煥來謁。

贊稿題戊戌嶽後戴晉元來訪今來復連榻旃檀詩有我居雙髻峯句。

戴日煥沅湘耆舊集傳字晉元衡陽諸生家世饒財明季蕩於寇年踰冠尙未就傳時避兵嶽寺貧不能具膏火夜執書就佛燈讀遂通五經及諸子尤邃於易後遊王船山先生之門所造益深博。

正月家聘公子珍之公生子枚 枚公字吉從。

七月

清兵定武岡新甯城步。

九月家世節錄成。

家世節錄序時永歷十有二年季秋月朔日乙未徵任郎行人司行人介子夫之謹述。

十二月明桂王奔永昌。

永歷實錄紀不載。

詩有明妃曲七絕一首。枯魚過河泣樂府一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六年己亥。明桂王永歷十三年。公四十一歲。

春正月明桂王走騰越。

永歷實錄紀上在雲南。

居續夢菴。

二月。

清兵下永昌明桂王奔緬甸。

詩有山居雜體卦名五古一首。山居雜體吃口詩五絕一首。山居雜體藥名五律一首。口字詩五絕一首。山居雜體縣名五律一首。山居雜體建除五排一首。南嶽摘茶詞七絕十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七年庚子。明桂王永歷十四年。公四十二歲。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明桂王在緬甸阿瓦城。

永歷實錄紀上在雲南李定國師潰奉居永昌。

春居續廢卷三子勿幕薦徙居湘西金蘭鄉高節里卜築於菜萸塘蓬簷竹牖植木九柱編篾爲壁初造小室名曰敗葉廬。

菜萸塘敗葉廬爲庚戌懷入山以來所棲伏林谷二十九首之二總注右湘西續袁雨詩跋歲庚子遷金蘭高節里之菜萸塘湘西草堂虎止公記迄歲庚子乃徙居湘西之金蘭鄉卜舍於菜萸塘初造小室名之曰敗葉廬蓬簷竹牖植木九柱編篾爲壁。

哭鄭先生顯祖。

哭內弟鄭添生詩有春雲覆平野及舊愁疑在春夢驚之句廣哀詩鄭生顯祖注字添生襄陽冢宰公繼之之曾從孫予內弟也從予學略成文章庚子夭。

冬和郭公都賢尹公民興落花詩。

正落花詩序庚子冬初得些菴大觀諸老詩讀而和之成十首以嗣有衆竹命

之以正。郭都賢湖南通志。字天門。號些菴。天啓壬戌舉人。由行人累官至僉

都御史。巡撫江西。乞歸。福王立授操江不赴。

桂王立以兵部尙書召。已祝髮爲僧。流寓嘉魚沔陽。

沅湘耆舊集。郭都賢些菴小傳。初依熊魚山開元尹洞庭

民興於嘉魚梅熟菴。已流寓沔陽築補山堂。有留別大觀七律二首。

王子得須竹鄂渚信。知李雨蒼長逝。遙望魚山哭之。詩其六云。赤壁雄風百戰酣。新安

碧血染江南。大觀綽板先君歟。淒絕吳江老藁菴。注雨蒼蚤與金正希尹洞庭

熊魚山齊名。時金已殉難。尹亦先逝。熊公偕隱吳江。存亡未審。

清順治十八年辛丑時桂王永歷十五年公四十三歲。詩有正落花七律十首。落花詩哭內弟鄭添生歌行一首。五十自定稿。

明桂王在緬甸赭壁。

永歷實錄紀永歷十五年。李定國奉桂王奔緬甸。

居敗葉廬。夏續落花詩。

續落花詩序。自冬徂夏。泝落沿開。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六月二十一日。鄭孺人卒。年二十有九。葬大羅山。

虎止公續哀雨詩跋。歲庚子。遷金蘭高節里之茱萸塘。次年棄世。虛其左。壬申十月。先君子遺命合葬焉。

九月。補落花詩。

補落花詩序。此帙之登。逢秋斯盡。月寒在夕。葉怨於枝。

登嶽峰。悼鄭孺人。

嶽峯悼亡詩。有楓落一林霜之句。

哭管先生永叙。

哀管生永敍詩。有落葉楓喧夕。曉鴉柏冷霜之句。

冬十二月。

清兵至緬甸。明桂王被執。明亡。

永歷實錄紀。水曆十六年。上在緬甸。李定國收兵安南。緬甸人叛。劫駕入雲南。詩有續落花七律三十首。廣落花七律三十首。詠落花七律十首。落花譚體七律。

十首補落花七律九首。落花詩來時路悼亡五古三首。嶽峯悼亡五律四首。哀管生永絃五排一首。續哀雨詩七律四首。初度日口占七絕六首。五十自定稿。

家譜續哀雨詩跋。孺人襄陽吏部尚書鳴峴先生諱繼之之曾姪孫女。雲南通判諱續之之曾孫女也。祖諱抱洵以貢授知州。父諱儀珂郡文學。母高氏。光祿公諱達女。孺人年十八以庚寅歲歸先君子於桂林歸而偕隱嶽之雙髻峯。歲庚子遷金蘭高節里之茱萸塘。次年棄世。虛其左。壬申十月。先君子遺命合葬焉。孺人之沒。故方六齡。蒿蔚虛生。無能表揚。敬撰輓章數詩。庶識大節之共垂不朽爾。不孝敬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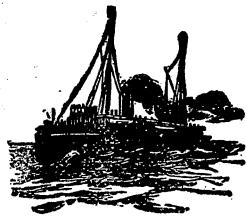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終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第十一集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一四



船山師友記第五

續第九期

湘潭羅正鈞遺稿

伍先生定相

伍定相字學父。一字玉鉉。衡陽人。萬曆時貢生。十三歲。即通諸經性理。通鑑。諸書。稍長。益縱覽羣籍。褐衣敝屣。授徒以養母。動靜語默。必與橫渠延平兩先生相脗合。鄧泗山先生稱之曰。居敬窮理。實踐虛求。伍子一人而已。爲學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書。以淹貫爲主。船山之學所由本也。早歲喜吟詠。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二者。合詩於文。則文不宣理。合文於詩。則詩不達情。因選漢魏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名二壘。以貢入南雍。嘗上安民定亂十三策。疾革。薨門人王朝聘語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于手矣。遂逝。朝聘船山先生之父也。祀鄉賢。崇禎間。督學高彙旃先生世泰題其主曰明布衣理學伍定相之位。有風雅堂集。今不存。所選十一代詩文壘。亦不傳。

沅湘耆舊集小傳
陳聖典墓志

武夷先生行狀云。先君子少從鄉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受業。先生授徒殆百人。先君子爲領袖。雖從事制義。而究極天性物理。斟酌古今。以發抒心得之實。

專著 船山師友記第五

一

南窗漫記云。先徵君受學于伍學父先生。先生詩文爲南楚領襄。先徵君與仲父牧石翁杖履周旋。時相唱和。末年斂意深靜。不復屬意。夫之幼曾見一箋。爲釋復支利先君韻者。今忘之矣。於卷尾得見過應山絕頂一絕句。原草青青入望新歸雲。將雨潤輕塵。祇今江北春將盡。渺渺江南愁殺人。

家世節錄云。先君少師事邑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研極羣籍。先生與先君爲師弟子。而相得如友生。先生藏書萬餘卷。居恒謂家君此中郎所以貽仲宣者。行歸之子。後先生猝得熱疾。憊急不能語。先生躬執藥食。先生目語先君。如將有所授者。先君輒俛首不答。歸而歎曰。吾甯負先生治命。不能受仲宣之託也。

小腆紀傳。王夫之傳云。父朝聘。受學於衡陽宿儒伍定相。夫之與兄介之能大其業。而夫之尤奇偉。

廣陽雜記大興劉獻廷著云。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予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爲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爲知人矣。

正鈞按。學父先生爲武夷先生業師。考逸文。武夷先生行狀有云。歲丙寅。大疫。

學父先生染疾不起。先君子日夕不離牀榻。執手以待瞑。丙寅爲天啓六年。先生時年八歲。已入塾讀書。漫記云。幼曾見其詩。則必常晉謁先生。傳受家學。鄧氏謂伍氏爲船山之學所本。固自不誣。特著于篇。以見淵源之所自焉。

又按家世節錄云。已游鄖泗山先生德溥之門。講性命之學。又春秋家說序云。先徵君早受春秋于西陽楊氏。進業于安成劉氏。四書授義由知德者鮮矣。章云。先子曾以此請教于劉望圭先生。答曰。是體認意。皆與先生世不相及。故不著。

譚文學允阜弟允都 允琳

譚允阜。字惺歛。衡陽人。補邑文學。以績學老于場屋。弟允都。允琳。均先生舅氏。允都字小酉。中天啓甲子鄉試。乙丑會試。以閩贊觸閻黨。置乙榜。允琳字玉卿。補郡文學。篤孝養母。國亡後棄諸生不就試。家世節錄 譚太孺人行狀

武夷先生行狀云。曾聞之舅氏惺歛譚公言。典釋慈山德清辨率性之旨。清爲挫屈夫之舉。以請問。微哂不答。其不欲暴見類如此。又云。歲丙寅大疫。學父先

專著 船山師友記第五

三

生及舅氏小酉公皆染疾不起。其家人子弟皆匿避去。先君子獨日夕躬省不離牀榻。執手以待瞑。

石崖先生傳略云。張獻忠陷衡州。索紳士補爲官。吾兄弟以父母衰老。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賴舅氏玉卿譚翁引匿南嶽蓮花峯下。

七十自定橐。戊辰年有崇禎癸未賊。購捕峻亟。先母舅玉卿譚翁以死誓脫某兄弟于虎吻。謝世以來。仰懷悲哽者三十餘年。翁孫以扇索敏姪書字。繙爲哀吟代書。苦不能請先兄俯和。益以老淚淫淫。承睫不止。一首律

正鈞按。先生早承父兄之教。而母黨之賢又如此。觀武夷先生行狀所述。則平昔之所染濡可想而知矣。中惟小酉以天啓丙寅沒。七十自定橐詩題。言仰懷悲哽三十餘年。由戊辰上推。則玉卿翁蓋沒于戊戌以前也。

歐陽翁正暘

歐陽正暘。衡陽人。見文集石崖先生傳略

石崖先生傳略云。己卯以乙榜詔大學。憶鄉前輩歐陽正暘翁。自北歸。持兄家報。

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弈。至三兩局。則淚滴置中矣。

正鈞按家世節錄。先生母黨之戚有歐陽炳字元素。炳子瑾。崇禎六年鄉舉第一人。此正陽翁未知是否一家俟考。

梁明府志仁

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銘之裔也。萬歷末年舉于鄉。崇禎六年授衡陽知縣。調羅田。賊大擾湖廣。志仁日夕警備。羅汝才謂左右曰。羅田城小易克。然梁君長者。吾不忍加兵。俟其去當取之。會邑豪江猶龍與賊通。志仁捕下獄。猶龍知必死。潛導汝才別校來攻。八年二月猝攻城。志仁急偕典史單思仁教諭吳鳳來訓導盧大受督民守禦。城陷。志仁持長矛巷戰殺六賊。力屈被縛。抑使跪罵曰。我天子命官。有屈膝賊輩耶。賊怒碎其支體焚之。妻唐氏被逼大罵。奪賊刀不得。口齧賊手。遂遇害。思仁等亦不屈死。汝才在英山聞之。馳至羅田。斬其別校曰。奈何擅害長者。以錦繡斂其夫婦屍。詔贈志仁蘄州知州。廕子祭葬有差。明史忠義本傳。

南窗漫記云。梁東銘先生志仁。上元人。早歲受學于吾鄉曾舜徵先生鳳儀。以鄉舉宰衡陽。清執不合于上官。左調羅田。甲戌流寇陷城。死之。涖官繁冗。不廢吟詠。曾見其書扇一絕二句云。再來祇恐無尋處。好記懸崖一古松。可謂清絕。又入覲道中寄家兄叔稽近體四首。中一聯云。渡江十日酒。遮屋五更霜。置薛許昌集中。亦爲拔萃矣。

家世節錄云。先君子文詞詩歌不數操觚。夫之所獲見者。送邑侯梁東銘志仁入計序。及贈處士陶翁萬梧夫之妻父文。今皆忘之矣。

正鈞按。節錄之入計。與漫記所言入觀。正是一事。觀此則東銘于先生家。其親洽之誼可想。漫記係晚年之書。引後注戊辰天猶稱爲先生。則以本邑賢吏。而父兄又均與交好。其殉難在甲戌。先生時年十六。入泮已二年矣。則平居必常接見。無疑也。

鄭尚書逢元

鄭逢元字天虞。又稱天瑜。平溪人。少警敏沈厚。天啓中進賢熊侍郎明遇。忤魏忠賢。

謫戍平溪。激賞於諸生中。許以公輔器。舉崇禎六年鄉試。由婺川教諭擢衡州府同知。晉知府。十六年。以平賊守城功。升副使。尋加參政。監滇黔楚蜀粵五省軍。兩京既覆。妖僧冒福藩者。誘煽平清沅晃間。天虞知其質。與蜀按米壽圖總兵皮熊計擒之。唐王進天虞太僕卿。永明稱號。召監督羽林。轉太常。戊子冬。進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總督滇黔楚蜀軍務。以保黔功。尋加尚書右都御史。庚寅。孫可望據黔稱秦王跋扈。天虞書王命論以諷。適丁父維正憂。卜葬餘慶城南。而奉母居蒲邸。可望強起之。天虞婉辭以書云。絕裾請纓。溫太真之後勁。依劉爲命。李令伯之陳情。杜門不出者八年。永明居滇。特召授禮部尙書。仍兼兵部參與機務。永明被執。遂祝髮滇之寶臺山。自號天問和尚。與丹徒錢邦芑爲方外交。箸述甚富。兵燹無存。雍正中。裔孫必楷。於舊家敗簏中。搜得谷口集一帙。玉屏令東陽杜兆豐。及邑子田榕序刊以傳。皆晚年歸隱後所作也。莫友芝詩

永歷實錄。陳友龍傳。隆武元年。有假稱安光皇帝入沅州。何騰蛟不能辨。遣使起居僉都御史鄭逢元發其姦。擒之伏誅。病枕憶得癸未年。有聞郡司馬平溪鄭公

收復邵陽別家兄往赴之一首。七絕

嶽餘集有聞鄭天虞先生收復寶邵別家兄下山而西將以臘杪往赴。愴然而作一首。自注癸未匿嶽五古

正鈞接憶得與嶽餘集二詩互異。蓋憶得爲初起之草。而嶽餘集爲定稿也。考逢元崇禎十四年爲衡州同知。見通志職官表。著舊集。劉惟贊傳云。癸未之亂。與衡州同知鄭逢元督義勇殲賊魁。惟贊字子參。與先生至交。天虞旣爲先生本郡官。必舊日相識。而又與子參共事故。欲赴之也。

又按嶽餘集接編月中曉發僧俗送者三十人。皆攀泣良久。予亦淚別。五律二首。則旣出山往赴矣。而蓮峯志總序。有甲申春出自峯下之語。則是行未遠卽返也。

劉水部明遇

劉明遇字浣松。四川人。初官司理。或曰事桂王。入翰林爲經筵日講官。常避亂居武岡洞口。已遷新甯象王峯。著書吟詠以自遣。乏食。則講學授徒。給養所箸有雲勸齋

集石蒼詩選明季新甯多詩人逸老如劉禹甸雷在嵐李枝茂謝國安諸人皆與之遊在嵐尤師事之詩有奇氣

寶慶府志
遷客傳

家世節錄云丙戌歲鄉試楚士于湖南劉浣松水部明遇以點定墨牘屬夫之已授之鑄者先君怒曰汝以是爲儒者分內事也卒不許竟其事

南窗漫記引云疇昔所辱贈示之作如張別山先生劉端星中丞湘客金道隱黃門堡劉浣松太史明遇及上湘龍季霞孔蒸餘杭姚夢峽湘皆苦索不得一章其

他可知也

病枕憶得丙戌年有劉浣松水部屬余訂丙戌闈牘賦答一首五律

正鈞按憶得丙戌一詩領聯云文昌來自蜀衡嶽固爲荆考是科試士于衡由何騰蛟奏請當卽浣松與其事故得以墨牘屬先生點定浣松四川人故云文昌來自蜀先時鄉試湖南北皆在武昌此以兵亂開闈衡陽故有次句家譜云陶孺人葬王衛山參憲劉明遇誌其墓按陶孺人以丙戌十一月初四日沒則亦作于丙戌年也

又按湖南通志職官表十一明遇曾爲衡州推官。又爲祁陽知縣。南窗漫記成于晚歲。稱爲太史。則府志云桂王府翰林者較確。蓮峯志亦譏于丙戌。詳下第
七卷浣松詩已爲編入。則以其爲藩邸僚屬。素所推重可知也。

金觀察九陞

金九陞全椒舉人崇禎十四年官分巡上湖南道衡陽縣志職官表文集石崖先生傳略云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貧甚欲爲治北裝邑有劣而棄者。按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千金。潛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夫之答曰此固不可見喜形於色曰是吾心也遂峻拒之。

正鈞按金公此舉蓋明季風尚如此。雖賢者亦習焉不察。宜先生峻拒之也。金公事實俟考。(卷五終)

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麌裘無辨。投之無戾。輯之麌裘。投之無郵。旣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五十四歲。言於定公。墮三都。

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膾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衛。

五十六歲。在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旣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遂解圍。

五十八歲。在魯。

五十九歲。適衛。靈公老。忘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

年有成居衛月餘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
六十歲自宋適鄭遂至陳。

六十一歲自陳適蔡遂適衛。

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鞅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鼎於庭。不與己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會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河。聞簣鳴牘舜華之死。於是回車息轡。鄉作。鄆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鷗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轡。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旣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旣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蓀等事。時

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竊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睡。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睡。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吳伐陳。楚昭救陳。使人來聘。陳蔡圍之。有答子路。愠見之語。孔子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非楚之福乃止。孔子自楚反乎衛。

六十四歲在衛。

六十五歲在魯。

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朞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鲤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六十八歲在衛。季康子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泪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刪詩正樂。贊周易。修春秋。製孝經。時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七十歲在魯。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仰視棖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繩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淚沾襟。作春秋。絕筆於麟。

七十二歲。在魯。

七十三歲。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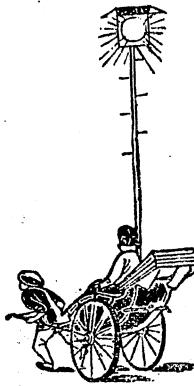
尊著孔子年譜

LXSC

期十第

專著孔子年譜

六



雁影齋題跋卷三續第九期

湘鄉李希聖亦元遺稿

六書統溯源十三卷元本

元楊桓譲。每半葉八行。序文上有季振宜字號。沈華印。文卷一上有文徵明印。白玉蘭堂印。文卷首有顧千里手札一通。蓋與袁壽階者。卷尾有孫爾準跋。此書四庫已著錄。然僅十二卷。焦弱侯國史經籍志亦同。此本十三卷。疑十二卷本在前。嗣以末卷太多。故析而爲二。惟千頃堂書目及錢竹汀補元史藝文志。盧抱經補遼金元藝文志。金鳳誥補三史藝文志。均作十三卷。即此本也。提要稱其卷三至卷十二皆諧聲字。此本則作形聲。又言獨缺象形一門。名之曰六書。實止五也。然楊氏原書並無假借。然則名爲六書。實止四矣。提要蓋未嘗深考也。

附顧千里札

壽階吾兄先生閣下。奉到手示並各冊。循覽一過。皆真舊刻本。六書統溯源。乃元槩之至精者。考核既極精微。收羅尤爲宏富。惜不爲後宋主人所見。刻入士禮居內。以餉海內六書家。留案頭十日。遲遲奉繳。愛不釋手耳。

專 著 雁影齋題跋卷三

詩經疏義二十卷元本

每半葉十二行。行十五六字不等。第一卷下題後學番陽朱公遷克升疏義。野谷門人王逢原夫輯錄。松塢門人何英積中增釋。書林安正堂劉氏重刊。元槧中之善本也。四庫本爲葉氏所刊。與此本異。朱子詩集傳自輔廣劉瑾不甚攻小序。朱氏則別於葛藟之刺平王。緇衣之美武公。皆謂其無據。即如清人之刺文公。明見於左氏傳者。亦以無據斥之。其餘諸條。亦逐加辨駁。惟白華刺幽后一條。獨以爲可信耳。朱子詩集傳未成。呂伯恭卽有異議。其書初出葉水心見習學記言陳君舉見四。

朝文見錄皆起而攻之。而朱子自負特甚。謂後世有揚子雲必好吾書矣。其弊遂流爲王魯齋之改二南刪鄭衛。附百詩毛朱詩說至以三百篇非孔子原書爲漢人取孔子已刪之詩一切湊合其說出於程瑩墩臺墩出於許魯齋馬景解春文集已駁之矣師心自用。古義毫微。則又非朱子所料及也。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元本

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五六字不等。每卷末有四方木印。署延祐三年刻梓於湖州道場禪幽之菴。或署延祐丙辰重刊於湖州道場山。其字或篆或隸或楷。亦

前後不同。考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永安禪院僧道元續佛祖訖近世名儒禪語爲傳燈錄三十卷。以獻祥符中詔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李維太常丞王曙刊定刻板宣布。則此書在北宋時即有官刻。不知海內藏書家尙有之否。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

六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元本

前後續別四集。宋祝穆撰。新外二集。元富大用撰。遺集元祝淵撰。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四庫著錄者與此本同。所謂元代麻沙板者也。宋元人此等類書。幾於汗牛充棟。本無足觀。不過以其舊籍舊板而錄之耳。祝和父本朱子母黨子姪行。故其人倫部外祖孫一門采入。朱子記外祖父祝公遺事。和父幼孤。朱子育之於家塾。命黃勉齋爲行冠禮。所以提挈之者無所不至。嘗訓之云。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其鍼砭可謂切矣。而其自序。則謂此書善足以爲法。不善足以爲戒。講堂之士亦將有取。豈徒類書之云乎。殆亦自知其非。而故爲解免也。

專著 雁影齋題跋卷三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本

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前有阿魯圖等表。及修史提調官等銜名。後有至正六年中書省咨浙江等處行中書省文云。精選高平大匠依式鏤板。不致差訛。所用工具。本省貢士莊錢內應付。如果不敷。不以_{北監本}作拘。是何錢內放支。年終照算。仍禁約合屬母得。因而一概動擾。違錯工畢。用上色高紙印造一百部。裝潢完備。差官赴都解納外。合行移咨。須至咨_{誤盜本}者。此本每葉均有刊寫人姓名。而紙墨甚精。尚是當時官本。錢竹汀謂監本汲古本。孝宗紀缺一葉。此本獨完。其餘可以補正者。尙多卷首有徐渭仁印。_{白紫珊朱張叔末白清儀閣朱文等印}

歐陽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元本

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此本爲周益公所編定者。卽四庫著錄本也。然提兩謂無曾三異編校姓名。此本亦無之。考明天順時所刻本。行款字數與此悉符。似卽從此本繙出者。後附編定校正人姓名。於孫謙益丁朝佐王伯芻羅泌諸人之外。有紹熙四年郡人鄉貢進士曾三益字無疑。則此本原有曾名。四庫本偶脫耳。方氏

藏本亦脫去周益公序文。卷首有張之洞審定及壺公無競居士等印。

三國志六十五卷元本

每半葉十行。行大字十九。小字二十二一字不等。卷首有梁山舟及蔣維基印。前有大德丙午桐鄉朱天錫跋云。江左憲臺命諸路學校分派十七史銅梓池庠所刊者三國志。又有池之爲郡。士類率多貧窶。學計歲入寡贏。是舉幾至中輒。總管王亢宗博士孔湧孫董提以底於成云云。魏志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後。均有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兼監鏤板。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兩行。則此本實從宋本繙出。紙墨尚精。而謬字不少。如首卷第十葉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宋本紹作給誤矣。此本不誤。間亦可資校正。其餘略一對校。勝監本實多。日知錄。馮夢楨爲南宋酒手校。三國志猶不免誤。終勝他本。方氏有顧千里校三國志。所據即南監本也。

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元本

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四字不等。卷首有張之洞審定等印。前有趙彥及王十

喜著 雜錄齋遺稿卷三

期序所采諸家姓氏後有建安黃善夫刊於家塾之敬室長方木印紙墨甚精元本中之初印也。四庫提要以王十朋及趙夔二序皆係依託以年月及王梅溪集考之其僞顯然其標題稱王狀元而諸家姓氏內有王龜齡王夢齡王昌齡名必係當時書賈射利者之所爲惟提要稱趙夔序分五十類實止二十九類蓋有所合併此本分七十九類溢於趙夔原序豈又有所分析耶所錄諸家姓氏共九十六人稱爲百家亦不爲過提要以千家注杜詩五百家注韓柳文之故示誇誕者相况殊爲失平四庫著錄者爲三十二卷本與此本不同。

稽古錄二十卷元本

每半葉十行行字大小不等卷首有墨林珍賞朱文及陳繼儒印白文考書錄解題此書宋刻有二本越本彙衆諸論於一卷潭本則分係於各代之後此本與潭本合即四庫著錄本也然不言潭本爲何人所刻考朱子大全集有與鄭知院書某嘗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始知潭本爲朱子在長沙時所刻不知海內藏書家尙有之否

(未完)

孝經補傳述禮

長沙黃鞏子固

孝經者，合修齊治平之事，而歸之于孝也。故曰孝爲德行之全，百行莫先于孝也。後儒或疑孝經偏重于顯揚，不知孝經言天子之孝，即由愛敬所推致。則尊親者其分量之所極，而所以能致尊親者，不出乎門內之愛敬也。夫百行之美，一有不能致其極，則于孝子立身之道有虧。使夫人刻刻有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之心，而後立乎天地之中，無一事不敢不自勉，以求克盡乎人道之極。始克盡乎子道，是以賢人君子，自始生以至于歸終，無一息不有旦明之畏。乾惕之心，對天地萬物，皆如臨之以父母。詩曰：孝子不匱，能不匱，而後克全乎孝也。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皆以大孝稱者，蓋能濟天地之窮，斯能立天地之極，能立天地之極，始克盡事天之職，能盡事天之職，而後天地不虛生有是人。父母不虛生有是子，故事天如事父，事父如事天焉。孝固易言乎哉。此篇與論語同出孔壁，先儒不以列四書，蓋有未達之義。茲進推其義，與論語教孝之道一貫，故取補四書，蓋不如此，不知聖人之道之大。不知聖人爲教之切，書成於曾子之門人，而傳脫簡於戴記，今爲考

專著 孝經補傳述禮

訂補遺以完其義。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此曾子之門人所述也。至德謂無加。要道謂至切。順推而理之也。和睦無怨。明明德而致時離也。此括修齊治平之全德。德本謂起化自身也。教所由生。謂本立而道生也。言孝爲爲仁之本。膚髮不敢毀傷。敬行父母之遺體。所以全受全歸也。不失其身。而後能事其親。此爲孝之始。立身行道。包天子諸侯卿大夫賢人君子而言。謂能顯揚父母。而後爲孝之終也。始於事親。守身奉養服勞之事。中於事君。移孝作忠。及爲祿仕之義。立身行道。則終身尊親與不辱之義。大雅頌文王之修德。能如舜文之修德。而後能揚名于後世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加於百姓。刑于

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此言孝之感通天下。但推愛敬之心爲錫類不匱之道。不敢惡於人。愛人也。不敢慢於人。敬人也能愛人。敬人而天下又豈有惡慢我者乎。迨至天下和平。德加百姓。刑于四海。而孝子不過盡其愛敬之道。天子之孝。謂舜與文王之事也。夫天子猶不敢惡慢於人。而况天子以下者乎。此卽孟子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之義。蓋孝之至。所以成其仁禮耳。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諸侯之孝。無過于繼世象賢。蓋保社稷和民人。亦不外于戒驕去泰。不驕所以不危。制謹所以不溢。此卽不敢惡慢于人之道也。詩言戰兢。戒謹之至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行。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

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卿大夫之孝無過于敬。守宗廟以奉祭祀。慎服謹言敏行。所以循法度而不敢違禮也。遵先王之法。而後言行不違于禮。交于天下。無口過。無怨惡。此宗廟之所以

能守也。卿大夫之孝亦不敢慢于人之心所推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母親而不尊。與父同愛未同其敬。君尊而不親。與父同敬未同其愛。父則尊親並至。愛敬兼隆。此常人之情也。資之者準其情。以盡其禮也。必資于事父者。謂愛敬兼隆而後得爲孝也。推之以事君長。而忠順之道不失。此士之保祿位。守祭祀之道也。蓋自天子以至于士。無非以愛敬之道爲推致。其間刑四海。保社稷。宗廟祿位。則各就其分量而言耳。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孝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天之道。謂春秋成夏暑冬寒之候。地之利。謂高下燥溼五穀所宜。山鹿豕澤魚。鼈所生。謹身節用。戒其惰荒。而無世俗所謂五不孝之事。蓋庶人之孝。竭力用勞。但能致恩于父母慈愛。而自有不容自己之心。以行其無所不盡之力。無終始。謂一身無有或間之時。夫庶人之孝思且如此。而况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乎。故又自天子以下。交勉之。患不及未之有者。謂自用力用勞以至于不匱。雖分有各殊。而道無不可以各自盡其極。故不患有所不及。勿以庶人不能尊顯。有未盡之道也。

右第一章。言孝之道大。無間于天子庶人。而要不外由愛敬之心所推。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專著
孝經補傳述禮

天之經。如日星之昭垂。地之義。如山河之分布。民之行。謂日用飲食之質也。則法效也。日星昭垂。生物之道。陽之明也。山河分布。成物之功。陰之利也。法效天地。生成之德。以治理天下。故其政教易行。此孝之推其愛敬也。博愛如篤親。不遺故舊。老老恤孤之事。德義如尊位重祿忠信之事。敬讓如朝聘送迎之事。禮樂如宴饗。贈答之文。好惡如繙陟刑賞之用。蓋天地之生成者萬物。父母之生成者人子。而人君行政教順。天地父母生成之德。以達於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用。無非曲成萬物。敦叙彝倫。以遂天地之和。故其道四達而不悖。詩詠具瞻。取上行下效之義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懼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家人之懼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申上章不敢惡慢於人之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皆然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不惡慢於臣下。則天下舉無敢惡慢之人。無敢惡慢之人。而後得天下之人。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先君與父母。而平章睦讎之化。萃于一時。生則親安。祭則鬼享。皆和氣所聚也。故治孝之政教。非求悅于民人。乃求悅于親也。孝經之道。合天下百爲之美。而切爲之教也夫。

右第二章。言孝之爲道。法于天地。和于民人。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推言敬愛之原。天地之性。謂所生也。人爲貴者。謂靈於萬物也。行莫大於孝者。謂能全其所生。而推其能以至于參贊化育也。嚴謂敬愛而尊之也。配天謂其德。

無外也。配上帝謂其尊無及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所謂以天下養也。郊社之祀。爲禮之至隆。周公因己尊愛之心。而教天下以敬愛之道。此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也。蓋合四海之人。以尊愛我之親。卽欲合四海之人。而各敬愛其親。此周公之教也。所因者本。謂能推己以及人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天性謂出于生成之德。故孝之道。更篤于君臣之義。而臨之以君臣。則愛而兼敬。而後不悖于德禮也。若舍天性之恩情。而與他人言愛敬。則必悖于德禮。此後世各種學說。其流弊皆出于逆與凶。而非君子之所貴也。君子之言行威儀。皆以孝爲行仁之本。故可以則象而爲民法也。

右第三章。推言敬愛之原。效天地和人民以極尊親之量。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其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言敬愛之用。隨地隨時。而各有所見之道也。樂憂哀嚴。無非敬愛之心所分見。其極致。故必備五者。而後能事親。一有不備。則于孝有虧。驕亂爭皆爲逆而不順之氣。故三者不除非孝也。三牲太少牢與雞豚。德莫大于孝。刑亦莫大于不孝。故無親之罪。與無上無法同。所以禁天下之大亂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干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此以下言以孝爲教之道。孝弟之教通于禮樂政治者。以其推愛敬于人。而能致人之子弟臣友之悅也。所推者寡而所致者衆。故教孝爲治民之要道。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推我孝親悌兄臣君之義。而能使天下之爲父兄君長者。皆得其敬。所謂知爲人子。然後能爲人父。知爲人弟。然後能爲人兄。知爲人臣。然後能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者。是也。約之爲愛敬之道。推之爲大順之原。故其德爲至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移忠移順移官之道。無非敬愛之所推。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者。孝友施於有政。千百世不易其道。故千百世不易其名也。

右第四章。言孝之爲教。可以轉亂爲治。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以不陷親於不義爲孝。故泰伯處仲爲孝。而申生止爲恭也。此章之義合之論語。幾諫章。及曲禮之言。爲得其全。所謂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里州閭也。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者。是已。七人不失。如紂之久而後亡。五人不失。如衛靈公。三人不失。如智趙之分。此節之義。不合論語曲禮。則義不全。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事天明。事地察。郊社之禮明也。長幼順。宗廟昭穆之分也。尊先如昭穆之等。燕毛之序。鬼神著。謂先王先公之列也。通神明。光四海。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如視諸掌也。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推言孝悌之道明。而人皆以愛敬爲心。故事上者。有盡忠補過之思。將順其美。陳善導颺之事也。匡救其惡。閉邪之事也。上下相親。和睦之至也。詩言愛在心。則匡導有不容已之意。所謂忠焉能勿誨乎者是也。此節卽明上爭臣爭子之義。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懷。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備言死事之義。不愴失聲也。無容面深墨也。不文無修辭也。不滅性無危其身也。喪不過三年。天地再週之期。有終謂有始則必有終。無毀滅不已之惑也。喪爲事親之變。盡其居變之道。而後能誠信以成其葬祭之禮。而終其事親之事故曰。其事備。其義終。謂其事無可再加也。

右第五章、總言事親之常變始終。雖備其義。而情真未盡。故知有脫也。

補傳

此篇言立身守身之義。至大至精。脫於戴記祭義。後今補于此。而孝經之義乃全。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尊親謂舜與周公之事。不辱則顏閔曾孟之立身行道也。能養謂凡竭力用勞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所以不辱其親也。正曾子養志之道而不自居。或疑不居舜周之位。不足以尊親。曰能不辱而後可以尊親。如孔顏曾孟德爲聖人。天下悅

專著孝經補傳述禮

之。後世奉之。宗廟饗之。其尊顯又何異于舜周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戒及於親。敢不敬乎。烹孰彊蕷。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曾子以不辱其親爲孝。故重在敬身。推敬身之道。而居處事君。涖官交友。戰陳之事。無敢不敬。所以兢兢恐辱親也。彊蕷之薦。宗廟之饗也。薦饗猶是養。則君子之所重可知已。此與告孟敬子章同意。國人稱願然。如閔子騫之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是已。曰。幸哉有子。蓋非是子。不足以成父母之名者。故事聖賢之親。則以善繼述爲幸。事頑嚚之親。則以幹蠶蒸父爲幸也。

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本教謂孝爲百行之先。故以爲教之本。所謂本立而道生也。其行曰養。行孝之道。自養始也。養謂左右就養無方。非僅酒食之饌。敬則有尊嚴之心。安謂先意承志。使親心悅而安。卒則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事。此旣沒之慎行能終也。由養

以至卒。愈行之而愈見難。此所以終身戰兢冰淵也。推之仁禮義信勇之行。無非

克全其孝。順則生樂。反則作刑。謂國家之勸懲。亦在是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言孝之廣大。置樹立也。塞乎天地。謂全受全歸之義。貫乎造化之生成也。溥徧施也。橫乎四海。謂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施諸後世。無朝夕者。有晝夜。卽有生成之化也。東西南北之推準。雖夷狄。不可以外生成之德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言孝之微小。推其愛以惜物。而一本一生之斷殺。皆乖天地之和。非錫類不匱。

之義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栗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小中大以分位而言。用力用勞不匱。亦因分量而致。然而孝子之致思如一也。思慈愛忘勞。則竭力而不自知其竭也。此顛愚之懇摯。尊仁安義。則士大夫之立身行道也。博施備物。則天子諸侯之致其誠孝也。三者皆各有自盡不容已之心。至于愛之喜。弗忘。惡之懼。弗怨。有過諫。弗逆。旣沒敬祀之禮終。則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同致者也。求仁栗充不辱之心至盡。

右第一章記曾子論孝。發明尊顯之義。更爲深切。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

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頓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足瘳而數月有憂色。臨深履薄之心。誠中形外而不能已也。善其間而尊重所聞。欲門弟子之敬守弗忘也。天地之篤生莫大于人。則我不可以不自重其篤生形骸者父母所遺。父母亦天地也。故愛其身所以愛父母。敬其身所以敬父母。敬愛父母。所以敬愛天地。孝子之事親如事帝天。孝子之敬身卽敬帝天。此聖門弟子。莫不守全受全歸之義也。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推言舉足出言之兢兢戰懼。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何至勤于非禮。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何至發于非道。孝子之不忘親。不敢辱親。也不敢辱親。何至有非禮非義之言動。此教以孝。而天下斷無有非道義之人。世何至于大亂乎。

右第二章記樂正子春能守敬身之道。此二章充不辱之義至盡。知不辱而後不至泊沒名利。苟求富貴利達。藉口爲顯揚。蓋尊之而實以辱之。不如不辱之爲尊也大矣。然則孝子尊親之心。其可動于非分乎。王船山先生曰。孝子用心之實。敬身之道。不舍孝悌而別爲一端。後世不察于孝經顯親之說。乃以聲名爲重。敬養爲輕。恣其泊沒名利之私。而藉顯親爲口實。乃至戕髮膚躬焉行。苟求富貴。而謂不獲于忠。且盡其孝。禽行猖。人心滅。其禍烈矣。使察乎此。其能伸邪說以自蓋其惡。而蠱惑天下乎。按先生此論。爲明季無恥臣僚之喪節諂諛者。痛加唾罵也。然雖有孝子慈孫而莫能改者。比比何多也。聞此義。能無毛髮聳然。故孝經之義明。

今日時事。此義尤不可不申明。今之妄求顯揚。而蹈於不義。以致千萬世辱其親。上無貪殘辱國之士。下無犯上作亂之民。而天下何至于有敗亡乎。（完）

湘潭泉沖王氏譜例

并序

湘潭王道純仲厚代王振育撰

夫今日中國處於列強共同侵略之下而不克自拔者。其弊不在貧弱而在民族之不精誠團結。近代孫文氏創立三民主義。於民族一章首重團結。固深知欲謀富強必先團結民族。而民族之團結又必自嚴密宗族組織始也。蓋民族原以血統爲其天然基礎。宗族者血統所附麗。民族於焉託始者也。間嘗考之。族者湊也。聚也。雅釋言白虎通宗族篇及莊子在宥篇。雲氣不待族而雨。下諸注文謂恩愛流湊。有會聚之道也。族者屬也。見廣雅釋及左傳孔穎達疏文。謂子孫連屬。有互助之義也。族者類也。見書堯典方命圮族傳及左傳必祀典諸注文。謂必一德一心。始能防彼非類之異心也。族者羣也。見周書程典工謂必羣策羣力。始能謀我一族之安全也。族之時義大矣哉。小而宗族。大而民族。何莫由斯道也。旣有族矣。自不能不有紀載。紀載之書在民族爲國史。在宗族爲家譜。雖廣狹不同。而其爲紀載之書則一也。況民族乃諸姓宗族之集團。尤必先有家譜。然後始有國史之可言。是家譜實爲國史之基礎。又非僅注序世統事資周普已也。我王氏族系出周靈王太子晉公。以直諫廢爲庶人。其子宗敬公一作恭爲司徒。時人號曰王

事著 湘潭泉沖王氏譜例

家。此鄭樵通志所稱太原之王出於姬姓以爵爲氏者也。晉公承天演之源派衍苗裔於太原五十七傳至該公由蜀而廬陵而安福又十七傳至輔泰公於元至治三年以舉人官善化教諭卒於官子汝礪公卜居湘潭南鄉之泉冲至正七年舉於鄉遂爲湘潭縣人焉。二公事蹟均載湘潭縣志及湖南通志輔泰公而上泝洄至黃帝軒轅氏閱百一十四世歷四千零三十二年。考黃帝生於民國紀元前五六八年輔泰公卒於民國紀元前五八年輔泰公生於民國紀元前六四年輔泰公而下遞傳至今又已二十三世凡六百六十九年矣。輔泰公成於民國紀元後二十三年此四千六百四十二年百三十六世。考羅泌路史及戴東原文集所載均疑由后稷至文王不止十五世而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則又謂由霸王不^止十五世而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則又謂由霸

公至澤公相距僅百三四十必無傳世二十之理是則自黃帝迄今之世數由前之說且將過之由後之說又將不及也然本譜所考得之年數世數計每世相隔平均約三十四年實與說文三十年爲一世之數無甚差異兩說雖難臆斷要皆無礙於我族世代之推算也顧說者謂孔聖生於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太子晉公諫壅穀洛在靈王之二十二年其生年之相去不過十餘稔耳乃孔氏傳至九十五世宗派固不得知然曲阜之衍聖公傳至於今則僅八世而晉公則已傳至九十五世其故固何也曰是不然夫世代相隔之遠近當視乎生育之遲早孔聖得子遲晉公得子自時厥後早者愈早而遲者亦愈遲傳衍迄今相隔十餘世亦屬事理之常又安可早以^其相去不遠遂有所疑耶以前無論矣卽就我泉沖言之六百六十年間不能隔十餘世乎之悠久歷史雖大半已詳正史而所資以曾載世系敷布事蹟者則仍不能不惟家譜是賴夫譜

法譜學原出於周而盛於王。

考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觀桓譚新論引太史公語知譜法當始於周也。又梁武帝詔王僧孺

世所重稱王氏譜學焉。並見南北史梁書本傳及隋書經籍志。

其紀載之採入典籍。

世說新語多引王氏譜以爲考證。

著爲專篇者。

考隋書經籍志褚凱等撰太原王氏

錄宰相王方慶進其家自右軍以下至僧虔智永禪師二

十五人書帖一卷謂之王

氏世寶亦名王氏集錄宋史藝文志王開撰祖儒志王淹撰槐庭濟美錄王瓘撰廣

軒轅本紀其著作固皆我族先哲。

又復層見迭出家學淵源亦旣數百年於茲矣而謂爲之子孫

者能不繼承先緒努力以赴之乎我族由贛遷湘迭經鼎革舊譜遺亡至清乾隆十

一年丙寅始有泉沖初修譜之編纂自是而後嘉慶甲子咸豐壬子光緒壬辰各有

所續但皆以輔泰公爲遷湘後之始祖以上則闕而不錄蓋亦刪書斷自唐虞之意

也。按四修譜梅貞公序始載有自輔泰公之七世祖庭珪公而上至該公間十一世

列祖名諱事蹟原自廬陵舉人王時王曠王念琛王安福進士王椿蔭諸前輩試卷

履歷中採錄而來及今試卷猶存概由族校保管且將諸前輩之同支派世系由

廬陵安福兩縣志中考證明確分注於本原志基祖分居表備攷欄內以誌不忘當

日敍述本原民國辛酉王戌間會議續修未果王申宗祠祿祭少長咸集遂復舊事

之所有來也。

重提及時籌備不二月譜館成立癸酉夏五月開雕甲戌秋七月竣梓十年來求而

未得者今竟如願以償其欣幸爲何如耶從茲流湊會聚連屬互助一德一心羣策

羣力。則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將使老有終。壯有用。幼有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誠如是也。則大道行矣。天下公矣。尙何富強之足道哉。至本屆所訂志表錄記諸大綱。當設計之初。於藍本之有無。程式之何若。編纂之難易。時間之久暫。均未顧及。故自壽梓以還。有急就成篇。致多掛漏者。如篤規志之未採。王祀家誠。王祥子孫遺傳。習錄。王中書歎孝歌。禮節志之漏列。王坦有甲去乙替。編法各異者。如公田契約之喪服議。待徵錄之漏列。盧溪集詞等是。有顧此失彼。款式不一者。如紀載事實之失次序。稱述名字之未劃一。排定卷帙之不均勻。以及鉛印木印之不能一致等是。有得稿較遲。勉強補入者。如雜考之插入拾遺志等是。有稿凡十易。仍難簡括者。志全原是因編輯者寓居長沙。每脫出一稿。急於寄館付印。省鄉隔部寫。原底難於調閱。故首尾不能相應。致多重複漏落之弊。更有殺青之後。仍須重印者。如字名卷頁年齡派系。絕房檢查表等是。遂致歷時三載。費款萬餘。非敢好大喜功。特欲於世衰道微之日。稍維舊有。禮教於萬一耳。慨自海通以後。舉國之人。幾視睦族親宗。爲無與於修齊治平之大道。其害可勝言哉。故於族譜告成之日。詳敍族之意義。譜之重要。姓之原始。欲使後人知數千年聲明文物之邦。實自有其萬古不磨之禮教在也。若夫歷代舊譜之序跋。其書法考證立意措辭。均各有其精神獨到之

處亦經分別性質。弁諸卷首。或列入本原舊章諸志中。更欲使後人於瀏覽之餘。而益念前賢先哲屬望之殷。必求所以奮發之道。則我王氏子孫庶幾無忝所生矣。

體例述要

王道純

昔杜預序左氏傳有云。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蓋謂體既立。則用自宏。例必言。斯凡乃發此。瓦古不易之定理也。本譜體例述要十二則。其意義實取諸杜氏。而其名稱則出自晉書。重傳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其章法則倣乎史記。太史公自序多以四言韻語行之。非敢立異矜奇。特欲使後人於未閱本譜之先。瞭然於提綱絜領之道。旣閱本譜之後。更恍然於執簡馭繁之方。或亦有補於譜牒之學也歟。

周創譜法。周官小史掌邦國之世本有由。漢書藝文志。世本鉛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漢初得之。山來遠矣。譜錄隋書。志。奠繫世。辨昭穆。之。世本有由。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爲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家牒。載揚雄撰家牒。文選注劉歆七略。官譜。豈優官譜。世譜。又後漢書百官志。正注胡廣曰。昭穆。摺廣撰述系難。周。隋書經籍志。姚世家。世家司馬氏。史新唐書藝文志。褚等撰家傳。宋史藝文志。褚等撰家傳。元史藝文志。史傳。又源流。宋史藝文志。匡文撰源流統李。

謂賢英。宋史藝文志賈執撰賢英世錄。宋史藝文志孫祕祖儒志修。宋史藝文志王。又陸師儒撰英賢錄。撰尊祖儒論世錄。開撰祖儒志。均撰有家乘淵源元。

期

十

世寶。嘉話錄。宋王方。輯徐達沐英郭英三家世家。系勳。伐本未稱爲世典。愈慶張天水淵源元。

期

藝文志。汪松繩。朱宙枝。撰。世系允留。明史藝文志中山歐蘇族譜體例罕傳。歐陽修蘇洵均撰有族譜。歐後豫章羅氏盧龍趙氏義烏黃氏維陽楊氏臨川危氏亦踵修之見元史藝文志。然歐蘇體例則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豈非譜聖也哉。述歷

期

代譜牒源流及其體例優劣一。

譜牒名稱無分新舊。漢魏以還。簡帙實富。隋書經籍志著譜系篇四十一部。新唐書藝文志敍譜牒類十七家。誠巨觀也。新唐書藝文志敍譜牒類十七家。誠巨觀也。新唐書藝文志敍譜牒類十七家。誠巨觀也。

姓繫之。自西晉候。劉注世說引證無漏。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曾引王謝桓郗溫周羊殷劉庾吳歐諸氏譜。以資印證。地望

期

標明。體亦非陋。隋書經籍志載京兆韋氏譜。新唐書藝文志載榮陽鄭氏譜。其體例豈涉於陋哉。並著里居例。不罕觀。如城紀氏譜。房從枝分篇。非急就。新唐書藝文志載李氏房從譜。韋氏諸房略。隋書經籍志載楊氏枝分譜。紀載詳明。自非一朝一夕所能編就。是編署名湘潭泉沖王氏族譜。且依房支次。述本譜署名者也。本譜題名庶幾不謬。第分載世系事蹟。其體例蓋皆有所師承也。述本譜署名

及所取法之體例二。

布列周普。作譜之意。劉熙釋名譜者布也。布列見事也。劉文心雕龍譜者普不厭精詳。各從其類。歸納爲四。志表錄記。是譜就其性質分爲志表錄記。總括之庶不散漫。沿舊增新。十六分志。

期

計分本原舊章。世德望域範規禮節教育著述。公田契約義舉惠澤水利交
家贊拾遺十六志。夫族譜者原以祀載世系為主旨也。所有祠規家訓祭文壽文墓誌涉傳
祠圖墓圖祀田之屬似應倣照蘇氏譜例編為後錄以免淆雜。然考舊唐書家譜入譜系家傳入傳記分而為二者可比。且劉子元史通有云：「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則一家之書自亦不妨排比類列於諸志之中。」庶幾舊譜文字備錄靡遺，新輯資料亦能詳載也。

續縱橫十表居次。計分檢查暨男丁統計表年代暨主死統計表婦所出女所適，增減比較表。各派平均年齒比較表。全族同派年齡差異比。較表陰陽歷對照表。其附列於志記錄中之各表不與焉。錄數有七。世系尤備。派計分齒錄及于歸待聘式穀殯葬待裕後全歸七錄。惟派系齒錄為尤詳耳。記始末者纂修之事。未附修纂緒言說明。各述大概。志表錄記已列有緒言說明者。述本譜分志表錄記之用意及其名義三。

晉公衍派受姓曰王。周靈王太子晉公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宗敬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是為我族受姓之祖。太原古郡。威公九世孫彌公始居吉安故鄉。該公由蜀遷吉安。廬陵再遷金田來宦。振鐸南邦。輔泰公由安福金田遊宦來湘潭開派。世有重光。開派子汝礪公卜居湘潭之泉冲。因任善化教誨。是為我族遷祖。初修族譜。斷自遷湘。以前世系闕而不詳。今茲續纂。仍率舊章。本原另志。數典不忘。我思公纂初修。謂以輔泰公為始祖。以上則闕而未載。蓋其時經費困難。無力刊刻。原擬俟續修之日。公項有餘。另成一帙。距歲月遷流人事代謝。原底散佚遂致忘。

遷湘以前世系事蹟淹沒不傳。此次五修，竭數年調查之力，始克編成本原一志。如自黃帝迄於輔泰公分爲四個時期，而以參考資料調查函件附錄於後，源源本本，如非數指上螺紋蓋亦尊重我思公之遺命也。述本族受姓得郡占籍遷湘之原委四。

第十期 第

遷祖四傳。閩閩二系。閩公曾孫是爲恩憩。感屬另房。閩公之裔三房而後卅二支繼今傳其七。引之勿替。遷湘始祖輔泰公一傳汝礪公再傳尚珍公三傳爵盛公四傳我公族恩憩感公一傳魚公再傳槐仲公三傳廷威公恩憩感公三公同屬輔泰公之八世孫此龜國富國榮國實國安國賓國宣諸公感公三傳至國應國崇國賴國略國玉國衡諸國共爲三十二支。其中僅國順國禎國寅國寶國富國賴國略七公流分派衍。以迄於今。良可嘆也。歐譜五重第一圖未重無注。故第二圖格盡別也。歐譜必重書一世第一二圖間連綴排以下倣此。祇繫名字餘非所計。二覽斯圖可知百世。我族自始遷祖遞傳至十三世。原無規定之派語。我思公纂初修譜。自十五世起撰五言絕詩一首。定爲派語。二三四修之時。各有更改。茲既採用歐四史概括言之。既能與提綱之法彼此相應。又寓意於陳述。祖德不幾於一舉而兩錯亂。如此命名。則不得占用詩內開卷一覽。雖百世可以免矣。述本族派系房支及采用

世系圖式之例五。

圖後有錄。錄重注釋。

圖後有錄。歐譜列舉事蹟之遺式也。錄之於綱傳之於經也。注釋者所以列舉事蹟者也。稍變舊規。

中界行格。

錄中界以行格區上書其名。下列事蹟妻與夫齊。

妻者齊也。但夫既為妻故先列夫名後標妻。

氏子承父脈。

每男位之上詳字號子女記載明白。如有職官書同竹帛。生歿葬向此。

例不易名。

無論男婦位下字號功名職業履歷為一段。生歿年齡為一段。所葬都甲格。

及丈禁碑圖為一段。

子幾女幾均載於後一行又為兩段。每段必空一地。

另編於歸待聘錄以別之疏繁冗也。

則按語偶書可堪紬繹。齒錄中偶有變例書法。

此譜例之不可移易者也。

至於女子則按語偶書可堪紬繹。齒錄中偶有變例書法。

通當知意之所在矣。

述齒錄中紀載生歿葬向及附書按語之例六。

撫嗣兼祧若出於己。

撫者附也。已無子而立同宗之子為後附之如已出也。嗣者

撫同宗伯叔為後以繼承其世系也。晉書周顥傳顥三子閔怡

頤閔無子以弟頤長子琳為嗣。宋書謝弘微年十歲出繼從叔父峻此撫嗣之始見

經傳者也。

祧者一子兼祧兩房也。其事不見禮經惟清乾隆四十年所定之大清律

例中有之。

本譜於撫子則注於其所後父母位下而於本生父母位下則注返嗣者出

嗣某某字樣若本生支數傳而絕原出嗣之裔又以其子孫嗣本生支者則

則注返嗣者出。則各書其一此種事實用慣收養

下不注養子之名。

防混亂也。本屆引詩語式穀似子一婦位下載似子另錄四字仍不注

養子位上書某似子收養人男位下載似子另錄四字仍不注

養子亦如之用並此無之祇得書止。

似子無所出而並此無之祇得書止。似子是賴若而並此無之祇得書止。似子而無之祇得書止。惟

於此矣。出後異姓歸宗爲是。族人有流離在外被人收養者或以母氏再醮隨之女之故書止。下堂者均於本人位下注之。以聽其日後歸宗。在室實同於子。儀禮女之在室者與子同待聘與字猶未嫁耳。已嫁曰歸。壻名必紀。未定婚時之姓名。均詳載於歸待聘錄中。如女與婿有學位職官者亦須併注位下。若其不擇。兄弟序齒。族中如有至老不嫁之女。願意撫姪爲子者亦可列入正齒錄。繼承世系並與兄弟序次分房。述撫嗣祿養與在室出嫁男女平等之例。

周禮所定。同姓不婚。均直書初修譜中十派至十五派之娶同姓者計十一人。我族來也。後人不察。竟於二三四各修譜中妄加更改。殊失傳信之義。此次編纂齒錄之初僅覓得二修譜一冊。遂致以訛傳訛。既而覓得初修譜本。始悉其中偶有婦氏改修時仍應依照初修改正。以徵實錄。六曰聘曰娶。其婦尚存。殮而稱配。詩傳之言。見毛詩傳文。蓋必其從立厥配。傳文必其從修。然後與詩傳配。媯之義相合也。續書爲繼。以別於元。儀禮喪服傳。繼母配母。同其再三繼者。但次第之妾則注副。實所以尊妾之名。稱初修書次配。二修書繼配。三修書庶配。或書側室。四修爲信子副妾之例。未婚守志。節重望門。未婚夫歿而其妻願矢志。柏舟者俗謂之守副。卽所以尊之也。夫在改嫁。是爲絕恩。夫在改嫁是生與夫絕位。再醮留子必重其根。夫歿再醮位上。廟繼字樣以示區別。其留有子女在堂者。婦雖與天下未有無母之人也。述聘娶配寡及改嫁再醮書法之例。

清諱帝名。缺筆恭代。君主制度。於今已廢。避諱之例。原出於專制時代。故民國以前修譜中。有於齒錄下加注二修作某。三修作某。四修作某。五修作某。字爲主。固無所謂恭代。缺筆之繁文矣。祖名不諱。亦理所在。禮經臨文不諱。若同祖名。則誠有悖。舊例猶存。諱諱是誨。尊長名諱。後人取字。命名。均不得諱。稍有干犯者。兄弟之間。一族之內。倘有同名。亦多障礙。改不勝煩。另表紀載。族中兄弟名字相同。屬在服內者。修改幼不改。長改。賤不改。貴其在服外者。偶因限於不知。或有未會更改之事。及至四修譜時。始查得自十三世起用派語。以後族中兄弟同名者。已有二百餘人。改之既不勝其煩。不改又難於區別。因作同名錄以紀之。今則生齒愈繁。同名者竟增至七百四十五人之多。故祇得仍從舊例。列表存之。述本族名字相同。

及理應避諱之例九。

前清法令視爲祕密。故於譜中摘錄戶律。今旣公開。讀之自悉。前清律書。民間不得入戶律。蓋以讀書讀律。曾並重於東坡懷德懷刑。早遺言於孔聖。故有此變通辦理。之舉也。今則六法中已訂有親屬繼承諸篇。任人公開研究。故譜中不復贅錄云。歷之於譜。用紀生卒。書生卒始於揚雄家譜。子雲以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紀氏且別爲生卒。譜蘇氏譜。則隨注於名下。今倣蘇式先記。甲子。書甲子始漢書。歷律志。載次詳月日。譜紀月日古無此例。惟左氏傳載。絳縣老月朔日。此爲私人紀生。年月日之始。今則各姓陰陽並行。兩無所失。雖曾通令採用。以發族譜。無不紀者。習慣使然。不必泥於古例也。

故齒錄中以陽曆爲主而以陰曆附注之。律歷漢書原志爲一。今並及之。聊師班筆。

述刪去舊有律文及兼用陰陽兩曆之例十。

孝子所思冢墓之地。

鄭玄曰家墓之地也

孝子所思冢墓之處也

孝縣鄉都甲地名當備乳突窩鉗廿四方位。

形家言山有窩鉗乳突之分。

方有東南頂脣坡觜均宜詳記。

夫婦合冢先後有次。

夫婦合冢先而夫

夫較婦爲詳夫爲妻綱也

長幼尊卑葬法

如其上者謂之騎頭在

非下者謂之牽脚無論親支遠族均所當忌雖

出自禮經要亦尊卑長幼之分所應爾也

若爲改葬必書所自

書原葬地必先述

禁者則於尊長名下載坐某某禁內而先葬之卑幼名下祇載都甲地名墳禁先入爲主也。至未滿十六歲而殤者騎頭牽脚尤宜禁忌。卑幼葬尊長之墳禁如相距其有葬地可查則另載殤葬鉗。非下者謂之牽脚無論親支遠族均所當忌雖出自禮經要亦尊卑長幼之分所應爾也。若爲改葬必書所自。書原葬地必先述

詳載男女老幼墳墓及殯葬之例十一。

歷修族譜各具規模。十三族各譜規模互有同異。惟校勘記名目係四修時照阮刻錯脫羨衍俗省等弊不得不援四修之例。每本附校勘記於後。但以編輯者精神有限或仍有漏列之處。此則應由閱者隨時留意改注其旁以便將來六修分別更正。

卷帙漸廣字號迭殊。

我族譜牒乾隆丙寅初修計四卷分訂四本共

二十四册領譜

分訂八本共三十冊用泉沖傳一脈源遠而流長

十卷字號倣二修例光緒壬辰四修計二十册

三卷

分訂十六本共五十五冊

字號倣二修例光緒壬辰四修計二十册

三卷

專著體例述要

十訂二十二本共六十冊用四十天千字亦以數字編號。本屆五修計四十二卷分訂三冊或輕借盜賣情事由經理報告族本屆損益美善是圖萬餘款費兩載時渝體兼本。衆追還原譜並處以相當家法。末例備精粗王氏家寶吾儕勉乎。我族舊譜有陸放翁題王氏族譜家寶六字及許同人勉力赴之豈有他哉原不欲深負後人珍重母稍疏虞分藏各館千慮之愚。譜本先賢當日屬望之盛意也然而苦已。梓立圖書館並江人西吉安西城該公總祠各一冊俾得永久保存蓋近年赤匪所至省無不以殺人放火爲前提以致各處譜牒多遭燒壞慘前慘後時切隱憂是分存之實關重要但不願愚者千慮之果有一得也若徒以流傳祖澤或供人參考視之則未免有失本意矣。分述本譜卷帙字號及分贈各圖書館保存意義十二（完）

第十一章



文字學辨證節錄編餘四則

瀏陽李 碩別樵

文字學辨證節錄編餘四則

瀏陽李 碩別樵

古者相見以手執物而已。于文手執爲摯。自金錢出而禮意漓矣。摯从手執會意贊乃後起之字从貝贊則金錢作用也。故大夫宗婦覲用幣。春秋譏之。莊公二年夫摯男以玉帛禽鳥以示執此德不敢失也。女以棗栗脯脩以示修此職不敢廢也。今皆用幣。則是相交以財。相賂以利。

也。外內交賂以財利。而天下之禮亂矣。節張氏春秋屬辭辨例編食貨志注金錢皆名爲幣昔者孔子所以爲教周公所以爲政。一與一取。無或苟焉。蓋聖人之道。下學而上達。其用之身在辭受

取與其施之天下。則爲政令教化刑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節亭林文集又真文忠奏疏宋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餉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

又觀察夫酒正掌皮委人諸職。想見當時不獨上不得違式法而過取。卽下亦不得越式法而妄供。雖有私心。以式法而或戢。雖有侈心。以式法而不萌。國用裕而民力紓。周官一書。財用雖供於有司。式法則頒諸太宰。而奉爲論道經邦之大典者此也。若月令所稱不當不宜。則皆過取妄供之類。於人爲失禮。於己爲無恥。二者無一可也。國家財政紊亂。恒必由之。

專著 文字學辨證

第十期

月令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日知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者之中恥尤爲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馮氏有言。外患日深一日。人民日苦一日。吾人之用度。不可不特別撙節。年來國家財政困難已達極點。每以發公債增稅目而度日。其原因固多。而大半因出於不爲民生之建設。而出於百萬數十之隨便贈人。如是則得款者以爲來路太易。而有隨便揮霍之舉。致成今日之奢風。贈款者得來時。不免錙銖必較。竭力搜括。致成今日不堪之政治。每觀人民之痛苦。官吏之奢侈。實爲痛心。萬分云。報載馮玉祥電行政院謝却贈款云。最近孔部長生日拒絕送禮。亦云云。最關心水災。有意捐廉助賑。造福黎民。極端表示歡迎。若以致送壽禮。亦云云。各員關心水災。有意捐廉助賑。造福黎民。極端表示歡迎。若以致送壽禮。亦云云。部屬各員關心水災。有意捐廉助賑。造福黎民。極端表示歡迎。若以致送壽禮。亦云云。名則不必云。○此一則言。古人於辭受取與之間。無絲毫苟且者。非獨貴禮。亦所以養廉恥也。學記。凡學士先志于文心之所之爲志。志作志。从夫子言。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凡以定其志於爲學之時耳。逮學優而仕。則必本其所學所志。以定民志。其先務也。學記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此言正與士先志相發明。一爲體。一爲用也。關雎序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蓋自上動曰風化。下循之曰風俗。俗化二字。皆从人。一人。人民。心理。所趨嚮而已。曾文正曰。風俗之厚薄。莫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

如之何其可定也。曰：惟禮可以定之。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之爲言禮也。禮履也。足所依也。是故衣服有度。居處有度。服从口（同節）冠从寸。法度也。居从古。言宮室制度宜法古也。飲酒食肉莫不有度。卮作器也。所以節飲食故从口。不可過多故从口。地官大司徒十有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樂記。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

而反人道之正也。由是言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欲革除奢侈放肆之惡習。造成公誠樸拙之淳風。非由在上者本身作則不爲功。秋官掌交一職。道王之德意志慮。使感知王之好惡。誠以在心爲志。發而爲好惡。其關係風俗實非淺鮮。不可不慎也。

或曰：在上者衣服居處飲食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而已。國家財政夫何增損之有。曰：不然。禮運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蓋爲長官者事事守法。則僚屬以名節相厲。以敗常亂俗相戒。取民有制。恭儉之由財不中飽。國用自裕。記賢臣有三。乃心國計民生。不知禍福。故正百官以正萬民。必自大臣始。此从一之義。許書特於吏字發明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孟子尊賢而不敬非者。人吏也。凡言一者皆訓法。如正从止。一母从女从一以止。奸。韓詩外傳據法等職卿士師

師非度。商所以亡。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周是以衰。見賓之初筵序。嗚呼可不懼哉。醜其衣服。卑其宮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今之君子。好實不厭。淫德不倦。怠傲慢固。民是盡求得。當欲不以其所。今之君子。莫爲禮也。注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當猶稱也。不以其所言。不以道取於民。故意搜括。以稱己之欲也。

○此一則言上之一好一惡。卽下之風俗所係官吏守法則國自肥。未可忽視也。

時至今日。鼓吹文明。獎進奢侈。適與聖賢勉人勤儉之旨相反。人固習焉未察也。今使語於人曰。傳不云乎。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子之汰侈。毋乃害於德而鄰於惡乎。其人必譏讒然有詞。紀文達筆記。富而奢耗已財而已。貴而奢其勢必至貪婪。權力重而取求易也。然試思詩人之義。民

之無祿。非核於劬勞。蔽蔽者乎。小雅劬劬彼有屋。蔽蔽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拯拯破也。民之無居。非奪於貪鄙重斂者乎。魏風十畝之間序。言其國削小民無所。泉竭何所自瓶罄。誰之恥乎。常武章伐檀。刺貪傾鼠刺重斂。又思孟氏之說。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何與於庖有肉。廄有馬者。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何與於倉廩實府庫充者乎。又思箕子陳洪範。五福與六極對文。我而嚮用過度。保母侵占他人。使之至於此極乎。蓋天地生財祇有此數。此得則彼失。此盈則彼虧。理有折除。事無兼美。當此手工失業。物力凋敝之時。或者因奢侈品之增進。致日用生產力之減少。少則價昂。遂以影響於公共生活。使

報 學 山 船

農民交受其困。是不啻戕人以自養也。可乎。張文端云。老年務日服人。暮一二錢。細
焉侈。孰甚焉。無論物力不及。卽及亦不當爲云。撫躬自反。一面節制自己。一面顧念他人。不期然而然之中。公理出焉于文。反身爲躬。躬歸也。从反身朱氏云。釋氏
謂卽身之俗也。言反身省察之。乃得所依歸。之塗徑也。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求仁。莫近焉。言反身樂莫大焉。恕道得也。孟子曰。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服薦
自勝。則以不肯清夜捫心平情。推勘耳。推之反已。所享以厚。洪範嚮用卽享。用享本作盲。反
育爲暉。此爲暉道之暉。加厚。省已之福。以福人。曰良。良善也。从畱。周氏伯琦曰。畱爲山陵之暉。經典並作厚。省已之福。古福字。畱。雲台云。天地間亂事皆由於人。止顧自己。任意享用。不替。大多數人。著想的原故。若是想一想。我的衣食住於人。有什麼影響。自然會覺得那些費工費料費錢的東西。是有害於世人的。就
不願意享用了。又云。世界之錢財貨物。是不夠分配的。我享用過點分。就有別人短缺的。這是相對的。也是循環的。這種對面的景況。終久也是要輪到我身上的。
○此一則。言人當清夜撫躬。自習氣所陷溺也。禮運曰。男有分。分也者。人所得於天。多寡之數。終
身率而行之。之謂也。張文端公云。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分者。我所得於天之數。于文。七刀爲切。八刀爲分。皆爲正確之判斷。不容有毫釐差爽於其間者也。著明切實切
割。則及分明。分開分別。古人有言。與之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天道造物。各隨分量賦予。之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如埴之搏。如爐之冶。

若椀若孟若盞若壺若甕若盞隨象存焉。見關尹子盈虛多寡惟器之適如其分則正而不欹過其分則溢而將覆是故人多而我寡分也人富而我貧亦分也。寡字貧字並从分既克有定天亦退無權焉爾雅曰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又曰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言天之所以賚我畀我予我者我即可據爲已有故予訓推予又訓我否則反予爲幻非天之所能予我者我而強欲之是爲幻想。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幻相予之形反予詐惑也从反予注倒予字也幻想之不已而釁生焉有若鄭國之亂則釁起於解籠先嘗之日宋師之衄則釁起於食羊不與之時無分之中強使有分。釁从分从酉酒也言以分酒食而生釁也遂致小而舞文大而弄兵此易需後受訟訟後受師之義也與聖人默察世界貨財不敷分配之時知必有不安其分者起而競逐不奪不饜故曰飲食必有訟也。易序卦傳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分爭多非分妄念此理可消却許

文

元

船山先生詩錄

袁吏部宏道 故言

周 逸敬選

乾坤非短曠。非長花落聊紓粉蝶忙。
莫遣酒星囚北海。偶逢伏日飽東方。
蠅牕乍裂雙眸闊。狐帽隨拈徹骨香。
唯有昭文琴外譜。不從夢曠問宮商。

王太史衡 賞春

幾日新陰輕碧莎。羽笙日日入鶯歌。
花如靜女添春繡。月許遊人畫淺蛾。
病減恰逢垂柳瘦。詩成長在野亭多。
銀箋欲寄催花句。卻爲情深未訂訛。

文苑

文錄

湘潭王闢運湘綺未刊遺稿

中憲大夫衡陽程君墓誌銘

船山學報

君程氏諱書祥。字阮樵。其先休甯人也。有雲麾將軍薨于重安。聖清之初。或賈于衡。瓜瓞綿綿。百年而大父諱學伊。字春甫。以布衣主湘軍。南道轉餉。省志有傳。君其中子也。議敍府通判加四品銜。年未弱冠。參司籌算。四府支應。綜覈有章。父嘉其能。遂總家政。嗇于自養。豐于用財。府城公私之政。久在程氏。日對百客。門通四驛。獻酬羣心。各厭其意。開敏多藝。博聞多愛。彈棋吹笛。評酒聽歌。品玉鑒古之能。和墨斬琴之法。並涉學多通。知方研妙。隱居求志。無意干時。優游卅年。未嘗降辱。若乃從容談宴。弋雁宜肴。有絜膳羞。無營口腹。晚菘早韭。鱠鮀口口。閑居之樂。蓋云無負。雖在儻不爭。而見義必爲。近歲巡撫喜言仁政。通飭郡縣。頒法利民。郡吏被符。倚君經畫。列縣具文。衡獨收利。陳巡撫部手題堂樞。以旌義行。丙午大饑。先謀賑貸。衆議平糶。獨持

不可。高價招商。粟充于市民。受其利。而府其怨。屬纖之頃。猶詢積穀。可謂富而好禮。

恂恂鄉黨者。已性善理財。尤工心計。爲人則益。爲己則損。自以門戶隆侈。約而爲泰。思奉母隱居。欲遯未盡。深計隱憂。菁華竭矣。因感末疾。遂從奄化。年五十有九。光緒卅有四年正月甲子卒。遠近聞知。莫不驚怛。君篤於內行。謹事重親。嘗以家事與兄異趣。王母未訓。祇奉終身。喪柩在殯。火起堂上。寐中驚起。以身蔽殯。烈焰迴止。姻族

異之。闔運曩時。見善化彭嘉玉手書推重君。始訪其名。及今四紀。每見益親。則才行

可知矣。恭人唐氏先卒。繼娶武陵趙氏。妾慶端。子女四人。粵以其年月日奉葬。君子

條坤之原。闔運旣惜妙才。重傷國器。鑄石銘幽。庶斯文之不瘞。其銘曰。

我昔旅衡。程常是依。曰有羣紀。久而敬之。粲粲門宇。溫懿其姿。楚醴常陳。薛魚有燭。旣大其門。克隆其譽。白族同歡。六轡在御。稱物平施。惠于矜嫋。郡將傾心。牧伯虛符。公才有裕。塵事非勞。竹頭綜密。桐尾逍遙。多能多藝。不諂不驕。入作家幹。出亦邦髦。髦昭如何。膏蘭芳明。自惜億中。雖賢屢空。亦得維彼。世網如此。閑福雖及。耆年未究。心力

蘭菊翛翛。賓庭寂寥。涉蒸浮湘。送子小郊。松深徑幽。竹密峯高。百齡已矣。逸旨誰昭。

論近代名人書法

前人

自有筆墨以來。文學之士。莫不留意書法。以章文采。秦篆漢分。晉帖唐碑。變極日新。復無以勝。趙宋騁異。元明復古。萬歷崇禎。又頗昌狂。國朝康乾。俱擅宸翰。久道成化。羣彥雲興。初宗二王。中法顏趙。劉石菴始仿鍾隸。翁覃谿乃兼宋楷。包慎伯發南北之論。而盛推鄧氏。成親王學歐趙之格。而謬曰晉齊近世。閻翁極稱錢氏比功校能。則南園勝乎。然其意趣。不越平原。千文一形。若無變化。及吾涉世。乃覩三君。陳子鶴行草絕倫。莫子偲篆分入聖。何媛叟早學錢氏。晚專漢碑。至其意趣。純乎黑女。則亦仍包氏之前說。通碑帖之畦町。要其臨池勤力。日課有程。比於諸家。最爲用力。其平生自命方古無慚。然墨迹照曜上石。則減反不若陳莫。小大可鑄。由純用筆鋒韻趣。在墨故也。余不諳運筆。唯好鈔經。自弱冠至今五十七年。駿斬時賢。多見名跡。嘗以爲逸少不如北海。子鶴勝於香光。循此以求。頗異時好。又包氏盛推鄧琰。以爲無上。觀其作篆。乃用楷法點而復畫。全不婉通。包自言鋪毫故喜其法。何運筆尖。則本王帖去古猶近。故分書最適。然自唐以來。不講草法。近代有習草者。鮮能名家。鄧沈栗

仲頗學書譜。其所書籤帖。仍無草意。學書必純熟。乃能成字。日本頗有能草者。但不通六書耳。豈能憚其難成。避難就易乎。張旭墨迹。既不可見。懷素法帖。蓋不足云。徒恃閣揚。無能變化。學書之妙。殆將絕其國。書頗似章書。然嫌太古。亦無師法。不可致功。令之通俗。唯篆分行楷。多見勤習。自得其門。要在先識六書。免譏牆面。觀人落筆。得其性情。日課有程。必在于文以外。義之稱伯英。臨池。池水盡墨。書不專功。無因巧也。余自廿五以後。經今五十年。日書三千。作字以億兆計。然無他長。比人加黑耳。雖復淡墨輕煙。色如點漆。故曰入木三分。筆重故也。如錐畫沙。書亦如此。何叟每課臨百字。道路不輟。莫陳兩君。則較疏矣。

俞伯鈞編修家傳

湘潭趙啓霖澠園

予同年友善化俞君鴻慶。字伯鈞。幼聰穎有至性。六歲能詩。居祖母喪。有母死兒何依之句。年未冠。有聲諸生間。光緒丙子鄉舉。文譽日高。七上公車。每入都。知舊多留主其家。君以親在不能久離。閒關南北。僕僕不憚勞。旣資館穀養親。懼曠違定省。有遠道重聘者。輒辭之。歲壬辰入館選。供職之日淺。仍不時歸覲。依依闌朋好中。以

循例積資相勉。君勿顧也。辛丑丁母氏羅太夫人之喪。贈公適園先生。亦篤老孱病。動止需人。君茹哀護侍。設臥榻於側。終夜必數起視衣枕。歲餘無間。家人見君顏狀漸癯瘠。勸少將息。君勿聽。癸卯二月。贈公棄養。君躬治大事。纖悉必謹。自以迭遘内外艱。傷慟積臆。疾寢篤。仍濡筆爲贈公行狀。僅成數行。卽以三月杪卒於苦次部使者上其事。詔入國史。孝友傳湘人士。無知與不知。皆欽重其爲人。無問言焉。君旣雍負時望。尤練達有幹局。光緒庚寅。英吉利覲長沙。商埠譯署。具牒來湘。於時風氣固蔽。羣情洶湧。大吏未知所出。君爲條具利害。凡千數百言。大吏據以牘覆。竟得寢。其後長沙自闢商埠。未授權外人。實基於此。興學議起。諸老先生多持異論。撫部俞公廉三。遴君總理高等學堂。所聘皆一時名師。學子成就甚衆。然此在君特末節耳。予獨念古昔聖人制爲喪禮。蓋詳也。三日而食。三月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其義精矣。顧人子之有至性者。當何怙。何恃。之際。悲來無端。恆有不能抑止之痛。或愈抑止。愈加甚焉。不自期於戕生而死。生固所不暇計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則未及期以前。其哀必有至難堪者。夫子未聞以時節之。及期聞哭。始言其已甚。其

第

故可思矣。去聖久遠，古義寃微。兩漢以後，居喪以毀瘠聞者，猶間見於史傳。六朝風俗，號爲縱誕。其時士大夫居喪偶有不檢，輒爲清議所擯，兢兢如也。其在今日，喪禮之存，不過千百之什一。而排斥名教者，相踵也。君以毀卒，雖於古禮經未免爲賢者之過。而當此倫理澌滅之世，藉得爲人極於幾希。同歲生中有是人，增重科名，猶其小焉者爾。

膝節母譚太君傳

長沙陳繼訓杏驥

王介甫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况女子乎？夫廉恥道義之行，至宋昌明極矣。而介甫之言如此。然則欲求貞節女子於異說朋興，綱維抗敝之今日，蓋尤能之難者。而竟有抗志不渝四十年如一日如膝太君其人。其可紀爲何如也。太君譚氏，故鳳凰右族。父興俊，兄鶴鳴，弟鶴齡，諸從軍有名績。太君自幼端淑柔惠，舉止不苟。佐母理家政，勤督有則。年二十六歸成美大令。大令以貧出佐戎幕。於是太君遂其治母家者治夫家。精蠭劇易兼理，並任艱如也。事繼姑能愉其意，病進方餌，彌營殯葬，必周必恪。不以夫遠役而闕禮。內外宗藉藉交讚無異詞。初居距縣治

三十里之樂濠。自姑之喪。迺携其子依舅氏焉。大令沒時。長子劍龍才十齡。次子仲勛五齡耳。聿屏鉛華。閉廬奉佛。然生事彌奢。無祺功親。恃女紅自給。矢節撫孤。擇心力教之。劍龍卽荒怠。太君輒倚機杼。訶責之曰。滕氏榮悴。惟际汝曹。而今若是。言未訖。繼以泣。劍龍亦泣。雖甫踰齡。顧極知母言之悲。自此益勤於學。劍龍年十四。補縣學生員。旋考入省會。求實師範諸校。充宣統己酉拔貢生。鼎革後。歷任湖南省督學。湘西軍政府祕書長。湘西十縣自治籌備處處長。湖南省地方自治視察。湖南省政府參議。名公鉅人。禮羅相襲。聞譽翕然。家亦稍稍給。蓋太君蓄穀積累。有以致之。然豈其初意所計及哉。辟如操破舫於驚飄怒濤之中。躍劖揩柱者。人其幸而獲濟。天也。而回顧阽危。有餘悸焉。宜劍龍追念母氏。往往流涕不能自己也。卒年七十有七。彌留之際。婢婢以善事舅氏。詔其子語不及它。其天性老而彌篤如此。光緒時。奉旌如例。吳學使樹梅表其廬曰沅湘女宗。

陳繼訓曰。鳳凰古毗黔苗。俗尚陋。僕魁桀秀異之士。彪著簡牒者。屢矣。而吾所善。迺得二人焉。曰熊子秉三。滕子劍龍。二子累晦。雖殊其學問文章。負一時雅望。殆無或

少異。蓋。犖。草。蠻。花。間。而。幽。蘭。挺。生。其。芬。渝。烈。有。如。此。者。豈。山。川。清。峻。之。氣。鬱。久。而。鬪。鍾。於。一。二。人。歟。抑。人。之。自。爲。之。也。然。二。人。之。母。皆。賢。湘。以。西。人。類。能。道。之。梅。伯。言。所。漸。摩。之。密。致。然。非。無。自。也。而。膝。母。含。荼。茹。蘖。處。境。尤。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聞。謂。劍。龍。曾。舉。孝。廉。方。正。益。信。母。之。過。人。遠。矣。

第

吳節母史夫人墓誌銘

岳陽李澄字洞庭

醴陵西山史氏爲縣右族。節母祖益謙。孝廉方正。父芸圃。博士弟子。皆顯顯清季。節母嫻禮法。識書數。年十七。歸同縣吳世轂。世轂喜任俠。家事弗問。委節母。又嗜酒。飲輒醉。且日日飲。節母婉諷或固諫。雖止未止。竟以酒致疾卒。其時節母年二十。上有白頭祖姑。暨舅姑下。有呱呱三歲孤。殉不可。於是代夫爲孫焉。爲父焉。家不裕。任重道遠。譬扁舟滿載。重灘急浪中。冒風雨行。偶不慎。觸巨測。心苦力殫。可想而知也。洎子長。家漸起。節母故儉約。釵珥錦綺。未嘗近。而周急務。慚所欲。有義舉。助恐後治。內事有恆。巨細躬任。教子惟行成名立。勿辱親。是望志矯矯。五十餘載。未或渝。可謂人倫砥柱已。節母卒。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春秋七十有五。葬仙石祖屋門首。

庚首甲趾。子一其生。孫二松前。昌溥節母葬旣十載。其生請追志墓石。不獲辭。銘曰。

節母多賢。或傳未傳。視其子然。報任諸天。其昌祚延。光光萬年。

毓清臣拔貢孝經韻語序

辛酉

桐鄉勞乃宣玉初

孝經之義廣矣大矣。識其微者。其惟張子西銘乎。夫孝始於不忘所生。推不忘所生之心。故敬宗。敬宗故可以收族。廣收族之義。則四海皆兄弟。天下爲一家。而與萬物同歸於天。故張子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聖人之教人。莫大於孝。其示民。莫嚴於祭。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惠心。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祭者。所以充民愛父母。敬鬼神之心。充愛父母。敬鬼神之心。所以廣孝。廣孝。所以大衆。天下易曰。萃王假有廟。傳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王者致孝享於上。而民聚於下。孝經之義。其在是耶。張子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通其義矣。人生而固有愛父母敬鬼神之心。聖人因之以爲教。順之至也。萃傳曰。順以說。又曰。順天命。觀傳曰。順而巽。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而張子亦曰。存吾順事。吾故以爲西銘獨能識孝經之微也。孔子以聖人而不得其位。政無所施。教無所被。而終不忍斯民之水火也。則託其政於春。

春秋而以孝經行其教。故孝經緯稱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之作自古舉訟要其大旨出於孔子而孝經緯所載雖不必果爲孔子之言要亦孔子之意也今者廢經之說方騰於世而吾友清臣乃有孝經韻語之作蒙養以正意至善已竊喜吾道之未孤也用舉所學以質焉。

孝經韻語跋

甲戌

湘陰郭尺崖

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嘅斯言之責人讀書當知抉擇也陶淵明謂好讀書不求甚解正所以責人讀書重在本文大誼不在涉於瑣碎之層注疊解此爲其讀書但觀大略之法也如孝經一書有古文今文二本累至百家而明皇自采摭先儒之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天寶二年頒行天下卽今京兆石臺孝經也歷代以來先儒旣示孝經論語爲啓蒙之始基則人人於是書尤在誦讀之方行之庶正路有由也後世之才智過人者以行險爲不迂以巧取爲不腐如是根本喪失一變而爲殘害之天下人心至此能無深痛也乎今毓清臣拔貢仿吾鄉羅羅山先生小學韻語便於初學遂爲孝經韻語勞玉初提學序之屬爲跋其後亦願世之明於聖教者爲蒙便

學之立基。余嘗誦黃東發先生之言曰。非聖賢之書不讀。無益之詩文不作。數十年
守斯二語。尤願勉告後之學者。

瑞司業詩集跋

甲戌

義甯陳三立伯嚴

余久遯居廬山。癸酉冬始抵故都。益老憊。臥疴踰歲。一日姻舊郭君尺岩偕天乞居士。携詩卷過訪。天乞居士者。爲丙戌進士榜同年。景蘇先生晚所自號也。往歲計偕。曾邂逅一覩顏色。距今垂五十年矣。居士早官禁近。直聲震朝右。頗遭忌。出爲科布多參贊大臣。時妖民肇亂。中外騷然。居士綏疆土。遏禍萌。聲績甚著。旣解任。爲蜚語中傷。至繫獄。及遣戍。釋還。未幾。復值國變。家產亦蕩盡。居士窮餓拂逆。勵清修。不懈。寄跡蕭寺。專耽佛乘。日夕有常課。餘暇。或以詩歌自遣。類清超絕俗。與其情致節概。相表裏者也。世欲知居士。亦可一二推而得之矣。獨念滄桑後。列榜諸同年。生已寥若晨星。茲乃有苦志。獨行被灌風雅。落落存天壤。不辱吾黨。如居士者。老懷於此。輒不禁欷歔。於方密之杜子皇。一輩人也。

羅次隆先生詩經輯詁解鈔序

乙亥

長沙羅傑唾葦

文苑文錄

一一

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子輿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甚哉立言有如是之難也。吾祖珠公。漢時爲令。其子若女。以孝著聞。十五傳而至武陵太守企生公。罵桓溫不屈殉。其弟遵生公。事親以孝見稱。先文質公從彥其後也。武陵公若干傳而至我廟公。其苗裔兄弟遜產。軍成競先數傳而至印山公。以詩經教授庠序。其女夫楊學士誠齋爲敍其一經堂集。自印山公至其曾孫世有令德。詳誠齋所爲傳誌。印山公玄孫權院椅。晚號礪谷老人。領產助文信國公舉義。聞饒州陷。不食殉。其詩文爲節義所掩。自礪谷公至吾族近支。大都以德行政事文學。流聲當世。其間最名者。爲明布衣先履素公。王文成公守仁爲序。其詩集侍郎菊亭公。蘇撫湘川公父子行誼詳李文正公東陽所爲誌記。清之工部尙書南川公。著有琳瑯閣詩集。房叔仙樵運使。經史子集。皆有著作。遺有道在是齋詩文集。先世樹德知言。傑弗克繼述。心滋媿矣。夫學風雅頌與學古近體詩。致力固各不同。而罔不溯源於溫柔敦厚之旨。則一也。甲戌冬。余還自京。羅君次隆屢尋過訪。二人者皆不合時宜。自甘岑寂。相見唏噓。年已七十矣。清之宣統元年。余與君當

選諮議局議員。姓同，名一字。同冠安化長沙邑榜又同人竊異之。余初不識君。及應召集。始悉同出遠祖廟公。而君實爲故雲貴總督文僖公曾孫。自文僖公迄君四世。以孝友文藝著稱南楚。君名亮傑。以光緒辛卯科副舉人。例官直隸州州判。而君高蹈不出。明經飭行。世益重其爲人。余以凡謗。謬承許與。負荷維新之重任。每選必舉。余未嘗自荐。及有飲食金錢之饋遺也。別後數載一晤。勿遽而散。今年春以所著詩經輯詁解鈔屬序於余。其書漢宋兼采。於毛鄭故訓較夥。而於顧炎武、王夫之、王引之父子、戴東原、段玉裁、孔穎軒、阮文達、吳長發、周元龍、顧震滄、李莘臣、馮柳東、李子黼諸先進之書。所引地形之沿革、人事之曲折、名物之繁瑣。天高星遠之推步。擇精語詳而不妄下。已意其於各國治亂之原由。男女淫貞之幽隱。一準溫柔敦厚之旨。何慎而篤也。夫學詩匪以驚名。性情感發之資也。古之覩風者。必搃里巷之歌謠。作樂者必甄搜乎可奏之雅頌。夫然後可以得民隱之好惡。而漸致於郅治。藉管絃音韻之委婉。而導納於中和。尊書所輯之詁釋。有協乎先民之詩教。其傳也必矣。適余有恙。將有建業之行。倉卒略讀而還之。其負述者之懃心。與期許不已多哉。

詩錄

夏正九月朔船山先生誕祭有述

岳陽李澄宇洞庭

雲生雲夢接金田。白日荒荒共惄然。不信河山還我日。尙幸嵩嶽降神年。兩間浩氣儒林在。九死遺民道統傳。安得石船船畔水。而今洗耻到遼邊。

孤松慈鳥吟爲盛孝子維元作

長沙許崇熙滄江遺稿

孤松何亭亭。上巢子母鳥。母老不自食。其子能反哺。盛氏有賢母。三十而嫠居。長子曰維元。相守得親娛。傭工以爲養。純孝老不渝。峨峨侍郎家。旁宅指一區。曰俾若母歲租不責輸。居之四十年。意使人拯扶母壽終。大耋兒亦七十餘。葬母城南隈。哭母聲嗚嗚。行路共歎息。孤鳳鳴湘湖。是母生是子報施理。不誣至行本無名。求名即非夫邑中。有蘇耽述此聲淚俱此翁吾所悉。此孝世則無翁。昔傭吾家。吾方習爲儒。翁從問大義。力行不躊躇。我乃爲鮮民。終身負勤劬。翁獨致母壽。憫鬱無須臾。不羨晏羣鳥。護其雛。高吟補楚風。永爲士族模。

賀節婦張氏

義生妻

湘潭李可宗寅周遺稿

船山學報

薦蘿附蓬麻。綿力艱。扶將有女嫁邊將。身世苦。奔忙。妾生不逢時。少小妬阿娘。結縭剛七載。飛鳳忽離凰。青年矢柏舟。節苦亦尋常。夫死羈絕朔。何以還故鄉。胡馬嘶北風。悲笳動。遐荒所幸。妾身在。何事空悲愴。迢遞萬餘里。敢云阻且長。竟隨君友殯。扶櫬返瀟湘。波濤駭江漢。鬼神泣蒼茫。酸風悲楚些。血淚染湘簾。妾身何足惜。妾志幸可償。訪問得粉榆體魄於以藏。相期在同穴。生死兩勿忘。誰曰邊庭陋。巾幘亦有光。

鬚眉負義多。聞之應悚惶。

前題

前人

夫子云何往。悲聽塞外笳。河湟雙旅櫬。蘆離一衰麻。猿嘯天山峽。鳥啼楚水涯。家山何處是。血淚隕征車。

胡天一回首。萬里苦風沙。腸斷孤墳月。魂銷阿母家。杞梁妻。哭忠烈。義何加。鼓罷。

湘靈瑟餘音。訴落霞。

烈婦骨

有序

瀏陽劉誠發齋遺稿

文苑詩錄

一五

清烈婦張氏適李青照隨夫侍某官之任官豔其色屢挑不從後爲惡黨所給忍不免遂投江死有子六歲亦遇害夫旋縊葬天心閣下今闢馬路移傍城立塚焉殘骸剩骼餘無幾一見悽然感慨中勝國當年褒勁節遺民異代想清風紅羊萬劫名彌顯紫燕雙埋氣尚雄莫道華山畿羌遠貞魂夜夜繞城東

張貞烈女璣光

湘潭楊朱志

杜鵑何事聲啼血湘浦雲愁湘水咽黃陵斑竹古人情脈脈相傳今未絕本來情性賦天真性摯情堅不可折不可折不可折試看那義士忠臣殞命捐軀皆緣情固結有幾人而今又見女中傑彼何人兮字璣光陶闡產出荆山玦美玉深藏不可求碧簫響遏行雲徹天涯誰可許知音幸遇知音兩相悅同聲相應復相期跨鳳願證長生訣如何造物忌斯人夭桃莫賦薺華綴驚傳蠶耗赴秦樓女士潛聞肝胆裂彼生訣太無情忍教鵠歌悲惻惻雖然一面恨緣惺此心默許無改轍或思奪志誓靡他古井無波共清潔延陵掛劍重朋情況復名成夫婦列母兮憐諒莫奈何已知其

志堅如鐵。無何一病入膏肓。扁鵲雖靈術亦拙。怪哉。蝶來無蹤。總帳旋飛復冥滅。貞女返璞即歸真。精靈比翼盟仍舊。郎死猶呼未婚妻。女夢纏綿何懇切。總緣一念感至誠。連理枝頭花葉續。生前缺憾復何傷。縱未同衾死同穴。曾聞頑石化鴛鴦。比目傳奇騰口說。祇今化蝶繼陶嬰。是耶非耶詞一闋。自古情能生妙文。恨我無情才亦竭。君才詠絮我空懷。墓門遙望三冬雪。

湘陰柳敏泉

毛氏女兒鬟始鴉嬌。嬌碧玉生小家。銀海未夜先昏花。奉母誓試守宮砂。彭郎愛玉輕微瑕。多情親迎七香車。賣漿貲廡足。生涯良不惡。井臼躬儉約。子負我戴至足樂。天降鞠凶夫。病作稽首慈雲乞良藥。續命無方淚珠落。吁嗟乎。妾命薄。二解

妾命薄。妾身輕。夫死詎忍妾獨生。胡爲高臺築。懷清以志殉身。身殉情身後。綺羅奚足榮。不如裙布與釵荆。黃泉碧落隨夫行。三解

吁嗟乎。女德凌夷久。牆茨竟忘醜。色界混人禽。綱紀棄芻狗。肥甘饜口珠玉盈手金。

盡情乖誰苦。守嘉耦明朝成怨耦。幾見糟糠同白首。何如仗節隨夫後。正氣芳名長不朽。君不見彭烈婦四解。

長沙彭烈婦詩二首

長沙李忠澍雨蓀

烈矣彭門婦。賢哉女界師。堅凝松柏質。孤冷雪霜姿。取義山邱重。盟心白水知。鴛鴦雙死一瞑勿游移。世界波流濁閨箴已弁髦願將古井水來障。海川潮死節須臾事。芳聲百代高闢幽。

儒者任銀管莫辭勞。

湘潭葛鼎甫遂銘

武昌墳子湖觀賀忠愍逢聖殉節處。
浪花高蹴馮夷翔。殉國身隨日月光。旣與羲文參鼎革。復從南董說興亡。楚天故是沈淵處。屈子懷沙幾回顧。宋玉招魂聽叫呼。賈生悼古觀詞賦。天子南征問水濱。伍胥東逝作濤神。信知舉世滔滔日益見精忠。耿耿人楚王失國大變至忠愍歸田本無事。解綬猶存愛國心。掛冠豈喪勤王志。無奈甯南弁武陵。封侯入相矜門地。專閫尊嚴若聖神。總戎措置如兒戲。誤擁千軍負豹韜。縱傳九檄空文字。譟報斬黃螭。

橫咤聽江夏馬蹄聲。宮嬪曳路呼誰氏。野婦離家祇避兵。道士汎中流不盡禡衡洲。
畔澄如鏡此處雖云可報君不如湖上堪終命猶記知章祖氏傳罷官爭羨監湖船。
今古高誼雖無貳墩子湖頭水益涓。湖頭綠滿芊芊草碧血新。露人已渺故宅綿延。
繞市廛新阡冷落環池沼我來游。眺履平沙回首還瞻帝子家。明歲龍鬚攀不到及時。
魚腹葬爲嘉地老天荒聲唧唧履霜未雨饒先識癸未先彰仕節高甲申免受妖氣逼。
巨鱣青萍劍一誅老蛟橋下早驅除。須知惡蠍當迴避莫觸祥龍額下珠丹心。
一片留仙府紫氣澄泓漾瑤浦有客燃犀照膽明焰膽不散如牛渚終古蒼雲氣不衰。
迎神當自武昌來素車白馬隨潮至須賴於今枚乘才。

題周木崖亡妻黃淑華夫人菘梅畫扇

有序

前人

湘潭黃名媛名篤斌字淑華家素封賢淑知書能繪事適同邑周處士木崖有林下風曾爲畫便面梅一株菘一本淑華旣逝木崖感而裝池珍之甚湘鄉王孝廉禮培爲題孤山鶴夢於幅端因而詠焉。

迺良友。傳鑿冷不熱。廣平賦嫵媚。作事堅愈鐵。直幹張柵柵。凡材杜萌蘖。臥視如登峯。居恒憂躡垤。永與守淡泊。羌不致蹉跌。西冷逸士抱北宋徵君節。幸無封禪書。早與茂陵絕。湖山歷千劫。古今實一轍。覽繪開心襟。數墨破眼縲。茂密仍蕭疎。逕直復

微折。當其腕動時。放筆迅不輟。竚立何清癯。伊誰敢牽掣。冰肌利錐刺。玉骨昆刀契。復寸晷經三思。雙眸耐千閱。旁留晚菘秀。幾欲申手摘。咬根饑晚香。接葉豔新苗。寸羅繁英。雙清婢鮮潔。園蔬甚雋永。世味真莫劣。黔婁超世土。德曜中閨傑。糟糠并咀嚼。簞豆異餚啜。操白甘辛酸。調羹叱贊餐。玉石勤切磋。淄磷任磨涅。隴頭旣縹緲。庚嶺亦屹屹。形影相往還。醒來夢如揭。物蛻光徘徊。泉涓響嗚咽。石鼎山茶烹瓊鑪。海沈爇葑隄。路蜿蜒柳浪波澄澈。遺縑約蟾照。故軸防蟬齧。高纏題卷端。低吟愧詞拙。竇境留靜觀。空庭可恆設。老鶴時飛來。掀翎皎如雪。

湘潭王代懿季果

前題
清絕孤山韻。不孤暗香幽。夢耿瑤圖菜。根風味今猶昨。一卷黃書道自腴。
題楊氏義婢百歲婆教主圖有序乙亥

湘潭周逸木崖

明末獻賊犯湘。所至蹂躪。邨里爲墟。過寧鄉。兵馬司指揮楊養初。黃夫人。聞警。抱子率婢竄山中。憩溪旁。孔子賊聲急。將投於溪。約婢同死。婢不可。促夫人逃。遂負主孩匿籬下。賊聞孩啼。搜出。欲殺之。婢力爭。斷其四指。孩以免。未嫁。壽百歲。終於楊家。設龕附祀。姓氏佚。因號百歲婆。後裔楊佑羣。請李開運爲圖。以彰之。屬題乾坤起陰霧。日月昏無光明。末有張寇氣。縱橫披猖。殺伐如破竹。嘯聚擾湖湘。所至皆爲墟。蹂躪過寧鄉。誰家一女婢。負主行倉皇。主母爲幼子。艱步獨彷徨。一步復一步。躡躅憩溪旁。開襟且乳子。乳畢淚成行。忽聞呼聲急。山色莽蒼蒼。顧視賊欲近。避免悲無方。逝將投此子。生命復何望。惟女不可辱。率婢同自戕。婢曰勿爾。夫人速逃亡。幼主我能負。籬下堪潛藏。奈何嬰抱疾。呱呱聲外揚。賊聞而復返。獰猶如虎狼。竟爾搜婢出。手持刀如霜。將欲刃此兒。婢跪求免傷。此乃妾幼主。妾願以身當。相持爭。一死挺身何激昂。一賊頗解義。因此發天良。揮刀斷四指。舍之而遠颺。幸而主母還。悲喜交相狂。危急獲保全。履險如康莊。白刃貌可蹈。誓死不迴翔。以此責丈夫。丈夫愧相將。不期弱婢女。慷慨扶紀綱。楊嗣賴以存子孫。熾而昌厚恩。敢不報。設龕薦。

馨香更藉丹青筆。山水增蒼浹。姓氏雖曰佚。百齡名字彰。不讓繪事顯。彤管終芬芳。

次均題松貞竹孝圖兼以書懷

圖爲陳節母姚太夫人事
孫名繼訓光緒甲辰進士

前人看竹聽松歷幾朝。端居林下避旌招。讀書我亦輕軒冕。不讓顏回樂一瓢。

詩律精嚴老更醇。元龍豪氣壓江濱。畫圖省識陳情意。蒼翠猶留上苑春。

夜紡課經圖

胡節母張太君事
子諸生名作鋪

機聲燈影北江圖。節母劬勞亦類渠。至教無言經籍代。深宵不寐紡車俱。德誠罔極難爲報。負否當年請視孤。老向船山尋墜緒。西風庭樹曉啼鳥。

前題

集古

瀏陽李澄宇

礪別樵

溫溫恭人碑。誕德孔醇。繁陽令柔嘉。維則郎中郭。抱淑守真。北海相秉心。維常尹。碑動履規繩。劉熊約身。紡績李翊夫。夙夜惟寅。郭晏劬勞日稷。穆同頌守約。履勤熊劉。碑咸曰女師。碑馬江卓然。嘉再仲。碑同稱皓天。不弔夏承於穆我君。張遷家失所。恬固鄭。碑孤嗣禪。梵仲秋下旬。勤養撈撈。李翊夫人。撈育孩嬰。逢盛碑摺同。整齊珪角。碑逢盛。碑壽。昭拂英勳。張公蘊述家業。孔謙碑禮義滋純。碑妻壽。

朝夕講習。婁壽咀嚼七經。唐扶懼闕曠素。華山忠告殷懃。孔宙翼瑛彥奇碑文彰。
彪績碑劉熊蘭然成就。婁廟碑蘭同爛接秀豎英。衡方輝裔昌遠。祝陸永永無沂。孔冕碑沂同珉敬詠。
其德碑韓勑昭示後綱。綏民校尉熊節度無隻。吳仲山碑雙同雙。天監孔明碑堯廟圖象規矩。堯

碑棺于嗟想形。孔冕髮鬢若在。史晨載揚聲。孔宙碑

王闔運未刊稿

嶽雲別業宴集感時書事作示葉吏部
張侯昔寓南橫街。我時布衣徒步來。風塵湧洞三十載。又見新張門館開。兩公儒冠
恥儒術。南海先生相踢躡。改更祖法師。呂王誤遵讀書先。讀律六臣駢。首九夷來李
相乘時。然死灰倭人和議重。興學明詔始徵天下材。先從首善立楷模。不比燕昭延
郭隗。二張竝命定學制。誰料求才空費財。改院爲堂一反手。獨詔船山可仍舊。不知
新舊何異同。但怪嚴梁效趨走。我時作奏欲言事。請言倭利非吾利。趙公笑我同葵。
園阻遏封章。不郵遞。二張同時得發舒。學費泥沙取鎔錄。舟車權算無不有。驟然鱗
費如軍需。學子翻然思革命。一時鼎沸皆梟獍。廿二名城枯朽摧。繫組無由依晉鄭。
兩臣先死不從亡。翻得嘉名謚達襄。共欲鑄金師范蠡。居然鳴玉步文昌。前時庭榭。

皆。仍。舊。今。我。重。來。酌。杯。酒。因。君。感。慨。一。長。吟。北。江。南。海。空。回。首。南。注。蘆。荻。更。漫。天。眷。
影。分。明。不。再。妍。對。此。沈。吟。感。華。屋。請。公。重。讀。甲。申。編。

第
十

甲寅閏月十四夜飲榮仲華亭感作

前人

丞相新居迫禁垣。當年櫨馬夜常喧。宮衣一品三朝貴。門客長裾四海尊。調護無慚狹仁傑。池亭今似奉誠園。祇應遺憾持矛使。重對茶瓜感夢痕。

甲寅至日前雪夜作寄誠齋袁四公子

並序

前人

丙戌上始親郊。余在沛南郊夜霜寒。時慈禧方嚴約聖躬。中外危疑。故詩中有云。清無鶴漏更三點。始服龍衣尺若干。今三十年。時事遽變。孝欽毅德。經畫俱虛。可爲氣鬱。因書此爲之三歎。

夜寒忽已和。時雪曜祥襄。良辰接冬至。晏處共齊明。郊壇曠高寒。懷慄懼宵升。聖相總隆禮。弱彌肅精誠。練候豈無感。神哉需先靈。九衢旣平直。四野慶豐盈。麥兆信有。奉易挺竹徽馨。余昔賦龍衣。徂年復自驚。幸無縑塵汚。歸與閉柴荆。務廷即水仙花

寄示仲元詩人

辛未

攸縣龍城年天放遺稿

人言家徒四立壁。君更座無一點塵。視錢無睹貧轉甚。以酒爲名狂愈真。簞食瓢飲孰如子。布襪芒鞋剛稱身。十載離鄉作孤往。竟無強近期功親。

次均寄仲元

辛未

恨壓春雲入座低。故山何處有幽棲。書傳海角宜回棹。閣上天心不用梯。交論雷陳唯舊侶。詩凌鮑謝共新題。江湖滿地頭先白。黃鸝歸來一杖攜。

題胡耐盦藏玉池圖翰冊

攸縣龍鱗慈達夫

玉池軒館半荒萊。故國山河幾刦灰。孤憤飽禁風雨集。百憂驚見海濤開。離筵酒醒花無賴。北闕雲深夢不回。失喜忘年對知己。悠悠誰識此心哀。養知先生晚歲鄉居先兄研仙時往請謁舉世嘗與暢論古今中外大事至謂心獨此少年能知之

前題

有序

番禺葉恭綽

子靖先生以玉池翁此冊屬題因賦。翁深識遠見、不但當時無兩、恐今日亦罕有能及之者、每念其回幹咸同運會之逸史、知翁所鑿於吾國近代史者至大而深惜未竟其用、且發潛顯微者之亦乏其人也、散原丈一跋、斯爲得之、民國二十四

年四月二十日

冊載傾心郭養知。余十二歲在贛得罪言存略罪言一卷入肝脾兩賢縱阨猶存直。
衆醉難醒况已遲蕉荔芳馨遺蔭在椒蘭雜糅昔賢悲。卷中深慨劉錫鴻之爲幻而
引丁雨生爲同志又題詩者而
多一時鄉望焚膏寫出傷心史兀兀窮年我所思。

酬楊曉南有序

乙亥

湘潭趙啓霖憐園

曉南仁弟惠臨放賑次和拙作答朱君師晦詩四首仍疊韻奉酬卽以送行

連旬膏雨足正盼勸農官闢澤新承渥輿情到處安衝泥勞審問按戶憫凋殘果慰來蘇望慈雲萬目看。
冀嶺昌山畔哀鴻所見親艱難仍望歲憔悴不知春靜念循環理多慚老大身幾時
迴浩劫消息間天人。
記曾談藝處雲麓暫淹留桃李陰如在梗柟采未休卅年纔轉瞬萬變入離愁復此
萍蹤聚新吟且詠猶。
又值驛征去遑云襍被安衆生逢煦嫗四海奈荒殘康濟成書在功名僑劍看前途。

善珍護春盡尙微寒。

重九煙霞洞登高和胡愔仲原韵

有序

安化陶思曾叔惠

庚申九日偕胡愔仲閣丞璫趙仲宣運使徐勉甫祕書仁夏劍丞廳長敬
式廳長昌穀烟霞洞登高余攜先曾祖翠微登高圖赴會愔仲閣丞題長句索和

用原韵

九日無風復無雨。言上南山高明處。南陽座上約諸賓。
湖南陽小廬遂定登高宴客之約西
東海天邊何間主。煙霞古洞菊花黃。潦盡潭清奇景吐。
竹輿曉發鼓遊興。城北翩翩相踵武。
是日徐勉甫君與予先到甫元龍湖海氣磅礴松雪清高筆媚嫵安定貴溪富風雅蠟屐偕
來日未午巖亭嵯峨驚齊飛。海宇澄明潮不怒。隔江山色撲眉低。
萬室炊煙憑瞰俯。
山僧治具解人意爲把芋煨兼筍煮劇飲狂談那復計甯作將軍負腹肚乾坤一覽
思邈然坐對畫圖今昔撫當時賓主東南美。翦取秋光八尺楮。八十年來舟壑徒。
翠光丁酉歲作登高圖係道猶勝清涼一邱土勝地雅遊何日再不堪塵刦滄桑苦述德我慚康樂
侯欲借君詩傳千古興盡相將下山去。白雲紅葉自飛舞。

苦熱七月初四日得雨書感

湘鄉王禮培佩初

綠圖幡薄透天機。玄鑑朱書隱帶圍。便有神仙何足異。更衝塵土欲安歸。遙山雨過青眉嫋。細水風迴白袷衣。老我書城活得計。候封閒煞馬頭鞭。

立秋日放歌

前人

漆室女子倚楹蕭。憂天將墜天不弔。東魯詩書亂如蓬。西竺宗風螢自照。秋入房闌氣慘淒。夕風搖蕩野雲低。發篋攤書校奇字。何異枯楊肘生梯。我有諸弟散京洛。諸兒湖海猶飄泊。空江風雨杳如年。簷際天聲響。緯絡頭白空教賦。子虛驢背尋詩防。失脚欲把蒼天謚。曰荒六竅關塞混沌。鑿鄰家酒熟醉燒春。荷鍤劉伶真可人。安得鐵鋒隱我粟。藏身澄泓一碧守谷神。

河決

前人

繫璧投河水。白馬從官以下。塞瓠子。武皇恤民動歌詩。其魚其魚嘆微禹。移民就寬論太高。排河著地毋爭水。泰山金隄左右束。濬川之策稽往古。我昔浮槎客淮泗。版築紛紛風兼雨。小隄岡陵大連山。增高培薄未可恃。鄭州歲漫二渠塞。東盡海門役。

萬指醬桑高浮吾山平。北行無地靡定徙。蛟龍飛聘日光沉。聖人不出誰其俟。吾衰甚矣歲云阻。河復無時書無史。噫乎禹迹茫茫楗石菑。楷薪層疊徒爾爲。

憶昔行 選錄自燕僕詩集 戊申作

湘陰陳嘉會鳳光

憶昔鬢齡嬌讀書。塾中信口稱伊吾。健如黃犧走復躍。赤脚鎮日青泥汙。十三頗學作文字。語氣颶通喜言志。鯉庭責善期古人。卽復碑礎辨利義。綠草窠前蝴蝶黃。初余時讀書處顏曰綠草窠。八九歲時侍讀先君文學公苦不得解一日拈出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之句卽目生情遂爲豁然自此始有悟入處梅花賦就已堪傷。書齋後圃有手植老梅一株偃蹇多態最難忘是庭梧句。城郭秋風空斷腸。十六歲時王臺詩有庭梧句。今先君見背八年矣。弱冠揚舲洞庭北。菱湖精舍資游息論文講道多師儒貫鯉楊柳今難得。余在兩湖書院有春曉登樓望前湖詩云夾岸曉當時七載。烟楊柳醉一湖春水鯉魚肥爲梁節庵師所賞。當時定如隙駒家食不足憂版圖扶桑兩渡滄波綠墳膺氣欲吞三壺三十年前我如此。八九失意將老矣。夢眼空憫蕩蕩天。關河徒對蕭蕭水。年來南陌復東城。強與時人紛送迎亦欲暗中尋我輩。相從林下寄浮生。

立秋後四日辭家北上 戊申作

文苑詩錄

前人

二九

第

十

千里歸來。瞻此身。那堪杯酒。又征塵。牽衣不語。憐嬌子。回首依門。見老親。豈有功名。
壯弧矢空教。風味憶鱸純。何當買宅湘江住。笠雨蓑烟一釣綸。

與友人話出處。慨然有作。戊申作

前人

壯歲懷書志。奮飛行經萬里。意多違。平心接物窮原分枉道。求人直亦微。茆屋空山。
時有夢桃源。何處可能歸。十年偷見昇平日。近定九年後立憲老去泥塗未覺非。

送禮衡重赴瀋陽從事審判監獄。戊申作

前人

籬菊開殘塞。草微西風送客。又吹衣。百年詩句銜盃。在一夜秋霜挾劍飛。眼底河山。
增感慨。戰餘民物念依稀。瘡痍補救。吾徒事愼獄。通經未可譏。

七月十五夜偕郭諭伯廖麓樵泛舟萬泉河作。河在瀋陽城東隅丁未作前人

同舟携手歎蹉跎。蒲葦蕭蕭碧水多。千斛好拌愁裏酒。萬泉疑帶戰餘波。今宵明月。
中原夢。何處秋聲出。塞歌意氣相看轉。惆悵眼前陵谷怕重過。

余鬢髮近白。數萃友人以新添詩料相嘲。感而有作。己酉作前人

束髮披書。險九州。祇今憂國拙。身謀偶然得。句非關瘦。總爲孤吟。不礙秋。白香山詩云莫怪獨

吟秋興苦比君
鏡裏蕭疏難拔簪
樽前感慨半羈遊
請纓意氣何曾減
那識中年欲

哭張文襄師相已

酉作

前人

歲不在龍蛇起。起亦嗟兆棟折與棟崩驚哭無大小。國勢益孤危人倫失師表。當年湖院游殖學起枯槁謁公秣陵城料理及蓬島。錢唐余壬寅冬游歷日本公方督兩江都中覲講席。裏袞齒鋒俊。校考竟日電告鄂督端公獎許備至。甲辰留桑梓責電日。紛擾大兒譏孔融苛論入微眇。湘辦學黃克強諸人商請趙次珊中丞邀余在惟公闊大度。不以此見少。乙巳東瀛歸謁公武昌道撫髭開口笑。勸入蓮幕好國事。頗異論蠡測。勞搜討出門尙延佇。仍望歸來早。時國內法政尙無萌芽。余以湘官費出洋欲歸創一校故堅辭去。公謂湘撫某庸懦此行必不得志。尙可實行六七。丁未公入相謁公六郎和園南。莊名在願曉冠蓋盡揮斥不以餌生貌。時進公立廊前呼曰只見陳秀才。餘均不見。公生平重視讀書人皆如此。最後離蹤訊瑣碎。却不及溫飽慚非君子訓。相候人顛倒出後辱見招馬軍不了了。余對畢乘下澤車隨後深恐招搖。卽日移住法政學堂。公遣騎徧訪於湘陰館等處。數日不得後署爲相府顧問。夜深屏左右對談或至卯清燕陪歐。

第

十

公激烈醉後。敵酒多言。轉深憂憤。鬱悄悄。不以名位卑。令舉所知鮑。郭。劉初譚組安。
皆余侈論。內外臣黃鶴。矜牙爪。曾効一督臣舉撫筆。無恒伊謝。傳腸已惱。異日論賢。
才慨歎謬校考。不才者溫側其間。故余所知如喬茂。談左丞及組安。均辭不出。貴
材欲采摘。勵語傷懷抱。舉巖穴之士陳生。其最穩鍊者古人得一言誦法貫華皓。况
乃在我公。天下一大老。富貴非所期。樹黨公所矯。淒涼虛白室。長物惟書。繞香山。諷
諭詩。洒淚闋遺。豈知人感天方。感淚洒香山。諷諭詩。公作詩止於此。我哭與人殊。
私也實皎皎。聊備諸葛公故事。列詳草黯黯。張素曠飛飛。見丹旐淵哉。不可卽遊淚。

悲浩渺。

天津感懷 辛亥作

前人

三邊血戰正紛紛。淳薄諸生轉弄文。奴主漫爭牛。李黨瘠肥豈復越。秦分中原事業。
思王猛上將才名壓冠軍。搔首天津橋上望。憂時心更戀慈雲。

鏡人老友招飲碧沙湖山莊賦贈并簡同座諸君子 湘潭朱德棠師晦
一出南城東復西道旁猶聽午時雞。秋光明滅吾將老。雲樹微茫天與齊。
上於莊東亭看雲麓

宮甚。白髮故人久疎闊。青氳舊事可重提。我家也有三間屋。門對昭山水。滿溪。

九還山人見贈原均奉醣

二首

長沙黃贊元鏡人

結廬僻在碧湖西。客至聊爲黍與雞。安得素心晨夕共。最宜晚景水雲齊。補天無術慚心瘁擊楫。何人愧耳提垂老。自歡休倦往鄰翁肯與醉前溪。
一片斜陽古渡西。湖居近朱張渡甚牢愁驚覺樹頭雞。詩於妙處風雲活。夢到圓時物我齊。

二首

周逸

偶集者賢同洛社。每從煙樹認招提。乙寺樹林首見太莫嫌地僻阻深轍。乘興還來釣小溪。

和碧沙主人招飲原均

二首

車過城南日未西。秋田一遍畝坡溪。君宅旁有田百餘畝。因地勢低洼欲改爲塘。故云门前碧水山迴合。樓外紅霞樹共齊。霜鬢友朋宜慣集。玉壺花鳥勸相提。今朝漫感滄桑變。且領君家黍與雞。

文苑詩錄

三三

次韻黃君鏡人碧沙別墅秋杪木芙蓉盛開招飲 湘鄉胡子清少潛
卜宅城南古寺西。別墅前對山太乙寺東豁然聞犬復聞雞爭看智老雙株秀競放長沙萬朵
齊話到餐英塞木末余丐主人采芙蓉和豆腐作羹食拈來成諦證苦提臨行相視
還三笑爲送淵明過虎溪。

和黃鏡人老友約觀芙蓉原韵

報道名花放已齊故人有約具雙雞華容婀娜秋江晚綽度娉婷太液西主客偕來勤省識色空如是悟菩提歸途回首流連處幾點青山一曲溪。

奉和鏡人宗兄招飲

次韵

安化陶思曾叔惠

主人結廬太乙西室籠騎犬不籠雞木芙櫻外英方吐怪石池邊磽不齊好畫名家三品重珍盤美酒百壺提日斜未盡纏綿意相送門前繞曲溪。

讀恆心堂讀書答問有作

湘潭黃彊雨植

周公校校人中傑力挽狂瀾關邪說手編絕學振頽風研求義理殊精切稽古窮經數十年篇中字字皆心血我今披讀大文章恍然如對古賢哲

過城陵磯觀彭湘德政碑感賦

有序

前人

庚午夏，城陵磯因久雨湖水暴漲，災黎飄泊。余友彭君湘時任城陵磯徵收局局長，捐廉以拯商民，戴德立碑紀之。來游見此，慨然成詠，用白世人。

久雨湖暴漲澎湃連天黑危磯在湖濱大陸成澤國哀哀磯上民屋頂踞爲宅險境忍饑鴻噭噭倍悽惻誰具饑溺懷以拯此奇厄卓哉彭子賢捐廉播嘉澤身無移契任乃畫蘇民策感義入肺脾建碑表功德嗟彼富者竟視同秦越不肯拔一毛匡救此危迫分祿惠羣氓末世殊難得撫茲三歎息書爲斯民則。

湘潭李鶴雲和笙遺稿

西平園憶黃忠壯未遂平西志長懸報國心功名猶凜烈今古此園林妙筆千秋聖遺詩百鍊金人琴傷已杳何處覓知音

前人

酬郭子美軍門書生非李白上將是汾陽功業震寰宇結交誠老蒼寒光騰劍匣利穎脫錐囊慚抱馮驩欽長歌謝孟嘗

擬陶徵君移居詩二首用原韻

湘潭陳學博佩秋遺稿

鑑清濂遺稿

綱繆未有營。搖搖同泛宅。竭來南村居。欣喜忘旦夕。爽墮何足云。聊以息行役。柴門種榆柳。扶疏蔭儿席。北窗日高臥。羲皇懷古心。於以慰何用。嗟蕩析風雨。旣有託。伐木廢新詩。良朋招不來。稅駕命所之。叩門未有言。飢渴已慰思。彈琴復舉酒。何知日夕時。世情任擾擾。此念不在茲。抗言析疑義。古人不我欺。

次韻酬贈傅紹巖

湘潭陳學博佩秋遺稿

豐城劍氣終騰躍。莫歎青雲未早登。才思橫流三峽水。頭銜合署一條冰。長風萬里追宗慤。廣廈千間快杜陵。獨笑龍鍾人已老。尙思東海學揚鷺。

題曹穀笙園林兼謝酒

前人

西園路曲建層臺。碧柳紅蕖取次栽。佳氣化煙林際出。幽情和月水邊來。春深鳥語穿書幌。夜靜花香入酒杯。醉我流霞夢蝴蝶。羨君山館勝蓬萊。珠江蓬萊山館宴游人屢矣境頗似之令

根觸

題臨湘八景

有序

周逸

乙亥秋末，社友王君澍芝，因修臨湘山志，以八景屬題。山在長沙榔梨市，勢極雄峻，剝水環經，嵐翠煙螺，天然圖畫，爲陶真人遺蛻之所，賦此以廣其傳。

岩曉獅嶺插雲間，上有仙蹤自往還。塵劫幾經存玉體，風雲常爲護名山。

鵝湖夕照

何處漁翁起棹歌，斜陽野鷺踏青波。吉王曾覺江山夢，也向湖邊學養鵝。

梨江雙渡

梨江橫貫水西東，無限春光入畫中。試問朝朝雙渡客，去來心事幾人同。

茆港孤舟

右橋何處泊孤舟，茆港盈盈一水流。向晚渡河人意適，高高明月照當頭。
誰家世代出奇英，石筍撐雲拔地平。指點白衣菴畔玉，當年司馬記分明。

夾岸桃花

撐雲石筍

何處桃花夾岸開。我從仙境看花來。凡人不識桃源路。塵世勞勞百可哀。

東岡晚眺

白雪深處接衡門。四望東岡野色昏。日暮有人懷古甚。殘碑歷歷認苔痕。

古寺疏鐘

漫道登臨不見峯。隔林風送曉來鐘。準提菴畔圓通路。草色青青露氣濃。

題黃忠壯公潤昌詠雙魚圖

二首乙亥

前人

誰畫雙魚脫釣鉤。將軍題句亦千秋。刦餘遺墨堪珍重。寄語高門好護留。摩挲故楮感魚龍。萬古高懷寄此中。亂世猶能徵絕調。詩人何必不英雄。

前題並序

湘潭盛時廉生

鍾勳世兄先生出其大父忠壯公詠雙魚圖屬題卽次原韻

一門忠孝繼。奉魚三代芸。香讀父書留得丹青遺。詠在兩拋金甲間。何如
蘋藻香濃鱗鯉肥。詩成絕調妙毫揮。梅花記得趨庭畫。舊雨當年路。飛
於梅余少時曾相晤
公之專祠

前題

儒將風流亮以清。得瞻遺墨勝瓊瑤。雙魚奔世兒孫寶。萬馬當年子弟兵。卓有奇勳收白下。終憑英爽掃黃平。羨公身任綱常重。餘事還能以赫名。

茶陵譚澤洋皋農

前題

手繪雙魚寄所思。更揮斑管自題詩。百年古物渾如舊。想見雲烟落紙時。點睛飛去便成龍。克奏平黔第一功。卅六錦鱗重展玩。桃花流水可憐紅。

湘潭周維翰漱衡
湘潭郭孝成憫齋

前題

潛鱗寢寢水溶溶。但遇風雲合化龍。自是先賢曾有意。畫圖終古託阿儂。魚水承歡萬古同。雙雙蓮沼任西東。浮沈未見關雎寂。祇在丹青一幅中。

湘潭王銘熹穀平
湘潭黃珪理中

江山百戰爭。功烈咫尺丹青寄。意深七十年來題。句在更教詞客一沈吟。
真是錦鱗堪化龍。無端雲雨出池中。騰霄莫說偏如意。應念揮毫一點功。

題黃子固譯禹碑

用昌黎崎嶇山均並序

長沙黃膺麓泉遺稿

予固宗兄得宋拓禹碑舊本。余旣詳爲之跋矣。邇來臨摹將近百通。維妙維肖。釋文鼎古。亦發前人所未有。用昌黎譯均以張之。丙辰中秋後蓼園七叟書定王

臺下蟠李居

韓公昔纂淮西碑。點竄二斂。文字奇禹碑。儻未得紙。本安識。巒飄兼薤披。碧雲崖拓復出世。篆如蟲鳥。盤蛟螭。釋文榛翳。彌聚訟。固叟稽古祕。窺高檮。典謨鏘夏貢。象形會意。斟詮之金簡。玉字書光怪。山鬼旁睨哭漣淪。千秋論定寫萬徧。雲開應塞昌黎悲。

遜三海四首錄二有序

湘鄉廖勳廣石

清宮內有南海北海中海。均荷花滿水。六七月間異香噴發。泛舟游泳。如在冰堂。如遊瓊島。真清涼世界也。南海有瀛臺。矗立水中。高宗常避暑其間。中海居仁堂。

民國總統多住其內，內有圖書館、收藏四庫全書。北海有高塔，全城在目，又有回面觀音佛，披甲持劍，望之肅然。三海中蒼松翠柏，四五人合抱者，不知凡幾。有石質而如枯木者，名曰木石；有木質而如石形者，名曰石木。珍奇異物，窮極天下，壯麗之中，更饒風致。

荷花萬朵，海中開引得薰風座上來。當日宸遊清賞地，可堪烽火逐塵埃。

塔高北海對南樓，南海瀛臺水上浮。盛世榮華終一瞬，於今閒煞水邊鷗。

題雪景畫庚申

浣霞閣主

晚來歸鳥覓枝棲，大雪漫天路欲迷。江上一蓑寒載酒，扁舟搖櫓過橋西。

題風景畫庚申

前人

綠樹擇天不可攀，幽居鎮日掩柴關。惜他草碧花紅外，卻少蒼茫數點山。

題元和江宗師建紙畫桃來仙廬堂詩畫冊第七課之一

葛鼎甫

元和夫子文通家，丹青妙筆真生花。朱砂細研尺疋布，繪出翠葉紅桃嘉。紅雲朵轉墳金粟，翠黛鴉塗綵蒼玉。二嬪斜窺貌若僊，兩姝并立神離俗骨從。來是棄材仙。

株。一。定。異。根。茲。丹。梯。逐。上。天。台。去。紫。極。吹。從。露。井。開。觚。棱。殿。角。連。昏。曉。步。出。吳。門。蒞。蓬。島。金。馬。門。高。待。漏。遲。玉。皇。案。吏。朝。天。早。督。學。欣。逢。到。碧。湘。輶。車。一。路。盼。文。昌。潘。郎。滿。縣。非。云。茂。狄。相。盈。門。託。蔭。長。東。方。歲。宿。瑩。剛。卯。偷。獻。西。王。印。長。爪。獨。惜。貪。饑。彌。子。瑕。漫。開。笑。靨。工。妖。狡。翡翠。牀。頭。不。律。橫。珊瑚。作。架。墨。華。精。丹。鉛。本。自。殊。脂。粉。朝。夕。濃。將。弟。子。行。自。從。劉。阮。歸。林。麓。相。送。扶。輪。載。籤。軸。紫。陌。劉。郎。去。後。栽。繁。葩。聚。簇。鮮。盈。掬。今。日。桃。源。欲。避。秦。迷。離。須。問。武。陵。人。漁。翁。尚。不。知。何。處。太。守。何。曾。得。問。津。經。年。記。與。程。門。別。猶。見。垂。垂。實。如。結。指。是。靈。鷲。手。澤。存。眼。看。化。蝶。遺。蹤。說。我。亦。江。南。籍。太。湖。扶。疏。青。繞。故。廬。迂。惜。無。當。日。荆。關。畫。畫。出。禮。華。滿。具。區。

(附)第九期盧質遊雲麓宮詩結句吾心有真宰到此自惺惺宰誤主自誤是特此勘正

樹

記

船山先生詩錄

陳徵君繼儒 閒居

周逸敬選

衡門過雪草心蠲。玉茗胎紅透始暄。乍響青松烹紫筍。閒移斑几就黃綿。
茅山書至兼酬藥。上海鶴歸未買田。熟煮清酤添箬裏。爲移春閨入新年。

鍾少參惺 淮泛

書史笙歌儘未殊。林光江氣各清迂。深知帝里春偏靜。小愛閒官韻不拘。
水有性情鷗鷺得月函虛。扁藻蘋孤回舟羣動皆空謐。隔岸籠燈半有無。

劄記

湘潭周逸木崖

恆心堂讀書答問續第九期

問今日擾亂之法有何說可采

答湘綺師有云。治亂之原。各有所由。歷代相禪。各防其敝。擾亂之說。始於春秋公羊家。謂不立章程。就而正之耳。蓋周公六典。思已密矣。仰坐待旦。無慮不周。不及百年。良法盡敝。至於今日。掃地無餘。孔子蓋以傷焉。故曰。文武方策。人亡政息。於是始作春秋。就事論事。擾正而已。至於今日。四維不張。利中人心。無復可擾。聖人當此。不遑治民也。行遠自邇。且先自修。治其家人。以及從臣。則大學之說爲切矣。大學之道。致知爲先。生財爲後。皆所以救言利也。戰國之禍在殺。今日之禍在利。殺可以力止之。而用力者必先以利餌人。七國亡。皆以金反間。至漢初。猶用其術。利則當以殺止之。不嗜殺人。西洋以此愚我。蓋不殺亦卽利也。彼以利得國。亦終以利失國。必超殺機也。則今之擾亂。首在言利。利之害尤慘於殺。傷人肌利害人心。

也。逸接今日擾亂之法。不外孟子所謂欲齊王猶反手也。其注脚就是不離經而用權。不先利而後義。明乎此。何亂之不可止哉。

問君子退閑亦是濟時否

答君子退閑亦是濟時。世方汨于聲利廉恥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于以厲天下廉恥之風。豈不謂之濟時乎。余謂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累也。故記曰中立而不倚。惟受責者能爲君子。

問六經與人心所得如何

答六經之書。焚燒無餘。而出于人心者。常在。則經非紙上語。乃人心中理耳。不然。則子雲、韓愈、董仲舒、劉向之徒。何以得傳其書。

問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否

答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宏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質既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閑。苟可以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爲也。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是心如

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明此雖臨死生如坦途。况外物乎。

辨君子小人之辨是否。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

答胡五峯有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尙敬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人於明目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嗤議。而况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歎。逸接反躬之法。宜以除根在勝人。有一分勝人之心。則任已蓋非而不覺。爲小人矣。今之人往往自命不凡。或以名世自許。先憂爲懷。殆驗之以事。觀其辭氣。小人本色畢露矣。世有勝氣凌人者。三復斯言。庶見君子之道。

問人之真於何處。見之。

答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語之間。因偶造次之間。故君子慎獨。除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余以爲凡心之所不歎。便是天理之真。即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人能於此處用功。則見道不遠矣。

問如何謂之君子。

輯記 恒心堂讀書答問

第

十 期

答澄其心於淵鑒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故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吾願學者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以盡神。此非古之人而何。

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

答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李二曲先生所謂有恥。則砥德礪行。顧惜名節。一切非禮非義之事。自羞而不爲。惟恐有浼乎生平。若恥心一失。放僻邪侈。何所不至。居鄉而鄉行有玷。居官而官常有虧。名節不足。人所齒。雖有他長。亦何足贖。逸嘗論士於今日。勿先言才。且先言守。蓋有恥方有守也。

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能何如。

答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恥也。恥之何如。亦曰。勉之而已。人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問何謂儒者之學

答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請問其旨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齊治平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此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蓋内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有知止能得之訓焉。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旣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旣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應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

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卽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欲、意、之、所、發。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焉。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治平之道。而真知孰善孰惡也。誠意之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逸按此節爲黃宗羲明儒學案中之精語。凡欲學儒者之學。舍正心誠意之行。修齊治平之道。莫由有成也。

問道俗之分何以辨

答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即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即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習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方。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

問執古通今是否以禮爲斷

答陳剩夫以世人言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謂古者。卽先王之制。善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於性成者乎。始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爲禮。今人必以飲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真有兩個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個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逸接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此於禮猶未斷定。不知禮無古今合乎情。

則是凡古今居喪而爲孝子者。自不宜飲酒食肉。孟子所謂歎粥面深墨。若飲酒食肉。其心何忍。忍則非禮也。明矣。

問公子荆以世家豪冐居室不求華美其居心如何

答其居心平淡可知。真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世有甫入仕而宅舍一新。宦遊歸而土木未已。以視子荆其賢不肖爲何如耶。李二曲所謂人無百年不壞之身。世無數百年不壞之屋。轉盼成空。究竟何有。昔之畫閣樓臺。今爲荒邱礫墟者。何限。當其金碧輝煌。未嘗不左顧右盼。暢然自快。而今竟安在哉。千古如斯。良足慨矣。余嘗謂人於居室可以蔽身足矣。乃輪奐其居甲第連雲。以鳴得意。噫。以此爲得意。其人可知。

問何謂道之體用

答體即理。用卽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所謂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閒着實循理行。

問聖人之心如何可學

答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所謂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厲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有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逸嘗謂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在。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尙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

問孔顏之樂在何處

答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問誠可消僞敬可儆邪否

答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儆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余以爲欲心

誠先欲心不放。欲心不放只是不離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不放則誠矣。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矣。

問潘南山素言其精義簡而可法者試能言之否

答好人譽己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己而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謙私明之本也。余以爲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故曰人得天地正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養之弗直行之弗順者邪也。倘今之學者能體而行之。則他日所進不可限矣。（未完）

元

元

船山先生詩錄

譚元春解誣遊

周逸敬選

不知猿鳥至何方。葉葉晴容發靜光。潭黑龍能深定力。苔新雲亦戀幽香。
泉於草樹情偏摯。日以森寒影倍長。始覺向來湘艇上。孤危錯擬露鋒銳。

任思學登岱

何須大叫帝闇聞。肝膽通天黍米分。吳練淒迷虧老壽。漢封細碎到亭云。
欲收元氣無堅影。自笑頑軀亦片雲。帝鬼凝靈皆一蟻。強將齊沐潤元君。

說苑

讀史顧思錄

有序

湘潭葛鼎甫遠銘

呼孔而非孔。如關西孔子是呼顏而非顏。如國有顏回是呼曾而非曾。如張曾子蔡曾子宗曾子滕曾子賈曾子皆是。亦有借往哲以名其門弟。如向叔謙周要皆冒襲賢名。互相標榜。其尤繆者。則如禰衡謂孔融爲仲尼不死。融答禰衡爲顏回復生。道不倫。卒以賈禍。其最可笑罵者。則宋陳縉之爲熟熟顏回是也。夫姓名豈可以不辨正哉。不副實。則名辱。宣傳果副實。則名宜廣布。僞學聖賢者。不可襲聖賢之名。以亂聽。真學聖賢者。必因聖賢之姓字以俱傳。當今舉世皆聲羣氓無識。不師鄒魯奚辨人禽哉。自周以降。陵遲以至於今。痛聖賢之學之難繼。因襲輯史籍諸書中。有襲孔子顏子閔子曾子子游子夏子貢孟子姓名。俾益聲聞。借資木鐸。庶有以翊聖垂教於無既也。章縫之士。當有警覺焉。

後漢書橋玄傳。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初曹操徵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

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已。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爲其文曰。操以幼年。遠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約君子。增榮易觀。皆由獎勵。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吾與汝俱不如也。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

後漢書文苑傳。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議郎蔡邕深敬之。薦於何進曰。使讓生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閔之亞。又曰。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子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後漢書左雄傳。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陽嘉元年。太學新成。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賢士。出則率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筆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

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謫邵郡。

後漢書獨行傳。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十一月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奏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注史記曰。顏回魯人。好學。年二十九。齊君使之化阿。至阿。鑄其庫兵。以爲耕器。發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

後漢書朱暉傳。南陽宛人孫穆。字公叔。初舉孝廉。注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操修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爲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謂非顏回不足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

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曹操旣積嫌忌。而鄒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旣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

獄棄市。

後漢書吳祐傳。字季英。陳留長垣人。時濟北載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注引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年三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卽日教署主簿。

後漢書黃憲傳。字叔度。汝南慎陽人。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注顏子。閔曰。見吾叔度耶。嘗著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注易繫詞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故嘗著論云。

後漢書楊震傳。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

子楊伯起。

三國志魏書陳羣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文帝在東宮。深敬信焉。待以交友之禮。

嘗歎曰。自吾有閔門人。日以親。

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裴松之注引或別傳曰。或爲尙書令。荀攸後爲魏尙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詰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

吾等受命而行。猶成不盡。相去豈不遠耶。

晉書謝尚傳。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鍾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鍾嘗攜之送客。或曰。子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晉書陸雲傳。雲字士龍。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

晉書羊祜傳。字叔子。泰山南城人。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

晉書文立傳。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

爲顏回。陳壽李度爲游夏。羅憲爲子貢。

宋書隱逸傳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豫章太守范寧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寧受業。通五經。並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

梁書文學傳伏挺字士標。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劉峻傳峻字孝標。平原人。著辨命論曰。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璡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東海郯人。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謂之爲顏回。

陳書岑之敬傳字思禮。南陽棘陽人。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

北史薛辯傳河東汾陰人。道衡字玄卿。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

北史李孝伯傳孝伯趙郡平棘人。兄孫謐。謐弟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龀喪父。

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楊深所嗟尙。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
仕志不
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叔平德行著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菩薩。隋有天下。畢

隋書隱逸傳。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龀喪父。事母以孝聞。伯父魏岐州刺史

楊深所嗟尙曰。此兒吾家顏子也。

新唐書沈旣濟傳。旣濟蘇州吳人。子傳師。字子言。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爲顏子。

舊唐書方技傳。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一行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尙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與一行談其奧蹟。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

宋史陳繹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刊定前漢書。英宗臨政淵默。繹獻五箴。判獄多所平反。爲政務摧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繆爲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爲熟熟顏回。

元史陳祐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晉人。至元十三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更多震懾失措。祐因謂曰。何必若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更知修飾。不敢弄法。

明儒學案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先生爲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卽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間。先生爲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游衡山。夢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痛。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五。南湖先生雪景乘驥圖注。王隱君備。字逸賓。其先臨淄人。實生於汴梁。嘗以洛川自稱。孝親友弟。誠於人篤於己。與秉文明昌間參河南轉運幕。

過相謁坡軒居士酈元輿。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

後漢書張霸傳。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號張曾子。

南史卷七十三附孝義吳達之傳。達之義興人。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爲高士沈顥所重。常云：聞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

號曰宗曾子。

南史卷七十六孝義傳。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動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惻。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復有神先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

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膝曾子。南齊書劉瓛傳。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忠義賈循傳。循父有高節。里中號一龍。以孝著。時號關中曾子。

縣人私謚廣孝徵君。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廉希忠傳。廉希憲。字善甫。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之旨爲對。世祖嘉之。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完)

業

錄

船山先生詩錄

曹蘭臺學佺 感時

周逸敬選

杉關關外幾分春。已報江干惹戰塵。臨水自澆三日酒。看花無那百年人。
仙函難訪龍韜祕。瑤草誰於御輦親。暫與風光相蘊藉。巡池杞柳亦芳辰。

倪司徒元璫 抒憤

狂歌不審定因何。夾臚紅潮湃萬波。怖鬼已勤懸紫蟹。冲天無望綑蒼鵝。
姤津日日添風雨。疑網重重長薜蘿。爲愛信陵多縱酒。糟邱無奈餽情魔。

叢錄

通訊

趙灝園先生來書

木崖仁兄有道。老病不出戶庭。繡雜諸君子。提倡國學。不懈益勤。景仰奚似。
船山先師誕祭。本應恭詣贊襄。因精神委靡。舉步欹側。如不自持。是以終歲閉門。即
里巷近處。亦未嘗涉足。歉咎之私。惟乞諒之。學報屢承惠寄。既佩且愧。去年偶
爲亡友俞編修作傳一首。茲錄稿奉呈。卽希鑒正。敬請

道安。

社中諸君子均此致候。

啓霖頓首秋社日

綏遠省政府傅主席來書

敬覆者。接奉大札。並承惠賜第九期船山學報一冊。迭荷雅賜。感篆莫名。除
珍存。瀏覽外。專函布謝。頗頤

傅作義啓十月十七日

文祺

船山學報

陝西省政府來書

頃准 大函附送第九期船山學報一冊。屬寄各種文稿刊物等由准此。查本府發行刊物。現僅公報一種。除飭科按期奉寄。並嗣後如有其他刊物。再行隨時寄送外。相應函覆。卽希 查照。爲荷。此致

湖南船山學社

陝西省政府啟十月二十三

聖約翰大學圖書館來書

十

逕覆者頃承

寵贈船山學報第九期一冊。謹已收領。

貴社昌明絕學。闡發幽光。作大道之干城。爲頽波之砥柱。緬仰

宏規。曷勝欽佩。嗣後仍請逐期

惠贈。俾敝館得以彙萃成帙。垂之久遠。則尤盼夕所切禱者也。此致

湖南船山學社

聖約翰大學圖書館啟十月十四日

福建省政府祕書處圖書館來書

逕啓者承

惠贈船山學報一份。至感。茲查第一至八期。迄今尚未收到。即請

查核補足寄下。俾成全璧。至紹公誼。此致

湖南船山學社

福建省政府祕書處圖書館啓十月二十四日

河南省政府來書

函送船山學報一冊。業經查收。除備參考外。相應函請

查照。此覆

湖南船山學社

河南省政府啓十月二十八日

致趙社長芷蓀先生函

芷老社長道鑒。涼風天末。瞻就方殷。忽值
朵雲飛下。錦撰同頌。傳誦之餘。片紙
摩挲。千金珍重。羣歎爲有關世道人心之作也。當於第十期學報登載。本社九月朔。
船山先師誕祭禮畢。開社員大會。舉行票選。結果均仍舊位。仰見

義理通訊

三

執事德高望重。景行所歸。惟董事中推易二三人。餘仍連任。茲特奉聞。用紓
霽注。並望時錫南針俾資趨向。如福躬康健。文旆降臨。則同人更得所矜式
矣。專此敬請。

道安

湖南船山學社同人叩十月五日

期

公牘
覆湖南省政府祕書處函

逕啓者案准貴處祕統字第一二八四號公函。徵集民國二十三年湖南省年鑑
資料。茲將本社改組以來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底止所有經過情形及社務概況編
訂成冊。函送貴處。請煩查照。斟酌采擇彙編爲荷。此致

湖南省政府祕書處

湖南船山學社啓

附送二十三年以前社務概況一份

湖南船山學社

本社緣起及經過

本社上承思賢講舍爲講學處所。自前清光緒初元起迄今瀕六十年。溯講舍時期。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熹、湘潭王湘綺先生闡運。皆常主講其間。一時稱盛。鼎革之交。講事中輟。民國二年瀏陽劉蔚廬先生發起。辦學社。專爲講求明末遺老衡陽王船山先生六經生面民族精神人禽畛域之學說。以承新化鄧湘皋學博校刊王氏遺書之遺志。及湘陰郭筠仙侍郎創設思賢講舍之遺規。曾經會同海內名流張謇、夏壽康、王芝祥、莊蘊寬等。呈請前大總統發交國務院。分行內政教育二部批准。咨行湖南省政府維護。並由國稅項下歲撥基金四千元。藉資開辦在案。歷年以來。國政不綱。內爭迭起。影響學業。生心害政。亂靡底止。所歷坎壈。百紙難罄。其最足驚歎者。爲被壓迫於共產黨執政時代。至將社改爲省農民協會。社遂中斬。民國十五年以後。社友星散。共黨尙未消滅。政府無力提倡。展轉移易。至主其事者。又絕不知社爲何物。創社者爲何義。甚至社之名且不存。遑論其他。多數社友爲此滋戚。民國十七年。由老社員雷鑑寰、周逸、彭兆璜等倡議改組。仍恢復船山學社。

本社社務概況

叢錄通訊

本社對於學術前途。應負責任至重且大。但絕對不含何種政治意味。不作任何方面之工具。除遵守船山先師遺教外。不立何項派別。力排一切門戶偏私之見。凡關六藝微言。三湘文獻。有應發揚光大者。一引為任務。民國十九年倡議改組後。於二十年八月呈奉湖南省政府批准。省黨部令派蕭度、傅紹巖、彭兆璜、方克剛、張定、任福黎、周逸、石廣權、劉伯遠等九人為改組船山學社籌備員。並審定社章徵集社員。二十一年六月成立董事會。公推蕭度、彭兆璜、石廣權、方克剛、周逸、任福黎、張定、傅紹巖、胡子清、黃士衡、雷鑄寰、易書竹、曾毅、辜天佑、劉策成、楊樹穀、羅傳矩十七人為董事。七月開第一屆董事會。推胡子清為董事長。蕭度為副董事長。又推何主席。芸樵為名譽董事長。曹伯聞、曹典球、彭清藜等為名譽董事。九月開社員大會。選舉趙啓霖為社長。陶思曾為副社長。社務分三部進行。(一)編輯部主任兼祕書周逸。(二)研究部主任為顏昌曉。(三)講演部主任為石廣權。十二月刊布第一期船山學報。二十二年十月舉行船山先師誕祭典禮。並開社員大會。公留原任董事周逸、石廣權、陳嘉會、顏昌曉、任福黎、楊樹穀、黃贊元、毛樹駿、楊卓新九人。補推

董事胡子清、趙恆、易書竹、謝鴻熙、程子樞、王禮培、李澄宇、劉約真八人。並成立第二屆董事會。改推石廣權爲董事長。王禮培爲副董事長。第二三四期學報。均次第刊行。開講演會二十次。聽衆每次七八十人。或二三百人不等。二十三年四月。由董事會建議。舉行季課。推定王禮培、周逸、顏昌曉、陳嘉會、謝鴻熙、胡子清、楊樹穀、楊卓新、李澄宇九人。爲季課委員。訂定簡章。並由何名譽董事長出備獎金。幾經集議。始覲厥成。計本社舉行季課兩次。應徵者三百餘卷。取錄一百餘卷。又本社所管房屋與藝芳女校房屋界限未明。曾經雙方爭執多年。未決。八月由雙方推舉代表周逸、石廣權、言汝昌、黃士衡等。及曾祠保管董事會會約農等協商。均采互讓主義。謀雙方便利。計由三面代表協同劃定界址。妥定條約。繪具圖樣。呈准省政府轉行民教兩廳立案。永昭信守。多年未決之糾紛。今始全部完結。十月舉行船山先師誕祭典禮。並開社員大會。推易書竹爲名譽董事。連任董事周逸、胡子清、陳嘉會、顏昌曉、楊樹穀、任福黎、王禮培、黃贊元、李澄宇、程子樞、謝鴻熙、楊卓新、劉謙十三人。推舉新董事謝序荃、鄧振聲、張有晉、蕭仲祁四人。繼開第三屆董事會。改推王禮培爲董事長。

董賀元爲副董事長。並改聘黃子固爲講演主任。本年計開講四十一次。船山學報已出至第六期。湘省耆宿入社者一百六十餘人。增購圖書數十種。此本社改組以來。至民國二十三年社務進行之大概也。

職員姓名

本社職員分董事會及本社兩部茲分別列表如左。（略）

經費概況

本社經費前經呈准。省政府提交省務會議通過。每歲由教育經費項下發給補助費四千八百元。嗣經裁減。於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起。歲發四千二百五十餘元。雖力求撙節。仍屬左支右絀。時感困難。故按季應出之學報。或至愆期。應辦研究諸事。難於進展。而其他搜集船山未刊遺書。及建築圖書館等事。亦尚在停頓中。有志未逮。深覺歎然。同人等惟有本着初衷。竭力以赴。倘經濟稍充。仍當次第舉辦也。

復湖南省教育廳函
填送全國學術團體概況調查表（二十三年度）

逕啓者案准

貴廳五月十七日函開案奉 教育部二十四年四月高統參第零四三七一號訓令內開：「案查本部曾於二十年以第八九四號訓令並檢發全國學術團體調查表一份三張、仰卽轉飭各學術團體依式查填二份、一份存廳、一份彙呈本部、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廳遵照辦理此令」等因：除分函外、相應檢送表式二份計六張、卽希查填二份見復、並希將二十二年度學術團體調查表一並填復此致等由、准此、查本社二十二年度學術團體調查表已經填送茲將本社調查表依式填就二份、函送 貴廳、請煩查照為荷、此致

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朱

湖南船山學社啓

附全國學術團體概況調查表二份

全國學術團體概況調查表(二十三年度)

名稱 湖南船山學社

地址 湖南省長沙市中山東路二〇一號

負責人 副社長陶思曾、董事長王禮培、祕書兼編輯主任周逸

叢錄通訊

宗旨 以研究船山學說。發揚民族精神。倡明國學。扶翊風教爲宗旨。

本社爲民國二年瀏陽劉人熙先生就小吳門正街原有之思賢講舍遺址所改建。呈請中央政府令行。湖南省政府備案。其後爲沿革。共產黨執政。本社受其影響。至民國二十年八月奉令改組。二十一年六月成立董事會。九月四日開社員大會。選舉正副社長。

成立年月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日

立案年月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呈 中央政府令行 湖南省政府立案

備案年月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呈 教育部備案

組織 本社組織係正副社長、總理全社社務。以下分設 1. 研究、2. 講演、3. 編輯三部。董事會及正副董事長負責保管社產、稽核帳目、執行社員大會議案，及議決關於社務應興應革之事項。

狀況
社員人數
經費
社員共一四五人。
歲入國幣四千八百元。歲出國幣五千餘元。

船山學報

所辦重 每季刊行船山學報一冊舉行季課徵文一次（獎金由何主席發給）
要事項 每週星期講演

出版物 羣書十餘種定期刊物一種

備考 本社上承思賢講舍，自清光緒初元起，迄今瀕六十年。湘陰郭筠仙侍郎嵩齋湘潭王湘綺先生闡運皆主講其間，一時稱盛。鼎革後瀏陽劉蔚廬先生改爲船山學社。其中屢經波折。民十六年共產黨執政時，改爲省農民協會。後由社員彭清藜周逸石廣權雷鑄寰彭兆璜等再三倡議，改組，仍恢復船山學社。（後略）

致湖南省政府祕書處函

逕啓者昨接

貴處二十四年湖南年鑑一部，繙閱之餘，深佩宏博。惟第十九編文化內載「湖南船山學社業務概況（附）」等字，目錄與正文均同。查敝社前送原稿，係稱社務概況。茲社務易作業務，與營業性質之機關無分，諒係手民誤檢。至（附）字亦有關係。

叢錄通訊

緣敝社地位爲講明國學獨立永久之機關。且爲各省所無。正足表湘省文化之特色。倘列作附庸。非獨名實不符。且啓他人輕視。諒非提倡國學之君子所忍出此也。用特函達。請加更正。如已發行。能登報聲明正誤。尤所感幸。專此順頌。
撰祺

湖南船山學社啟十一月十八日

本
社
紀
事

錄詩師先山船

陳黃門子龍 贈成

周逸敬選

江潭瑤草不須生。自折疎麻送遠行。
九廟威靈元白日。四愁風雨有孤榮。
青編白簡星光迴。大纛高牙落照傾。
極目蒼生非海色。唯餘三學傲公卿。

顧秀才聞雍慟哭

饑蛟風激怒濤腥。逝水東傾夜不局。
無望金山邀北岸。恰逢潮水落皇亭。
烏衣夜色空迷燕。碧血中宵欲化螢。
回首五雲蟠御寢。斷腸鶻哭向冬青。

本社紀事

從二十三年十月起
至廿四年十一月止

二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開第三屆董事成立會。出席董事楊樹穀、楊華、程子樞、周逸、謝序荃、張有晉、謝鴻熙、王禮培、黃贊元、鄧振聲、胡子清、陳嘉會、顏昌曉、李澄宇。請假董事劉約真、蕭仲祁。推定王禮培為董事長，黃贊元為副董事長。並推舉胡董事少潛、楊董事樹穀、謝董事鴻熙、陳董事嘉會審查決算預算。

十一月十六日開秋季季課委員會。出席季課委員王禮培、陳嘉會、胡子清、謝鴻熙、周逸、顏昌曉、楊樹穀、張有晉。公推顏昌曉、王禮培、趙曰生、楊樹穀、謝伯涵為閱卷委員。閱卷規定文內斷句處用單點。其佳者其單圈或雙圈。卷背尾等第符號甲等用三圈。乙等兩圈。丙等一圈。附取三點批紙一律由社發給。閱卷期間限於本月七日起至十七日止。一律齊卷。

十二月三十日開第二次董事常會。出席董事胡子清、楊卓新、鄧振聲、蕭仲祁、周逸、顏昌曉、謝鴻熙、劉約真、黃贊元、陳嘉會、楊樹穀、李澄宇。報告事項。一、楊董事樹穀

第

十 珀

報告審查學社決算案。議決上年度決算已經補行審查無異。以後應按社章第二十七條先交董事會審查辦理。討論事項。一、推舉彭施濂先生為名譽董事案。議決通過。二、陶思曾、周逸介紹譚從炳、吳昭麟、陶思曾、黃鞏介紹李忠澍、劉苾胡子清介紹陳迪光為本社社員案。議決通過。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開第三次董事常會出席董事王禮培、周逸、謝鴻熙、李澄宇、劉約真、張有晉、楊卓新、顏昌曉、任福黎、請假董事黃贊元、程子樞、楊樹穀、蕭仲祁、討論事項。一、息災法會租賃本社左邊房屋月租三十元。現該會已經結束改組。佃約須另更換。並每月加行佃洋六元案。議決通過。二、周逸陶思曾介紹羅傑、鄭鑄心、譚辛震、劉約真、顏昌曉介紹馬惕冰、唐顯度、李澄宇、謝鴻熙介紹王原一、為本社社員案。議決通過。

三月十七日開春季季課委員會出席委員張有晉、李澄宇、黃鞏、王禮培、周逸、趙曰生、謝序荃、顏昌曉、陳嘉會。討論事項。一、增加本會委員人數案。議決公推張有晉、謝序荃、趙曰生、黃鞏四人為本會委員。二、修改季課簡章案。議決第一條修改為

本社季課分經義、治事、詞章三類命題。應課者以每類各作一題爲完卷。第五條

修改爲評定課卷分正取附取給獎。揭榜登報。其最優者選登船山學報。第八條
修改爲省會限二十日交卷。外縣限三十日交卷。自出題之日算至付郵之日止。

直寄長沙中山東路船山學社。第九條修改爲課卷分正取附取。正取第一名獎銀二十四元。第二名二十元。第三名十六元。第四名十二元。第五名八元。第六名至第十名各六元。第十一名至第四十名各四元。附取各三元無定額。

三月二十四日開季課委員會。出席委員張有晉、黃鞏、謝序荃、周逸、謝鴻熙、王禮培、顏昌曉、陳嘉會。擬定課題如下。甲、經義類。一、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二、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義。乙、治事類。一、改良學校制度平議。二、顧亭林清議。名教篇書後。丙、詞章類。一、擬重修定王臺啓。（駢文）二、三月三日續蘭亭修禊序。（駢文）

五月十五日，開季課委員會。出席委員周逸、陳嘉會、顏昌曉、王禮培、謝鴻熙、張有晉、黃鞏、胡子清。推定周逸、陳嘉會、胡子清、王禮培、謝鴻熙五人爲覆閱課卷委員。

第
十
期

六月十六日，開第六次董事常會。出席董事劉約真、周逸、王禮培、李澄宇、謝鴻熙、陳嘉會、顏昌曉、胡子清、黃贊元。請假董事蕭仲祁、楊樹穀、任福黎。王董事長禮培報告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來令內開傳紹巖等前任債務歸繼任人員負責償還飭令呈覆一案。議決此案早與本社無涉，據實呈覆。謝董事序荃因病出缺，推舉彭施滌繼任董事案。議決通過。

八月二十五日，開董事常會。出席董事周逸、謝鴻熙、劉約真、王禮培、胡子清、顏昌曉、李澄宇、彭施滌、陳嘉會、任福黎。請假董事程子樞、蕭仲祁。報告事項。一、周逸、陶思曾介紹羅亮傑、李鴻義、譚澤洋為本社社員案。議決通過。二、石前董事長處存洋一百元案。議決即作石夫馬費核銷。

九月二十二日，開第八次董事常會。出席董事周逸、謝鴻熙、王禮培、李澄宇、黃贊元、胡子清、陳嘉會、程子樞、彭施滌、張有晉。請假董事蕭仲祁、顏昌曉、任福黎、劉約真。報告事項。一、董事長王禮培報告本年九月初一日正副社長任期屆滿，須預選。社長候選五人案。議決不記名投票。開票結果陶思曾九票、陳嘉會六票、胡子清

船山學報

六票。趙啓霖五票。黃鞏四票。決定上列五人以最多數當選爲正式候選人。於船山先師誕祭日付社員大會投票選舉。二、本社一年來收支款清冊請審查付

印案議決付印。

九月二十八日，即夏曆九月初一日，舉行船山先師誕祭典禮。主祭者爲本社名譽董事長何主席芸樵派曹代主席典球與祭者有民政廳長凌璋易祕書長銘勳及社員彭施滌周安漢凌恩鳳何元文胡子清等百餘人。上午十時致祭。十二時會餐。下午二時開社員大會。推陶副社長思曾爲臨時主席。由王董事長禮培報告上年度學社收支款項清冊以後。然後舉行選舉。選舉正社長。趙啓霖以二十一票爲最多數當選。選舉副社長。陶思曾以二十六票爲最多數當選。改選楊卓新程子樞黃鞏李澄宇王禮培黃贊元謝鴻熙爲新任董事。以王壽慈補楊董事樹穀之缺。並推舉劉謙王代懿彭濟昌爲候補董事。

十月二十七日開第四屆董事成立會。出席董事周逸王禮培胡子清黃鞏陳嘉會謝鴻熙李澄宇王壽慈任福黎黃贊元楊卓新顏昌嶠列席副社長陶思曾推定

臨時主席胡子清討論事項。一、推舉正副董事長案。議決。仍推舉王禮培先生為董事長。黃贊元先生為副董事長。二、推舉周董事逸保管本社房屋契約（計契據壹紙屋圖壹紙）案。議決。通過。三、陶思曾、周逸介紹凌恩鳳、周逸、王代懿、介紹

陳兆璇為本社社員案。議決。通過。

湖南船山學社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至十一月

新入社員一覽表

姓名	別號	年齡	籍貫
王 章	馨濬	四十	湘潭
羅亮傑	次龍	七三	安化
黎承禧	秋澄	五六	湘潭
凌恩鳳	拔柵	七四	醴陵
陳兆璇	齊七	五十	桂陽

正誤表

自第一期至九期

第一期

欄 目 頁 行 正 誤

欄 目 頁 行 正 誤

弁 言 一 四 陞 榮
師說正蒙

師說正蒙

專論興復國策

專論興復國策

專著船山師友記

專著船山師友記

專著管子通釋

專著管子通釋

專著李氏譜例

專著李氏譜例

文苑周公井銘

文苑周公井銘

詩錄公祭船山師詩

詩錄公祭船山師詩

劄記讀書答問

劄記讀書答問

欄	目	頁	行	正	誤	欄	目	頁	行	正	誤
弁	言	一	四	陞	榮	師說正蒙	師說正蒙	八	三	永	永
專論興復國策						專論興復國策					
專著船山師友記						專著船山師友記					
專著管子通釋						專著管子通釋					
專著李氏譜例						專著李氏譜例					
文苑 <small>周公井銘</small>						文苑 <small>周公井銘</small>					
詩錄公祭船山師詩						詩錄公祭船山師詩					
劄記讀書答問						劄記讀書答問					

欄	目	頁	行	正	誤	欄	目	頁	行	正	誤
弁	言	一	四	陞	榮	師說正蒙	師說正蒙	八	三	永	永
專論興復國策						專論興復國策					
專著船山師友記						專著船山師友記					
專著管子通釋						專著管子通釋					
專著李氏譜例						專著李氏譜例					
文苑 <small>周公井銘</small>						文苑 <small>周公井銘</small>					
詩錄公祭船山師詩						詩錄公祭船山師詩					
劄記讀書答問						劄記讀書答問					

第二期

表

欄	目	頁	行	正	誤	欄	目	頁	行	正	誤
弁	言	一	四	陞	榮	師說正蒙	師說正蒙	八	三	永	永
專論興復國策						專論興復國策					
專著船山師友記						專著船山師友記					
專著管子通釋						專著管子通釋					
專著李氏譜例						專著李氏譜例					
文苑 <small>周公井銘</small>						文苑 <small>周公井銘</small>					
詩錄公祭船山師詩						詩錄公祭船山師詩					
劄記讀書答問						劄記讀書答問					

一

正誤表

第十一期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第十五期	
講演組織講友會	二五	游遊	專論興復國樂	九士	輒轍	二五	游遊
詩錄讀遺興詩	三六	薛下同薛下	詩錄讀遺興詩	三七	啄喙	三六	薛下同薛下
詩錄讀遺詩	三九	坼坼	詩錄讀遺詩	三二	鍾鐘	三九	坼坼
專論興復國樂	三士廷庭	叢錄學社購書記	一士	鍾鐘	三士廷庭	叢錄學社購書記	
特刊夫之先生傳	三五裨裨	講演易學哲理	三四无无	特刊船山行述	五士藜藜	三四无无	專著墨子通釋
講演經學淺釋	四五戴載	專著墨子通釋	六六狹陝	講演船山行述	六十一陶淘	六六狹陝	三三藤藤
講演文學統系	三十二叔說	講演勤儉興家國	三三藤藤	講演船山行述	三十四根根	三三藤藤	五士藜藜
特刊船山行述	二七礪勵	特刊船山行述	五士藜藜	講演船山行述	三十四根根	五士藜藜	三三藤藤
特刊船山行述	六一謐謐	講演法比教育	三三藤藤	詩錄酬章栗坡	三三藤藤	三三藤藤	五士藜藜
講演法比教育	七十恰治	文錄鈍盦錄跋	六六狹陝	詩錄酬章栗坡	三三藤藤	六六狹陝	六六狹陝
文錄鈍盦錄跋	六九噶矯	文錄鈍盦錄跋	三三藤藤	文錄鈍盦錄跋	三三藤藤	三三藤藤	三三藤藤

第五期

七七諂詔

文苑鄧琴齋傳

七二睥俾

講演先進禮樂
師說惜餘贊賦

四九槁稿

文苑鄧琴齋傳

六二廬廬

專論祀孔禮樂
詩錄詠史

七土漿漿

專論祀孔禮樂
講演孔道與國家

九七桀傑

民知有樂誤
作民樂有樂

一七鷙鷙

帝下漏犯字

三四藉籍

文錄鄧琴齋傳

六四

詩錄詠史

七土漿漿

講演禮記章句

一七鷙鷙

第六期

四九諛腴

講演禮記章句

三八祔祔

講演禮記章句

七二字宇

講演禮記章句

三八祔祔

講演禮記章句

八六扈蹕

講演禮記章句

三五侯同

講演禮記章句

元九侯同

講演禮記章句

三五侯同

講演禮記章句

云八蔑篾

講演禮記章句

三五侯同

正誤表

正誤表

第

十一
第七期

專著靜志居詩序

二二郊祁

文苑楚葉疾論

三三戮穢

文苑靜志居詩序

五五

闡幽顯微誤
作闡微顯微

詩錄船山書有感

二七稗裨

詩錄鄭烈女詩

五六

佳菴

詩錄和前韻

五十袖抽

講演聖人法天地

四五

黎

山講演抽頁

感遇詩

講演大正篇

二八櫛櫛

詩錄古昔原稿

三五苞同

專著船山年譜

二二跟同

跟下

詩錄未正稿

二三栗粟

課藝續修稿序

十二萃萃

跟下

詩錄稿稿

五二禪襍

課藝居敬存簡

三二妣妣

跟下

詩錄稿稿

九一稿稿

課藝續修稿序

七十一蕪蕪

跟下

詩錄稿稿

五十一稿稿

課藝重定主尊客

三三蕪蕪

跟下

詩錄稿稿

五十一稿稿

課藝人子合編

三三蕪蕪

跟下

詩錄稿稿

五十一稿稿

詩錄稿稿

三三蕪蕪

跟下

第八期

文苑	文苑詩序	五	開闢出敵機
詩錄	詩錄序	六	作
文苑	文苑詩序	七	多言字
詩錄	詩錄序	八	抽
文苑	文苑詩序	九	聚
詩錄	詩錄序	十	集
文苑	文苑詩序	十一	解
詩錄	詩錄序	十二	此
文苑	文苑詩序	十三	學
詩錄	詩錄序	十四	被
文苑	文苑詩序	十五	概
詩錄	詩錄序	十六	刑

詩錄鶯鶯歌	元六	續續	詩錄鶯鶯歌	三二	歸歸
詩錄子房山	元十	篇篇	詩錄水仙花	三一	被被
詩錄雙魚圖	元六	鱗鱗	詩錄雙魚圖	五六	龍兔
課藝續修序	八	畫畫	課藝續修序	十二	櫻櫻
專著師友記	七	兒兒	課藝正庶民典	元十	稿稿
專著孔子年譜	五	搞搞	講演讀經體要	三三	歸歸
講演讀經體要	四	戒戒	講演讀經體要	三二	歸歸
通論讀經以正人心	五一	誠誠	通論讀經以正人心	三一	被被
文錄盤山風木圖	一	聲下	文錄賀王叔良書	四五	歸歸
詩錄妙人物山水	三	聲下	講演讀經體要	三三	歸歸
專著雁影題跋	九	聲下	文錄盤山風木圖	二二	歸歸
文錄賀王叔良書	十八	聲下	專著雁影題跋	二九	歸歸
專著大學古本	九	聲下	文錄賀王叔良書	元	歸歸
文錄賀王叔良書	六	聲下	專著雁影題跋	十六	歸歸
專著兩卷兩款	三	聲下	文錄賀王叔良書	十六	歸歸
專著兩款兩卷	一	聲下	專著雁影題跋	十六	歸歸

定價表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亥歲二十月

出版版



船山學報

第十一期

郵費	定期	冊數	每冊	預定全年
照章	一元五角	五角	一角	四角

例	冊數	冊	冊	冊
四分之一面	一面	十元	一册	一册
二角五分之二面	一面	十八元	二册	二册
四角五分之五面	一面	廿八元	三册	三册
七角五分之九面	一面	卅二元	四册	四册
加倍底頁	一面	十六元		
加倍	一面	八元		

主編者
周逸潭 湘潭

發行者
湖南船山學社

藻華紙業印刷局
上海南京天津北京
長沙武昌福建廣州
電話五六九

印刷者

務印書館
上海南京天津北京
長沙武昌福建廣州
府正街魏博文書局

湖南船山學社



明桂王在安隆所。

永歷實錄紀上在興隆。

春居耶薑山側。

三月哭李公跨鼈。

哭李一超詩有魑魅春先逝丹心瓦夜臺之句。

辛酉廣哀詩有李孝廉跨鼈一首。注字一超避山中乙未卒案丁丑故孝廉李一超元配林孺人哀詩有十四年來千種事是李卒於本年。

秋八月公避兵零陵北洞釣竹源雲臺山等處。救公留侍石崖公旋以避兵被掠遇害。

從子救遭閔而後與予共命而活者七年頃余竄身猺中不自以必生爲謀。救因留侍伯兄時序未改避伏失據掠騎集其四維方間道往迎已懼鞠凶矣悲激之下時有哀吟草遽佚落僅存四首其一有斜日荒荒打棗天猶向金風淚黯然其三有岳阡秋草應含怨諸句釣竹源雲臺山爲庚戌懷入山以來所棲伏林谷二十九首之二總注右零陵北洞。

冬徙居常甯西南鄉小祇園側西莊源。

丁酉有西莊源所居後嶺古木清沼凝陰返暎念居此三載行將舍去因賦一詩五古。小祇園西莊源爲庚戌懷入山以來所棲伏林谷二十九首之二總注右宜江。常甯縣志衡陽王夫之甲午由南嶽移居常甯之西莊源丙申生子散丁酉復返南嶽爲邑人說春秋居遊多有題詠。小祇園在常甯縣西南近甯遠縣桂陽州界。

變姓名爲猺人隱士王東卜先生文儼常飢公粟。

沅湘耆舊集小傳嘗匿常甯猺洞變姓名爲猺人。又王國甲小傳述舊詩注明季高祖王文儼先生上中興戰守策鍾山軍乏餉高祖具酒食約七十里長勸以捐紓國急高祖親董解軍晚年隱於東卜園號東卜先生衡陽王而農亦來隱於邑之西莊園爲猺人飲食皆高祖給之。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士友汎晉與余言帖括。案序洛日少與余同文場已與余同漂泊今又與殷浴日名銘常甯人順治間貢生沅湘耆舊集有傳。

詩有哭李一超五律一首再哭季林兼追悼小勇匡社舊遊五律一首晦日五律二首夏夜五律一首秦王卷衣五絕一首長干曲五絕一首白鼻騮五絕一首江南曲五絕一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二年乙未明桂王永曆九年公三十七歲

明桂王在安隆所

永歷實錄紀上在興隆。

春客游興甯山中寓於僧寺有從遊者爲說春秋。

爲晉甯諸子說春秋口占自笑詩其一有傷心難自遣開卷是春王其三有南岳經聲苦東林眉宇顛之句行述自此隨地託迹或在潛或在郴或在耒或在晉甯或在漣邵所寓之處人士俱極依慕亡考不久留輒辭去。

晉甯晉書疆域志屬桂陽郡今興甯桂陽桂東縣地。

始作周易外傳。

周易內傳發例跋。乙未於晉甯山寺始爲外傳。

用瞿宗吉詠西湖景。敍辛稼軒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體。作瀟湘小八景。雁峯煙雨、石鼓江山、東洲桃浪、西湖荷花、花藥春溪、嶽亭雪嶺、朱陵仙洞、青草漁燈詞。

瀟湘小八景詞記。國朝瞿宗吉詠西湖景。敍辛稼軒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體。詞意淒絕。又乙未春。余寓形晉甯山中。聊取其體。仍調寄摸魚兒。八月老子衍成。

老子衍序始創之時。歲在旃蒙協洽。又作於壯月己未。

詩有春日書情五古一首。爲晉甯諸子說春秋口占自笑五絕四首。八月梨花五排二首。讀指南集七律二首。君子有所思行樂府一首。刷獻行樂府一首。山居雜體兩頭纏織歌行一首。山居雜體五雜俎歌行一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三年丙申。明桂王永曆十六年。公三十八歲。

華秦
鮑山先生年譜卷上

居西莊源。去年至興甯流寓久暫不可考。本年有新秋看洋山雨過詩故以爲居西莊源。

二月明桂王奔南甯。

三月黃書成。

黃書後序。歲德在丙。火運宣也。斗建惟辰。春氣全也。文明以應。竊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縣也。爲漢大行。忠效捐也。悲滿窮愁。退論旃也。明明我后。逖播遷也。俟之方來。須永年也。黃書之所以傳也。

得敝公去冬寄呈山居雪詠詩。

有春盡從子敝寄山居雪詠絕句。歛爾隔歲。聊復和之詩。

五月二十八日公四子敝生於西莊源。

敝公字虎止。號蕉畦。明經候選訓導。

冬還衡陽。登雙髻峯。至二賢祠。重讀堵公允錫詩。

重登雙髻峯詩。有北望暮雲寒句。有二賢祠重讀義興相公詩。感賦詩。

詩有春盡從子敝寄山居雪詠絕句。歛爾隔歲。聊復和之五絕一首。重登雙髻峯。

五律一首。二賢祠重讀義興相公詩感賦五律一首。痛嘆顛寒熱癢哭笑五絕各

一首。新秋看洋山雨過五排一首。哭歐陽三弟叔敬沈湘七絕一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四年丁酉。明桂王永歷十一年。公三十九歲。

春居西莊源夏四月徙歸衡陽蓮花峯下續艷菴。

西莊源後嶺前壑古木清沼凝陰返暎念居此三載行將舍去詩有游僊違緣漪及芳草良未歇之句。

冬十二月至小雲山下訪劉公近魯。

小雲山記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卷冬盡過劉庶先夜語效時詩有端自蓮花瓣裏來句劉近魯沅湘者舊集傳字庶先一字庶僊衡

陽人。

詩有詠櫻桃迎春山攀紫荆杜鵑黃杜鵑金釵股岡梧花五律各一首卽事五律一首小步七絕一首吟得七絕一首折楊柳七絕一首冬盡過劉庶先夜話效時七律一首五十自定稿。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清順治十五年戊戌。明桂王永歷十二年。公四十歲。

明桂王在雲南。

居續夢菴戴先生日煥來謁。

贊稿題戊戌嶽後戴晉元來訪今來復連榻旃檀詩有我居雙髻峯句。

戴日煥沅湘耆舊集傳字晉元衡陽諸生家世饒財明季蕩於寇年踰冠尙未就傳時避兵嶽寺貧不能具膏火夜執書就佛燈讀遂通五經及諸子尤邃於易後遊王船山先生之門所造益深博。

正月家聘公子珍之公生子枚 枚公字吉從。

七月

清兵定武岡新甯城步。

九月家世節錄成。

家世節錄序時永歷十有二年季秋月朔日乙未徵任郎行人司行人介子夫之謹述。

十二月明桂王奔永昌。

永歷實錄紀不載。

詩有明妃曲七絕一首。枯魚過河泣樂府一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六年己亥。明桂王永歷十三年。公四十一歲。

春正月明桂王走騰越。

永歷實錄紀上在雲南。

居續夢菴。

二月。

清兵下永昌明桂王奔緬甸。

詩有山居雜體卦名五古一首。山居雜體吃口詩五絕一首。山居雜體藥名五律一首。口字詩五絕一首。山居雜體縣名五律一首。山居雜體建除五排一首。南嶽摘茶詞七絕十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七年庚子。明桂王永歷十四年。公四十二歲。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